

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

王驤陸居士

《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》

壇經序

妙道虛玄，不可思議，忘言得旨，端可悟明。故世尊分座於多子塔前，拈花於靈山會上，似火與火，以心印心。西傳四七至菩提達摩，東來此土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有可大師者，首於言下悟入，末上三拜得髓受衣紹祖，開闡正宗。三傳而至黃梅，會中高僧七百，惟負春居士一偈傳衣為六代祖，南遁十餘年，一旦以非風幡動之機觸開印宗正眼，居士由是祝髮登壇應跋陀羅懸記，開東山法門。韋使君命海禪者錄其語，目之曰法寶壇經。

大師始於五羊終至曹溪，說法三十七年，沾甘露味，入聖超凡者，莫計其數。悟佛心宗行解相應為大知識者，名載傳燈，惟南嶽青原，執侍最久，盡得無巴鼻。故出馬祖石頭，機智圓明，玄風大震。乃有臨濟、潯仰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諸公巍然而出，道德超群、門庭險峻。啓迪英靈衲子，奮志沖關。一門深入，五派同源。歷遍爐錘，規模廣大。原其五家綱要，

盡出壇經。夫壇經者，言簡義豐，理明事備，具足諸佛無量法門。一一法門，具足無量妙義。一一妙義，發揮諸佛無量妙理。即彌勒樓閣中，即普賢毛孔中，善入者即同善財，於一念間圓滿功德，與普賢等，與諸佛等。

惜乎！壇經為後人節略太多，不見六祖大全之旨。德異幼年嘗見古本，自後遍求三十餘載，近得通上人尋到全文，遂刊於吳中休休禪庵，與諸勝士同一受用。惟願開卷舉目，直入大圓覺海，續佛祖慧命無窮，斯余志願滿矣。

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日 古筠比丘德異撰

跋

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，皆大乘圓頓之旨，故目之曰經。其言近旨遠，詞坦義明，誦者各有所獲。明教嵩公常贊云：天機利者得其深，天機鈍者得其淺。誠哉言也。余初入道，有感於斯，續見三本不同，互有得失，其板亦已漫滅，因取其本校讎，訛者正之，略者詳之，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，庶幾學者盡得曹溪之旨。按察使雲公從龍，深造此道，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，謂得壇經之大全，慨然命工鋟梓，顓為流通，使曹溪一派不致斷絕。或曰達摩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盧祖六葉正傳又安用是文字哉？余曰此經非文字也，達摩單傳直指之旨也。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旨以明其心，復以明馬祖、石頭諸子之心，今之禪宗流布天下，皆本是旨，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旨而明心見性者耶！問者唯唯，再拜謝曰：予不敏，請並書於經末，以詔來者。

至元辛卯夏南海 釋宗寶跋

《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》

述旨者，述是經之宗旨也，欲正其旨，先正其名，名者，正法世系祖位也，祖位名分定，而天下之學佛者，知所皈於正法矣。世尊以心印傳迦葉，親授為第一代祖，為後世學者定宗旨，正法眼，代代相承，惟此一宗。法法同皈，惟此一旨。所謂禪也密也，淨也律也，乃至法相也，無一不依般若而皈於宗，故名正法。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，始來中國，為東土初祖。祖傳二十九祖慧可，可傳三十祖僧璨，璨傳三十一祖道信，信傳三十二祖弘忍，忍傳三十三祖惠能，為東土六祖，即開示此法寶壇經者也。

六祖而後，宗風大振，以正信者多，惟傳心印。一華五葉，衣鉢不傳。三百餘年，為正法極盛時代。自宋而後，門庭寂寞，取相者多，明宗者少，今則各宗競起，惟守本法，不知皈宗，甚至鄙棄宗門，相戒勿學，拈花之旨，宗系流傳，忘之久矣，是為忘祖。現惟臨濟曹洞二宗，尚有坐香門庭，守禪定參話頭，而語錄諸書，尚在流通，宗風賴以不墮。最近十年來，學人以所修太無把鼻(註：把鼻即證據、依據之意)，稍稍知皈宗之要。於是修密者，修淨者，咸趨向於宗下。經典流布日多，壇經其一也。因緣時節，良

非偶然。

夫宗者，非禪家一門之所私，惟由禪為切近易入。既皈宗已，法即無用。禪淨密者，如筏喻矣。古德云：法本不有，莫作無見；法本不無，莫作有見。此言不執於法，非廢法也。今假法以修真，名固不可廢也。用特標正祖系，使天下知所尊祖。尊祖所以明法，使天下知有正法。關係之巨，不可思議。恐世人有未明三十三祖之世系，或致疑於正法焉，故特正之，以便初學。至宗下微妙之旨，全由自悟，非文字語言之可及。昔有人問：南頓北漸，究有何別？余曰：南為宗，北為禪，南宗直指見性，不論禪定。北宗必先取法乎禪定，然後皈宗。不知不捨於法，法成為教，故不得承宗，即不許承宗。佛法無人情，此其別也，亦述旨之意也。

有因者，必得其果。如木有燃燒之因，以火引之，乃得燃燒之果。人既具足佛性，則性所本有，當得明心見性之果矣，何自棄也。經云一切眾生，本來成佛。出於佛之金口，豈欺我哉。然今未成佛者，恆河沙數，則因緣不同之故。愚者遂疑末世眾生，無成佛之望，不知此乃一時之問題。其中有一佛二佛種善根者，有千萬佛所種善根者，既下其種，無不成果。

惜世人所種者，無非惑業，未種聖道，是以因緣不契而福德之難成也。幸佛出世，繼之以祖，祖祖相承，只此一法，名曰心法，別無二法。

壇經者，所以引眾人之機，直指見性，開般若之用者也。凡機之垂熟者，如木之遇火，一引便著，其有離火稍遠者，亦可熏之使燃，若久浸於水，縱入於火，未必即燃，此因緣之不同，然而平等視之，等無有二，正不必因利根而驕人，鈍根而自棄也。至於因緣之是否相契，可以自問，但若讀之有味，如友人初見之似曾相識者，即不遠矣，故曰冷暖自知。

壇經流傳一千三百餘年，轉輾傳抄，文字當有錯誤處，若依義不依文，不必住於文字而多所紛爭，但求義理通順而已。況文字乃可思議之物，而所表者，正此不思議之境，此境千聖所不識，權乘菩薩所不知，又豈文字所能闡明者耶。故於經內原文，一仍其舊，而視有不通順處，或於宗旨未盡合處，量予補充，註明於後，以待高明。

六祖本不注重文字，後人記述，又未能盡合祖意，似係拉雜記載，又非一人手筆，故前後深淺顛倒不一，亦無從改正。今只就文而論，讀者當

放眼於文字之外，自得超然之境，合般若之機矣。至於壇經取義，亦含有心田之喻。世尊昔日坐金剛壇，成大菩提。今言壇者亦即金剛壇，不起於坐，即見金剛自性而成佛。

讀壇經者，當明此旨，方可與祖意契合。又讀經者，受用各各不同，未見本性，學法無益。否則祖雖開示，我終無由悟入也。仁者於此經，不可閱過即棄，當時時體會，坐心中心法至數百座後，必可證得奢摩他。而於啓用時，練習三摩鉢提，方得此經之妙，且知運用於世法。六祖所言佛法於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真得大機大用矣。

覺者，成佛之始也。由覺而知所返，頓超彼岸，此法為入如來地頓悟法門，而頓入之機，必先有以開啓之。初為引機，引其機之動也；次為啓機，啓發使近，以接於事也；再次為合機，合於機用也，是已明心要者；再次為化機，使機用純熟而得神化也；又次為忘機，此時無所謂機用，若存若忘矣，至此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，更無機用之可說，化機為不可測知，此則無可測知也。然而渾身是機，處處是用，所謂不可思議者是也。

此經註釋，可參閱丁福保居士所注，今但點明其眼目述其旨而已。惟論義無量，豈一孔之見所可闡述，然歸於本來則一也。點明其眼目者，引其機也，讀者悟入，或過於。佛說圓覺經，謂是十二部經清淨眼目，此經正說眾生自性中之眼目，故清淨不在文字，惟讀者自己覺知。倘不著意於文字而自見本性清淨之相，則由隻眼而化為千眼，千眼而千手矣，是在讀者。

喜讀此經者，當然另有見地，決不徒取文字，如標指月，所重在月，但亦不能廢指耳。今於原文內分別編列號數，與所注對照，以清眼目，仁者倘明不可說不可取之義，則亦未曾有一字在上，更有何旨可述，是名法眼。

自序品第一

時，大師至寶林，韶州韋刺史璩與官僚，入山請師出，於城中大梵寺講堂，為眾開緣說法。【一】師升座次，刺史官僚三十餘人，儒宗學士三十餘人，僧尼道俗一千餘人，同時作禮，願聞法要。【二】

【一】自古佛佛相傳，以心印心，同其旨者，即名為佛，衣鉢用以表信，全沒交涉也。初祖摩訶迦葉，傳佛心印，直至一花五葉，乃至於今，燈燈相傳，不異一火，火豈有別，是以六祖所說，不異佛說，名之曰經，無多讓也。惜當時門人記錄，義有未盡，六祖開示，應機而施，前後深淺不一，未見性人，如讀公案，欲於文字中求悟，轉又遙遠。此經第三次開講，但述宗旨，讀者還當自悟，果能悟見本來，自得心印，何事多求。倘未明心要，學法何益，求於文字者，反誤根本矣。

【二】讀此經之前，第一當明佛之宗旨，即法要也。最上乘人，言下見性，即是成佛。上根人必依於法，如參禪或修密，因而見性成佛。中根人執取於法，不敢直了承當，但植善根於今生，冀得成就於來世，然總以不離心地法，終有出頭之日。下此者，不知佛為何義，成佛為何事，

更無論矣。自古佛祖滅度眾生，皆隨機而應。宗下立場，只直捷痛快。點明心要，見即當下見，悟即言下悟，此入如來地頓悟法門之旨也。六祖開口即云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，此四句包括三藏十二部，盡四十九年說法之旨，會者何待拈花，不笑亦已印心。壇經十品，果為誰說耶。

大師告眾曰：善知識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[三]

善知識，且聽惠能行由，得法事意。惠能嚴父，本貫范陽，左降流於嶺南，作新州百姓。出身不幸，父又早亡，老母孤遺，住居南路，艱辛貧乏，於市賣柴。時有一客買柴，使令送至客店，客收去，惠能得錢，卻出門外，見一客誦經。惠能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。[四]

【三】 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此四句，乃全經綱領。三世一切佛一切祖，無不同此一孔出氣。但者，言捨此更無別法也。上兩句言體，第三句言用，直了二字，則證入體用一如。成佛者，證得菩提也。眾生自性本來清淨，只緣情見所覆，失去本來，但用此

般若妙心，自可回覆本來，然用此心者，總未離法。直了者，並但用此心之法而亦了之也。至了無可了時，諸法空淨，乃證菩提。佛說法四十九年，開無量法門，只說此十六字耳。

又菩提即是自性，自性即是菩提，非屬二事。清淨是自性本相，清淨云者，非對待之名詞，乃本來面目也。菩提不因清淨而增，煩惱而減，是名清淨，故曰不污染。但有未明本來，不知所以然者，於是乎要修，要證，此是方便法。故曰修證則不無也，但如何而得修證？曰：還藉此菩提自性中所發之影像相耳。此名為心，以性中流露之幻心，造諸幻業，今善用此幻心以反見本來，悟見自性，直下承當，明了無餘，即是直了。正直了時，並此直了之心，亦了不可得，此時寂然湛然，非佛而何！且清淨自性中，一塵不染，更有什麼善惡是非成敗佛不佛之二見耶！既影響都無，則但用此心而亦直了之矣。所謂彈指圓成八萬門，其捷如電，其明如鏡，其間更無次第相對等法，始知三大阿僧祇劫諸說，乃因緣之不同而方便說也。

【四】 夫以指指月，月固與我相對而易見者也，若身在月內，我本是月，從

何指示，此非慧眼人不能自悟耳。地前菩薩都是盲目中求道，以但知前面有路而不辨東西也。六祖是再來人，夙世根已成熟，一聞經語，心即開悟。試問所悟者為何事耶？若悟者為經，何以開悟後復又問客，更問從何所來，可知非經而悟自心矣。心與經印，即屬自印。印入菩提清淨本體，常住勿失，如昏晦中舟行大海，得此指南針，不離方寸，終無迷退者是也。

遂問客：誦何經？客曰：金剛經。復問：從何所來，持此經典？客云：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。其寺是五祖忍大師，在彼主化，門人一千有餘，我到彼中禮拜，聽受此經。大師常勸僧俗，但持金剛經，即自見性，直了成佛。惠能聞說，宿昔有緣，乃蒙一客，取銀十兩與惠能，
[五]令充老母衣糧，教便往黃梅，參禮五祖。惠能安置母畢，即便辭違。不經三十餘日，便至黃梅，禮拜五祖。

祖問曰：汝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惠能對曰：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，遠來禮師，惟求作佛，不求餘物。
[六]

【五】 六祖少孤而艱難困苦，論出世法是極大福德者。今人欲求生活解決而

再學佛，乃必無之事，其迷夢可以止矣。雖然，求道資糧亦不可缺，使無十兩以養母，即難就道，是以佈施結緣，預植德本，財法兼施，為真功德也。

【六】 士何事曰尚志，世事尚當立志，況作佛乎！六祖不求餘物，但求作佛，因地既正，果地自圓，出口便是不凡，惟不免有傲氣，故五祖特意抑之，更反察其意境，不圖六祖之毅然不動也。此時之六祖，所悟未徹，乃境空而心未空，尚住於法也。所云佛性無南北一句，為天下學道者，開此平等門，頓超一阿僧祇劫。仁人之言，其利普哉。

祖言：汝是嶺南人，又是獼獠，若為堪作佛？惠能曰：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，獼獠身與和尚不同，佛性有何差別？五祖更欲與語，且見徒眾總在左右，乃令隨眾作務。惠能曰：惠能啟和尚，弟子自心，常生智慧，^[七]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，未審和尚教作何務？祖云：這獼獠根性大利，汝更勿言，著槽廠去。^[八]

【七】 心本無生，豈智慧而可生耶。若改為具字，其義較圓。

【八】 五祖云：汝更勿言，嗚呼！此何事而可言表耶！著槽廠去，此非用功之地乎。踏碓舂米，米還是米，以有穀在，不得不舂。悟則不待舂而已熟也，何待八月。求道之人，處處見道，當如是乎。又學人通病，惟在多言，言為動心之果，肯於未動心前一參，便見本來矣。要知無一處不是用功法，非可教授者也。

惠能退至後院，有一行者，差惠能破柴踏碓。經八月餘，祖一日忽見惠能曰：吾思汝之見可用，恐有惡人害汝，遂不與汝言，汝知之否？惠能曰：弟子亦知師意，不敢行至堂前，令人不覺。

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：吾向汝說，世人生死事大，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不求出離生死苦海，^[九]自性若迷，福田何救？汝等各去自看智慧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，來呈吾看。若悟大意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^[-○]火急速去，不得遲滯，思量即不中用。^[-一]見性之人，言下須見。^[-二]若如此者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

【九】 五祖云：汝等終日只求福田，福田何救？昔讀此文，不覺通體汗下。求福田與了生死，二事相對，正在生死關頭，一進一出，失足成千古

恨矣。諸仁求最上乘法，豈可一誤再誤，又可見當時傳衣鉢之難，早已無一人入得五祖眼也。五祖云：我思汝之見可用，諸仁試看，是什麼見？此見是不是生死，今特又立見令作一偈者，蓋已預知必有爭端，欲其自己一考問而止之耳。只求福田一語，不幾明說後來衣鉢之爭矣，可痛心也。

【一〇】各作一偈來呈我看，若悟大意，付汝衣法，為第六代祖。此五祖試探各人力量，特以衣法祖位引之，教人上當不小。正逆度法也，亦大慈悲處。由此眾人紛紜莫決，有不敢希祖位者，有心生勝劣恐怖諸見者，總是情見所覆，並偈亦無法作矣，雖五祖一再指引，取自本心般若之性，亦都茫然矣。

【一一】思量即不中用，見性之人言下須見，輪刀上陣，亦得見之。即六祖直了成佛之意，大凡已見性人，如人之不自忘其姓名也，雖於顛倒煩亂之時，終不忘失，然人何嘗時時執持自己之名姓乎，如影隨形，未嘗須臾離也。若未見者，雖火速急去，亦不見也，諸仁還見麼？

【一二】見性者，識自本性也，識自己本性之相貌也。此相貌為不生滅，不污

染，不動搖，惟能示生滅污染來去諸幻相耳。然終不隨幻相而轉，畢竟清淨，所謂自心常具智慧，不離自性者是也。但智慧因人事而顯，一切處既不離智慧，隨眾作務，何莫非道，故輪刀上陣時，亦依然不動，是真見性者。

眾得處分，退而遞相謂曰：我等眾人，不須澄心用意作偈，[一三]將呈和尚，有何所益？神秀上座，現為教授師，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，枉用心力。諸人聞語，總皆息心。咸言：我等已後，依止秀師，何煩作偈。

神秀思惟，諸人不呈偈者，為我與他為教授師，我須作偈，將呈和尚，若不呈偈，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？我呈偈意，求法即善，覓祖即惡，卻同凡心，奪其聖位奚別？若不呈偈，終不得法，大難大難。

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，擬請供奉盧珍，畫楞伽經變相，及五祖血脈圖，流傳供養。神秀作偈成已，數度欲呈，行至堂前，心中恍惚，遍身汗流，擬呈不得，前後經四日，一十三度，呈偈不得。秀乃思惟，不如

向廊下書著，從他和尚看見。

忽若道好，即出禮拜，云是秀作。若道不堪，枉向山中數年，受人禮拜，更修何道。是夜三更，不使人知，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，呈心所見。偈曰：

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

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 [一四]

【一三】眾人不知當仁不讓之義，依賴神秀上座，真是沒出息。以為祖位無分，且有人情作用，不欲與神秀相競，不求再進，是心目中只重一衣鉢耳，生死大事，忘之久矣，哀哉。謂神秀恍惚不安，記者不免過火，但非六祖之慢神秀也，因未明心要之前，充滿人情得失諸見，多所顧忌，自有此等景象，然不足為賢者累也。彼所誤者，有祖位一層引嫌關係，反致手足無措，當悟佛法無人情，惟知生死事大，竭力荷擔無上菩提耳。偈從自性中流出，壞在澄心用意，所以窒礙不通矣。

【一四】身是菩提樹四句，的是未見性人語，的是死用功人語，諸仁當知其病

已偏重在塵埃上，以為破盡無明自然成佛，不知棄本就末，顛倒錯亂，越拂拭幻塵越多，越無辦法，何也？彼認無明為鏡面實有塵垢，不知為鏡中幻影也。即便不認有塵垢，尚執有一幻鏡也，既不識本性，亦未見幻心也，充其量，免墮惡道而已，終不能了生死也，故在門外。

秀書偈了，便卻歸房，人總不知。秀復思惟：五祖明日，見偈歡喜，即我與法有緣；若言不堪，自是我迷，宿業障重，不合得法，聖意難測。房中思想，坐臥不安，直至五更。

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，不見自性，天明祖喚盧供奉來，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，忽見其偈，報言供奉，卻不用畫，勞爾遠來。經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但留此偈，與人誦持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令門人炷香禮敬，盡誦此偈，即得見性。 [一五]

【一五】北人重實修，故執定有修有得有證，不知菩提自性本自圓成，可內證，不可硬求。神秀執著死修功用，偏於有相，若去惡就善，自是有益，惡道雖可免，生死仍難了也。不是正法眼藏，去見性尚遙，且彼直認塵埃為實有，無明與菩提，竟是二物，人我相對，何名見性。五祖云：

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不僅對盧供奉說，是對神秀說，因此偈無處不是立相，而門人根器，不堪大受，只可如此，令其禮敬，謂得見性者，非謂誦此四句即可見性也，惟可由此引之使近耳。至五祖親告神秀語，則不許其見性矣。

門人誦偈，皆嘆善哉。祖三更喚秀入堂，問曰：偈是汝作否？秀言：實是秀作，不敢妄求祖位，望和尚慈悲，看弟子有少智慧否？祖曰：汝作此偈，未見本性，只到門外，未入門內，如此見解，覓無上菩提，[-六]了不可得。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，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萬法無滯，[-七]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，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汝且去，一兩日思惟，更作一偈，[-八]將來吾看，汝偈若入得門，付汝衣法。神秀作禮而出。又經數日，作偈不成，心中恍惚，神思不安，猶如夢中，行坐不樂。

【一六】 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，此覓字可刪去。菩提本有，非從外得，果何物而可覓耶。

【一七】 一切時中念念自見，此是見性後語，亦痛切用功人語。以念念勿失而

不著意，活潑潑地，如不忘自己之名姓，自無所滯，所謂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，乃平時保任之法。若未見性，硬生生要表示，必至法縛更堅，累劫不成，況復有不敢妄求祖位之意存也。今念念自見萬法無滯，諸仁於念念中還見麼？無滯者，言即一切法而不污染也。云何污染？執取不捨也。云何不捨？立我見堅固，無法以解脫也。倘知本來空，則取捨無礙，萬境如如，萬法亦如如，如如則不動不移，是言無滯，如是妙用，即不離一切處，故曰念念自見，以念念不離萬法而能念念無住，即念念無滯，斯是真實無住之相。若稍存一毫見地，即滯於法，真面遂隱，本性不能自見矣。

【一八】更作一偈者，乃五祖明以教之矣，意謂更轉一句，將有轉空，便距見性不遠，是以般若妙用，在於無住，無住則超然靈活，變更思想，故令思維也。實則見性一事，豈思維可得，五祖誠不得已也。

復兩日，有一童子於碓坊過，唱誦其偈。惠能一聞，便知此偈未見本性，雖未蒙教授，早識大意，遂問童子曰：誦者何偈？童子曰：爾這獼猴不知，大師言：世人生死事大，欲得傳付衣法，令門人作偈來看，

若悟大意，即付衣法，為第六祖。神秀上座，於南廊壁上，書無相偈，大師令人皆誦，依此偈修，免墮惡道，依此偈修，有大利益。

惠能曰：上人，我此踏碓八個餘月，未曾行到堂前，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。童子引至偈前禮拜。惠能曰：惠能不識字，請上人為讀。時有江州別駕，姓張名日用，便高聲讀，惠能聞已，遂言亦有一偈，望別駕為書。別駕言：汝亦作偈，其事希有。惠能向別駕言：欲學無上菩提，不可輕於初學，下下人，有上上智，上上人，有沒意智，^{【一九】}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。別駕言：汝但誦偈，吾為汝書。汝若得法，先須度吾，勿忘此言。惠能偈曰：

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

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^{【二〇】}

【一九】輕於初學者，心不平等也。世上苦惱顛倒，不出比量高下等見，無上菩提清淨性中，安得有此劣見。故輕人即有我，有我即無量罪，張別駕謂先須度吾，正中此病。豈知各人個個有個獨立至尊無上之佛性，

不假絲毫外力，仰山所謂佛亦不立，斯真是大丈夫氣概，大丈夫胸襟。一切眾生，皆如是平等平等。今祖云：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。此真語者，實語者，蓋自賤莫如輕人，障自己入道之門，非最賤者乎！且世人不問貴賤賢愚，必有一長不可及。即如終日懶睡者，我亦不如之也，豈可輕之。故法法平等，即無滯礙。善分別者，非不分別貴賤也，以分別而無著也。處處不離自性本體，便合於道矣。

【二〇】六祖四句偈，亦未見性，以見而未徹也。菩提不可方物，而無物不可方。權作明鏡，假名為樹，抑又何妨。其病在本無一物，偏於空矣，後人學之，不覺誤入斷見，不知當就究竟說。根本不能污染，何懼塵埃之可惹。惟對治神秀之執有，使無前偈反成語病。或當時記者未明祖意，文不合旨，亦未可知。至於菩提作樹，以喻性也，明鏡作台，以喻心也，心固不有，性則非無，原是非空非有，何得偏言本無一物耶。下句何處惹塵埃，更顯著實，尤乖性體，故未見性，蓋偏空也。

言本來無一物，落於斷滅見矣，塵埃原非實體，而今宛在，奈幻有何。前偈執有，後偈偏空，菩提不著二邊，不立中道，於無實無虛中，既

不取涅槃，亦不立生死，塵埃不塵埃，都無所計。若徹悟本來，即知塵埃亦不離自性菩提，惹與不惹，只在覺與不覺耳。此偈以對治神秀之偏有，故如此云云，揆六祖意，未必如是。後云第一莫著空，可知其本來矣，故不足為六祖累也。我人就文論義，應知所擇。余前曾作一偈曰：

菩提假名樹，明鏡權作台，

本來不污染，說惹亦塵埃。

行者當知塵埃用表無明，無明非有實體，世人每執為有，必欲去之務盡，因此用功愈深，離題愈遠。前釋圓覺經時，以無明喻珠中之影，不喻珠上之垢，以影垢非擦可淨。塵垢屬於有相，與珠相對，為是二物。今知無明與菩提不二，體同用異而已。

書此偈已，徒眾總驚，無不嗟訝，各相謂言：奇哉，不得以貌取人，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。祖見眾人驚怪，恐人損害，遂將鞋擦了偈曰：亦未見性。眾以為然。次日祖潛至碓坊，見能腰石舂米，語曰：求道之

人，為法忘軀，當如是乎？^{〔二一〕}乃問曰：米熟也未？惠能曰：米熟久矣，猶欠篩在。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。惠能即會祖意，三鼓入室。

祖以袈裟遮圍，不令人見。為說金剛經，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惠能言下大悟^{〔二二〕}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^{〔二三〕}遂啟祖言：何期自性本自清淨，^{〔二四〕}何期自性本不生滅，何期自性本自具足，何期自性本無動搖，何期自性能生萬法。^{〔二五〕}

【二一】 求道之人，當如是乎！言功夫只在不忘本來，非澄空守寂，即為究竟也。腰石舂米時，非修而何？彼執理廢事者，乃成偏空之漸。

【二二】 以何因緣而得開悟，非有定法，何待金剛經哉！初祖西來，傳楞伽心要，乃彼時之因緣也。五百年後，翻為名相之書，如初祖所說，仁者須知，凡讀經文而不歸本性者，皆名相也。自唐而後，以至於今，金剛經盛行，此其因也。其實此經極難解釋，不如圓覺經之易於引入也。五祖所說，斷非依文解義者，必就彼四句偈之病而更正之，說到應無所住二句，始悟體用一如，不以偏空為究竟，遂大悟矣。可見菩提本無樹四句，乃悟後語，非徹悟後語也。

【二三】一切萬法，不離自性。可知自性中，具足一切法。是名法性身，由自性中，起諸幻心，心不可得，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，亦盡不可得，所謂一幻一切幻也。但萬法不出乎真如之本體，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，亦不妨權作為真，所謂一真一切真也。再說幻說真者，均屬於法，諸法空寂，則善惡是非成壞煩惱菩提都屬幻法相對，畢竟同此空寂，所謂平等不二者是也。以本來平等不二，故曰清淨，圓斯義者，即見菩提本相矣。如是觀於世上一切善善惡惡，無一非真如體性矣！無一非菩提矣！更何喜怒哀樂之可立，而又何必不分喜怒哀樂也哉。

【二四】何期二字，神妙不可言。昔世尊睹明星而嘆曰：奇哉奇哉，即是此意。啓祖五句，即是親證實相者，以本不生滅，故曰具足，以本自清淨，無動搖，雖生萬法，生即不生，畢竟不污染，故曰清淨本體，其義既圓，其見斯徹。此段最關緊要，為後世天下人證明眼目，毋再猶豫，神通妙用，莫大於斯矣。

【二五】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忽言下大悟，諸仁試看，六祖未大悟前，病在何處，還認得麼？余前云六祖初見五祖時，但識機而未全於用，故不

圓淨。蓋無住是體，生心是用，心本不生，生者幻有，本來是無住，不關心之生不生也，既明無住之體，又何礙於一切妙用，是以不生滅中，不動搖中，能生萬法，體用一如，斯名具足。雖生萬法，於本體畢竟絲毫無礙，故曰無動搖，而菩提清淨之本相斯顯，此段妙在本來二字，六祖至此真徹透本來矣。至於神秀四句偈，五祖尚令門人炷香禮敬，何也？重法故也。要知做到如此，已不容易，況真見性乎。此事本驚天動地，任何世間大事業，不能比擬其萬一也。

祖知悟本性，謂惠能曰：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三更受法，人盡不知。便傳頓教及衣鉢云：汝為第六代祖，^{〔二六〕}善自護念，廣度有情，流布將來，無令斷絕。聽吾偈曰：

有情來下種，因地果還生，

無情亦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。^{〔二七〕}

【二六】五祖云：若識自本性，即名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。為後世天下學道人決

定者。今眾人自己無福，或不敢承當，或未證為證，或疑人疑法，都屬顛倒自誤，哀哉！

【二七】衣鉢至此，即已無用，以心傳心，佛佛如是，捨此即無所謂佛法。第有情者來，為結勝緣與之下種可耳。然非石田也，不同木石無情，故因地果還生。但不可執著於有情之彼，與能下種之我，以性空而本體無生也。四無字，即叮嚀其勿執著而已。

祖復曰：昔達摩大師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，以為信體，代代相承；法則以心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證。自古佛佛惟傳本體，師師密付本心，衣為爭端，止汝勿傳。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。汝須速去，恐人害汝。惠能啟曰：向甚處去？祖云：逢懷則止，遇會則藏。三更領得衣鉢，云：能本是南中人，素不知此山路，如何出得江口？五祖言：汝不須憂，吾自送汝。祖相送直至九江驛。祖令上船，五祖把櫓自搖。惠能言：請和尚坐，弟子合搖櫓。祖云：合是吾渡汝。惠能云：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，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惠能生在邊方，語音不正，蒙師付法，今已得悟，只合自性自度。【二八】祖云：如是如是，以後佛法，由汝大行

矣。汝去三年，吾方逝世。汝今好去，努力向南，不宜速說，佛法難起。

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。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五祖歸，數日不上堂，眾疑詣問曰：和尚少病少惱否？曰：病即無，衣法已南矣。問：誰人傳授？曰：能者得之。眾乃知焉，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鉢。一僧俗姓陳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粗慥。極意參尋，為眾人先，趁及惠能。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，曰：此衣表信，可力爭耶？能隱草莽中。惠明至，提掇不動，[二九]乃喚云：行者行者，我為法來，不為衣來。

【二八】 悟了自度，可見悟了後，不是完全無事，正要著力自度，還有一個如喪考妣在，十五載在獵人隊中，無非用此功耳。

【二九】 惠明見衣鉢於石上，何以提掇不動，豈祖有神通耶？莫作如此會，入於邪見。彼爭衣鉢者，不僅在衣鉢也，亦為法也。以衣法既南，則此後北方道場，失此信守，殊難維持，出於不得不爭，然亦明知非可力爭者，今忽見衣鉢於石上，即如見祖矣，頓覺慚愧不安，無復有相爭之念也。況惠明因緣正在此時得大悟，為法而來，不為衣來，實出至誠，故作禮而求開示，即此便是神通矣。蓋威德所感，由佛以至六祖，

代代相承，攝受之力，不可思議。此段乃惠明得道之因緣，不關衣鉢，無足奇者。

惠能遂出，坐磐石上。惠明作禮云：望行者為我說法。惠能云：汝既為法而來，可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吾為汝說明。明良久。惠能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惠明言下大悟。復問云：上來密語密意外，還更有密意否？惠能云：與汝說者，即非密也；汝若返照，密在汝邊。【三〇】明曰：惠明雖在黃梅，實未省自己面目。今蒙指示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今行者即惠明師也。惠能曰：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，善自護持。【三一】明又問：惠明今後向甚處去？惠能曰：逢袁則止，遇蒙則居。

【三〇】屏息諸緣，勿生一念，正是惠明寂光真境現量顯發之時，聖凡關頭在此，即人畜關頭亦在此，利根人於此中便得個消息去，真妙極不可思議。惟此時往往落於空寂，若不識透本來，便易轉入斷滅。祖又引之曰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這個時候，又那個是你的本來面目。那個者，言語道斷而又了了覺知那個者也，那個東西，諸仁還見麼？

良久者，正寂靜而得反觀之機也，聰明人迎刃而解，以從前本有根基，本有所悟，至此乃恍然大悟矣。更問即此已是，還更有否？祖云即此便是，更無再密者，汝若返照，密還在汝，即言離此更無別法也。明遂啓曰：雖在黃梅，見而未省，或省而不決，今則冷暖自知。雖知之，亦無可言說，是名正知真知，即此一法，試一參之，人人本可藉此悟入，其如不痛切何！其如因緣何！其如沒出息何！

【三一】汝若如是，吾與汝同師黃梅。諸仁試一掩卷思之，惠明與六祖二人，所悟如何，所見如何，還有異否？再一推之，仁者與祖，所悟如何，所見如何，還有異否？再進而推之，與佛相印，還有異否？故未悟前，善自尋參，既見後，竭力承當而護持之，毋再因循客氣以自誤也。

明禮辭，回至嶺下，謂趁眾曰：向陟崔嵬，竟無蹤跡，當別道尋之。趁眾咸以為然。惠明後改道明，避師上字。惠能後至曹溪，又被惡人尋逐，乃於四會，避難獵人隊中，凡經一十五載，[三二]時與獵人隨宜說法。獵人常令守網，每見生命盡放之。每至飯時，以菜寄煮肉鍋。或問，則對曰：但吃肉邊菜。[三三]

【三二】凡宏大法，非經魔難不得昌明。因魔與佛，其力均等，魔即菩提，本如來藏性中所變幻，與之相逆，其勢必張，以利在於惑也動也。然不動不變之佛性，亦賴之而證得，故大覺則不動不搖，以利在於明也定也。諺云：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滅。若見境而惑，先自生魔，外而疑謗，內而擾亂，以及有相之病苦厄難水火等災，亦由人造。所云不宜速說者，恐因緣未至，逆之而反張其勢也。故魔難不足患，患在先自患耳。又小人常感感，感感則魔難起矣，天下事無不有一定因緣，多所惱慮，誠無謂也。

【三三】肉邊菜，菜邊肉，何以異乎？總之著相不得，自己執取此見者，心已葷矣，何素之可言！此妙在但吃二字，能如六祖之但吃，非不知有肉菜，惟能不計是非肉菜，則亦可矣。世上之毀譽，豈救得我生死哉？雖然，世有因此方便而殺生者矣。我曾有殺的問題一文，用以戒殺，至於食則以蔥蒜為葷，魚肉為腥，菜蔬為蔬，方便隨緣為素。能如六祖之不著於相，乃名真素，此當嚴於克己，莫責於人，毋再紛諍，忘卻自己生死大事也。

一日思惟：時當弘法，不可終遁。^{【三四】}遂出至廣州法性寺，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。因二僧論風幡義，一曰風動，一曰幡動，議論不已。惠能進曰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^{【三五】}

一眾駭然，印宗延至上席，徵詰奧義，見惠能言簡理當，不由文字。宗云：行者定非常人，久聞黃梅衣法南來，莫是行者否？惠能曰：不敢。宗於是作禮，告請傳來衣鉢，出示大眾。宗復問曰：黃梅付囑，如何指授？惠能曰：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，不論禪定解脫。^{【三六】}

【三四】 一日思惟，時當弘法，此時節因緣也。不識時者，徒勞無益也。

【三五】 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若非心動，又安知其不是乎？果知動而不動者，則一切清淨，亦不至論議風生矣。

【三六】 指授即無，惟論見性。余云：指授即虛，見性則實。以不由指授，終無由上道。上道者，未見性前之方便法也，及正見時，全在自悟，無關指授，故曰指授即無。惟論二字，亦即指授之意也，此中十之三賴師，十之七賴已。見性者，自見之也。禪定解脫，為鈍根人說，為落

法故，不見佛故。佛法是無法之法，無法無不法，法既空寂，佛亦不有，本無所縛，用解作麼？既無解縛，論禪定作麼？佛性本是清淨，常無常，善不善，種種二見，都不可得。假立為法，非關佛性，佛性中一切不立，有何瓦礫真金之分？此非六祖所可說明，惟行者自證之耳，故曰惟論見性。

宗曰：何不論禪定解脫？惠曰：為是二法，不是佛法，佛法是不二之法。宗又問：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？惠能曰：法師講涅槃經，明佛性，是佛法不二之法。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：犯四重禁，作五逆罪，及一闍提等，^[三七]當斷善根佛性否？佛言：善根有二。一者常，二者無常。佛性非常非無常，是故不斷，名為不二。一者善，二者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，是名不二。蘊之與界，凡夫見二。智者了達，其性無二。無二之性，即是佛性。

印宗聞說，歡喜合掌，言：某甲講經，猶如瓦礫；仁者論義，猶如真金。於是為惠能剃髮，願事為師。惠能遂於菩提樹下，開東山法門。惠能於東山得法，^[三八]辛苦受盡，命似懸絲。今日得與使君官僚，僧尼

道俗，同此一會，莫非累劫之緣，亦是過去生中，供養諸佛，同種善根，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。教是先聖所傳，不是惠能自智。願聞先聖教者，各令淨心，聞了各自除疑，如先代聖人無別。一眾聞法，歡喜作禮而退。

【三七】四波羅夷罪，名四重禁。依密教有四種罪：一捨正法，可見離心地法即是罪。二捨菩提心。三慳吝勝法。四惱害眾生。又五逆中以擾亂道場，破和合法事為罪最大。行者於如上頓教，有所疑者，即如自縛入獄，不可不戒。

【三八】六祖受法於黃梅，為第六代祖。乃至為惠明說法印可，惠明奉事為師，復為印宗說法止，尚屬居士身也。以居士身，可以受祖位，則佛法在心不在相，從可知矣。從上二十八祖中，大都以居士身受法。世之未明心要者，難與言至道也。此分六祖自述得法因緣，以夙世善根成熟，得此最大因緣，成此無上福德。然而十八年顛沛流離，藉以養道。我何人斯，豈可不吃辛苦，受魔難，遭謗罵，乃冀妄得便宜，不費氣力而成就乎！若有此劣念，即是自造地獄也。

修道人原不必惡衣惡食，但我享之有愧，受之不安。受人恭敬供養而不以正法報之，此債何時能了？何況又累欠不已乎！六祖表此得法因緣，正為天下後世求道人立宗旨，開法眼，正法不墮，全賴於此。至於神秀大師，為維持門庭起見，勉受同人之推戴，然終不敢自稱六祖，知佛法無人情，切莫以世見論斷也。又識字者，識字之義也，苟明其義，即等於識字矣。毋受六祖之騙也。六祖云：不是惠能自智。然何以他人不能，而祖獨能也，可知靠先聖是無用耳。

般若品第二

次日韋使君請益，師升座告大眾曰：總淨心念，^{〔一〕}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。復云：善知識，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。^{〔二〕}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假大善知識，示導見性。^{〔三〕}當知愚人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。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有智。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，使汝等各得智慧。^{〔四〕}志心諦聽，吾為汝說。

【一】 總淨心念一句，為入佛綱領。捨此無別法，能如是者，名開般若大慧，此品以起般若妙用為主。般若乃掃蕩一切心垢無上利器，今下手第一法，曰總淨心念，直證自性淨土，方名為大，故以摩訶冠之。但念又如何淨法？或曰止念勿起，或曰息心觀淨，此名縛上加縛，終非究竟，為是相對，且立二見故。當知本來清淨，平時已證得寂滅之境，此時一念放下，回覆未起念前光景，頓得寂然湛然，般若妙用，盡於斯矣。復云二字，表此時四眾等候良久，令聽者先放下萬緣，然後一切開示可得而印入也。又諺云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總淨即放下矣。世間第一重要事，無過於成佛，而第一快當事，亦無過於一念成佛。十重

鐵鼓，有力者一箭射穿，正剎那間事，如其力未充，則絕對不能假借，無半點人情做作也。前品但用此心直了成佛，此云總淨心念，即是直了辦法。

【二】 菩提般若之智，豈但佛有，一切世人本自有之，無不具足，亦無差別也。可見前云不是惠能自智，乃六祖自謙語，教為先聖所傳，試問先聖又由何而得，豈亦非自智耶。

【三】 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，此與上文指授即無義，似不相應。既屬本自有之，而仍賴他人者何也？以其迷而不能自悟也。有體不能起用，則方法有不得不指授者矣。又世間難信之法，只在本自有之一語，以世人總不信自己本來是佛，本來可以成佛也。

【四】 各得智慧，宜改為各開智慧，以係本有而非外來，故不名得，以係本有而未啓發，故名曰開。

善知識，世人終日口念般若，不識自性般若，^[五]猶如說食不飽，口但說空，萬劫不得見性，終無有益。善知識，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，

此言大智慧到彼岸，此須心行，不在口念。口念心不行，如幻如化，如露如電。口念心行，則心口相應，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。^[六]

【五】 口但說空，萬劫不得見性。然口說亦是心行，惟心行不切實，乃成口說。今並口亦不說，豈非更遠，是以真誠二字，為學佛之根本。

【六】 本性是佛，離性無別佛，此二語斬金截鐵，正指人人具足佛性，其奈人之不信何。以不信故不痛切，遂不起用，如富人雖有寶藏而不開，與貧人無異。

何名摩訶？摩訶是大。心量廣大，猶如虛空，^[七]無有邊畔，亦無方圓大小，亦非青黃赤白，亦無上下長短，亦無嗔無喜，無是無非，無善無惡，無有頭尾。諸佛剎土，盡同虛空。世人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。自性真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，莫聞吾說空，便即著空，第一莫著空。^[八]若空心靜坐，即著無記空。善知識，世界虛空，能含萬物色像。^[九]日月星宿，山河大地，泉源溪澗，草木叢林，惡人善人，惡法善法，天堂地獄，一切大海，須彌諸山，總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，自性能含萬法是大。萬法在諸人性中，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，盡皆不取

不捨，亦不染著，心如虛空，名之為大，故曰摩訶。善知識，迷人口說，智者心行。又有迷人，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[-○]自稱為大，此一輩人，不可與語，為邪見故。

【七】 摩訶不僅是大，乃大方廣而恆久圓滿義，非有相物之可喻，不得已而以虛空喻也。

【八】 第一莫著空，此言著空，即落空見。空見與有見，正復不異其顛倒。此有三病：一者偏空之病，落於坑中，不能自拔；二者自執為是，畢竟不曾空得；三者空見是慧之劣者，亦屬習氣。改此習氣，難於登天。故不先將空義為之透徹開示，但告之曰空，此名：毒害慈悲，可殺人慧命於不覺，其慎之哉。

【九】 萬物色像等等，不離真如自性，言自性能含萬法。

大者，非如物之包含也，涵蓋一切，無有邊際耳。若有形相，則相對而立內外邊際。然則色以外，果何物乎？經云是名大身，故知法身為大，其意可知，在諸人性中宜改為起諸自性中。

【一〇】空心靜坐，百無所思，此乃誤解空定二義。硬壓妄念不起以為究竟，不知壓制仍屬妄念，妄上加妄，安得名定。此惟念念不離自性，明自性本來空寂，心中了了，對境不染不惑，即名為定，外道根本錯誤，在此一點耳。

善知識，心量廣大，遍周法界。用即了了分明，應用便知一切。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，[一]去來自由，心體無滯，即是般若。善知識，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[二]不從外入，莫錯用意，名為真性自用。一真一切真。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口莫終日說空，心中不修此行，恰似凡人，自稱國王，終不可得，非吾弟子。

善知識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一切處所，一切時中，念念不愚，常行智慧，即是般若行。一念愚，即般若絕，一念智，即般若生。[三]世人愚迷，不見般若；口說般若，心中常愚。常自言我修般若，念念說空，不識真空。般若無形相，智慧心即是。若作如是解，即名般若智。

【一一】一即一切者，體必具用，一真如體中具足萬行功德莊嚴之用也。一切

即一者，用不離體，萬法皆無自性，畢竟空寂，歸於一真也。本來即體即用，無不自性，了之即縱橫無滯，是般若行。

【一二】一切般若智，皆從自性而生，此生字宜作起字，由用顯體，不忘卻本來也。世人每誤解天命二字，外道誤以為性非我有，乃天之所賜，此不明本來故。生字改起字者，表性中本有，隨緣而起耳。

【一三】一念愚即般若絕，一念智即般若生，絕字應改為隱字，生字應改為顯字，以本體勿失。若誤解之，則絕字落斷見，生字落常見矣。壇經記錄，每多語病，幸勿自誤。

何名波羅蜜？此是西國語，唐言到彼岸，解義離生滅，著境生滅起，
[一四]如水有波浪，即是於此岸；離境無生滅，如水常通流，[一五]即名為彼岸，故號波羅蜜。

【一四】著境生滅起者，起生滅心，可以作祟也，此名忘本。世人無事生波，處處自縛自礙，安知流通之妙乎。世事無一件不是苦，但無一事不可轉苦為樂，轉樂歸空，而臻極樂。倘知萬法無滯，心常流通，此即因

慧得福，名福慧雙修。奈世人福薄，不信此義，不修此行。若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，人生福緣，莫大於此。又眾生同具佛性，本可同得此福緣，乃此則上登佛位，彼則下墮三途，相形之下，大悲心不覺油然而起矣。故執我堅固者，待人必薄，人情涼薄者，必不了達於人倫之義。對佛對父母對師長，尚無恭敬心，安望其能慈悲於眾生乎。此理不透而欲成佛，正如高小未畢業而欲登博士位也，學佛者何可廢儒！亦何可輕儒！

【一五】流通二字，不如湛寂為當，以湛寂乃無生滅之體相也，惟此分重於言用。流通二字，言妙用之無往不利也，行者不必死執流通解可耳。

善知識，迷人口念，當念之時，有妄有非。念念若行，是名真性。悟此法者，是般若法；修此行者，是般若行。不修即凡，一念修行，自身等佛。善知識，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^{〔一六〕}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煩惱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。善知識，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當用大智慧，打破五蘊煩惱塵勞，^{〔一七〕}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。

【一六】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，此仍歸到佛性本來。六祖說至此，方才點明，然不怕人嚇壞。余至此，忽有所感，以為佛法之有相儀規，將斷送於不知佛學人之手，而佛之無相真義，將斷送於佛學人之手；以執文字而不解佛義也，或且明知其弊而莫敢與之正也，嗚呼！

【一七】五蘊非可打破，只要息妄，真心自顯。蓋轉識成智，智亦無非五蘊，本來無智無得，心且不有，智將安立，智既不可得，煩惱在何處乎？心經照見五蘊皆空，但空五蘊，非是屏絕廢除，況照見亦五蘊耶。打破可改為空彼五蘊。

善知識，我此法門，從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。[一八]何以故？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。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[一九]不離自性。悟此法者，即是無念，無憶無著，不起誑妄。用自真如性，以智慧觀照，於一切法，不取不捨，即是見性成佛道。善知識，若欲入甚深法界，及般若三昧者，須修般若行，持誦金剛般若經，[二〇]即得見性。當知此經功德，無量無邊，經中分明讚歎，莫能具說。此法門是最上乘，為大智人說，為上根人說；小根小智人聞，心生不信。

【一八】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，言從一般若之體，起八萬四千智慧之妙用也。不有塵勞，何用般若？可知一多不異，般若與塵勞不二也。生字宜改為起字，下句變字宜改為轉字。

【一九】若無塵勞，智慧常現，此息妄即真之意。惟兩相比較，不由塵勞，亦難顯智慧耳。

【二〇】持誦金剛般若經，即得見性，此經功德，無量無邊，原為最上乘大根人說，然後人誤解者不少，甚矣讀經之難也。世人從不肯自承是最上乘人，一病也；世人無不有依賴劣性，以為見性事，可由經而得，二病也；誤認功德無量無邊，係屬金剛經，我若讀而求之，則經之功德，必可轉屬於我，一若產業之可過戶承受也者，三病也；

功德二字，世人定欲曲解為有相之物，於是求財求子等事，隨之而起，若有應現者，即歸功於經，不應者，轉生疑謗，四病也；不知功德在實證性空，至如何實證法，此卻全賴自己。金剛經如洪鐘，不能自鳴，以擊而鳴，但金剛經尚不是洪鐘，卻是自性，忘卻反擊自性之法，故而不鳴。金剛經只說擊鐘的法子，看了還須自擊。故第一要認識本來，

方不被經誤，然經又何嘗誤人！如病目人不能見光，乃咎無光，故曰大雲覆日，不是無日，日雖不壞，卻有雲覆，必賴風吹以除障。今言有修有得有證者，皆方便說耳。

何以故？譬如天龍下雨於閩浮提，城邑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漂草葉，若雨大海，不增不減。若大乘人，若最上乘人，聞說金剛經，心開悟解。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，自用智慧，常觀照故，不假文字，[二一]譬如雨水，不從天有，元是龍能興致，令一切眾生，一切草木，有情無情，悉皆蒙潤；百川眾流，卻入大海，合為一體。眾生本性般若之智，亦復如是。善知識，小根之人，聞此頓教，[二二]猶如草木，根性小者，若被大雨，悉皆自倒，不能增長。

【二一】上言說金剛經心開悟解，而此言不假文字，聞者疑之，不知經句是借用法門，觀照還在自己。頓教云者，非教有頓漸也，眾生緣熟，一聞即悟，遂名曰頓；若心馳於外，累劫不能證入，雖漸亦難有望。不假文字者，不欲向外馳求也，非廢文字也。故經可喻鏡，照見自面蒙垢，總以擦面為主，如見鏡而忘反觀於面，則取文字以自誤矣，然非文字

能誤我也。

【二二】苦旱三年，百物盡枯，忽而逢雨，頓成甘露，但大樹非小雨可救，大雨又非小樹所堪，勢不能兩全。說般若法，小根人聞之，定然驚怖，以先有見存也。故人不可有成見，世事無定義，是非乃假名，甲以為是者，乙未必是也，能通達之，則不執取堅固，無住之妙用斯顯。雲覆於日，日無增損；煩惱塵勞，何礙本性！但必悟見本性，本來不能污染，方可通達無餘。

小根之人，亦復如是。元有般若之智，與大智人更無差別。因何聞法不自開悟？緣邪見障重，煩惱根深；猶如大雲覆蓋於日，不得風吹，日光不現。般若之智，亦無大小，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。迷心外見，修行覓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開悟頓教，不執外修，但於自心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善知識，內外不住，去來自由，能除執心，通達無礙，能修此行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。

善知識，一切修多羅，及諸文字，大小二乘，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，
[二三]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。若無世人，一切萬法本自不有，故知萬法本

自人興，一切經書，因人說有。緣其人中，有愚有智，愚為小人，智為大人。愚者問於智人，智者與愚人說法，愚人忽悟解心開，即與智人無別。善知識，不悟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故知萬法盡在自心。何不從自心中，頓見真如本性？

菩薩戒經云：我本元自性清淨，若識自心見性，皆成佛道。淨名經云：即時豁然，還得本心。善知識，我於忍和尚處，一聞言下便悟，頓見真如本性。是以將此教法流行，令學道者，頓悟菩提；各自觀心，自見本性。若自不悟，須覓大善知識，解最上乘法者，直示正路。是善知識有大因緣，所謂化導令得見性。一切善法，因善知識，能發起故。三世諸佛，十二部經，^{〔二四〕}在人性中本自具有。不能自悟，需求善知識指示方見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，望得解脫者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自心內有知識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顛倒，外善知識雖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真正般若觀照，一剎那間，妄念俱滅。若識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^{〔二五〕}善知識，智慧觀照，內外明徹，識自本心。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；^{〔二六〕}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般若三昧，即是

無念。何名無念？若見一切法，心不染著，是為無念。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。但淨本心，使六識出六門，於六塵中無染無雜，來去自由，通用無滯，即是般若三昧，自在解脫，名無念行。若百物不思，當令念絕，即是法縛，即名邊見。善知識，悟無念法者，[二七]萬法盡通，悟無念法者，見諸佛境界；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。

【二三】常起正見者，本來清淨無染之為正，以慧照力見及於此者為正見，非善惡邪正相對之謂正也。

【二四】十二部經，皆因人置，因智慧性，方能建立，可見生佛同具此德性而啓妙用。若無塵勞，何用對治！始知萬法本自不有，以緣而有，憑空而有，故知為幻。

【二五】一悟即至佛地，此等句，切宜認清，要知悟個什麼？如何云悟？不是理解上明白一點，便算開悟，要真實見，時時見。見與不見，自有一種特殊意境，在自己覺知，故能實知自己心相者，始登佛位。

【二六】若識本心，即本解脫，若得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。此正表法身般若解

脫，所謂三點蔓荼羅也。梵文有二十八相，今僅存∴伊字。西域有新舊二伊字，舊者三點相離，新者以線貫聯之。天台取舊伊字，表漸教三德，謂法身本有，般若修成，入無餘已，方是解脫，各不相屬；而圓頓教，取新伊字，表三德各不相離，互相攝入。有性修離合之妙，開則為三，合則為一，總成三德秘藏，圓融無礙，顯性修之一體。會生佛以同原，乃不可思議之法門。六祖正表此義，所謂識自本心，即本解脫，即是般若三昧，合而為一，其妙處，只是但淨本心，明本來不染雜耳。

【二七】悟無念法者，至佛地位，即上條所述之意。必得先悟，悟後萬法盡通，妙用斯顯。無念只是念而無住，不是不用念，所謂用即遍一切處，亦不著一切處，是名不污染，即是般若三昧。三昧華言正受，即不受也，以無住無著，即而不染。受即不受也，故又名大定，總是活潑潑地。悟得此法，即至佛地。夫復何疑！

善知識，後代得吾法者，將此頓教法門，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，如事佛故，終身而不退者，定入聖位。然須傳授，從上以來，默傳分付，

不得匿其正法。若不同見同行，^{〔二八〕}在別法中，不得傳付，損彼前人，究竟無益。恐愚人不解，謗此法門，百劫千生，斷佛種性。善知識，吾有一無相頌，各須誦取。在家出家，但依此修。若不自修，惟記吾言，亦無有益，聽吾頌曰：

【二八】將此頓教法門，於同見同行，發願受持者如事佛也。以世人與佛，本來相同，以佛性同，則一切同也，但有不同者，則自限之而自障之也。非同見同行，則人我對立，決不諒解，以我之故，引彼之惱，疑謗於法，不獨我之罪過，並般若妙用亦昧之矣。言不得傳付者，中人以下，不可與語上也，非其人而傳之，兩無益也。般若以觀機為第一，自己無力，勿急於慈悲，慈悲而無方便，即作孽矣，其慎之哉！又同見同行者，實有魚水相得之樂，雖欲中途生疑起謗，何可得也。又同見者，同此深入一乘，信而不疑也；同行者，決定埋頭實修，同得事證也，否則不能一致。此進彼退而多疑謗，故曰無益。

說通及心通，^{〔二九〕}如日處虛空。

唯傳見性法，出世破邪宗。

法即無頓漸，迷悟有遲疾。

只此見性門，愚人不可悉。

說即雖萬般，合理還歸一。

煩惱暗宅中，常須生慧日。[三〇]

邪來煩惱至，正來煩惱除。

邪正俱不用，[三一]清淨至無餘。

菩提本自性，起心即是妄。[三二]

淨心在妄中，但正無三障。

世人若修道，一切盡不妨。[三三]

常自見己過，與道即相當。

色類自有道，各不相妨惱。[三四]

離道別覓道，^[三五]終身不見道。

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

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^[三六]

【二九】此句及字，恐係乃字之誤。意謂今日口說通相乃說心通耳，心通即見性法也，如日之處於虛空，十方無不圓照，故能破一切邪見而出世。

【三〇】雖在煩惱暗宅中，慧力常存，只是隱而不見，須生二字太呆鈍生硬，可云常存此慧日。

【三一】不用可改不著，因邪正本無定義，著即為邪，邪固著不得，正亦不可著也。般若者，乃心之靈無著意境，今一用字，太著實矣。

【三二】起心即是妄句，擬改為心迷即成妄。以見性人，起心未必即妄也，不見性人，雖不起心，妄仍在也，遇緣即發矣。若誤解之，必止念勿起，反成病矣，故常覺照不迷，隨起隨寂，湛然不動，此是菩提自性清淨之相。

【三三】一切盡不妨者，非謂一切無妨，可放縱之也，於善惡是非，心自平等，不存二見也。

【三四】各字可改本字，言本來不相妨惱，較為有力。

【三五】道者性也，即見性之法也。

【三六】行正即是道，言無心即是道也。心果無著，即名為正，此等處，世人每誤以為邪正之正，此是善惡相對之法，非正道也。

自若無道心，暗行不見道。

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。

若見他人非，自非卻是左。

他非我不非，我非自有過。

但自卻非心，〔三七〕打除煩惱破。

憎愛不關心，長伸兩腳臥。

欲擬化他人，自須有方便。

勿令彼有疑，即是自性現。

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

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。[三八]

正見名出世，邪見名世間。

邪正盡打卻，菩提性宛然。

此頌是頓教，亦名大法船。

迷聞經累劫，悟則剎那間。

師復曰：今於大梵寺，說此頓教，普願法界眾生，言下見性成佛。
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，聞師所說，無不省悟，一時作禮，皆嘆：善哉！
何期嶺南有佛出世。

【三七】若見他人非以下六句，文義未順。意謂若見他人過處，即是自己之非，以所見左也。故他人雖非，而我終不可非之也。我若非之，我自有過也，但能去卻非他之心，心自空寂，煩惱自除矣。

【三八】此四句正表出世與入世不二之義，心無入世出世之分也。心有煩惱顛倒，所以建立世間，若欲出世者，仍必從煩惱中出也，苟無煩惱，佛法亦無所用之矣，亦無可練之資矣。愚人必強分為二，不知世上一切，無一處不是佛法，以無一件能離性分中事，同一法也，住則煩惱，名曰入世，不住則無罣礙，名曰出世，知此義者曰覺，覺則出世，不知者曰迷，迷乃入世，是以同一見也。正者名出世，蓋依於智而正合清淨覺性者也，邪者名世間，以依識而隨世情以顛倒者也，故真出世者，在其境而不在外表，心意超然，非人可測，且又剎那間事，所謂言下見性成佛者是也。

此分宗旨，在明有情眾生，無一不是般若智慧，非六祖個人所獨具。至於般若妙用，即是心用，心無入世出世之分，而事有究竟與不究竟之別。究竟者，必於不究竟中反顯也，世法無非依於識，若以智轉之，

即出世矣，其妙處在總淨心念一句，但只放下即得，正不必再轉識成智而多事也。夫識智非二也，初為分識分智，眾生也，再為轉識成智，二乘也，次為即識即智，菩薩也，終為非識非智，佛也，然皆幻心之起滅耳。

決疑品第三

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，齋訖，刺史請師升座，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，問曰：弟子聞和尚說法，實不可思議，今有少疑，[一]願大慈悲，特為解說。師曰：有疑即問，吾當為說。

韋公曰：和尚所說，可不是達摩大師宗旨乎？師曰：是。公曰：弟子聞達摩初化梁武帝，帝問曰：朕一生造寺度僧，佈施設齋，有何功德。達摩言：實無功德。弟子未達此理，願和尚為說。師曰：實無功德。勿疑先聖之言，武帝心邪，[二]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佈施設齋，名為求福，不可將福便為功德，功德在法身中，[三]不在修福。

【一】 決疑者，有所疑而求決定也，所疑者果何事乎，此宗旨之必先決定者也。又疑者，必先有所見而後起疑，乃在己修而有所得之時，自己不能決，遂請決定，故非精進，則疑不能啓，無從開口，是以大疑大悟，不疑不悟，此疑之美者也。

又疑為六大煩惱之一，乃世俗情見之盲疑，客氣用事之誤也，佛菩薩

度世，只是為人決定去疑，以眾生煩惱，疑為一切苦之因，不獨疑人，抑且自疑，至見性已，則能斷惑證真，更可為他人決疑矣。況理事不二，理可以輔事之不足。理決於因，事證於果，人未到徹了時，遇事不能自決，終不得稱為明悟。此分為定達摩大師宗旨，破疑有三，一者取有相功德，二者有依賴性，不知自決，三者未明心力之勝，遂忘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之理，層層開釋，破其疑而引之入門也。

【二】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邪字應作迷字，迷於有相，以功德為福，正是大迷信。六祖論功德一段，完全引入心地，今為中下根人，只可如此說，若真見性人，性空即是功德，功德二字，亦屬假名，實不可得，故曰實無功德。若說無功德，則造寺度僧，佈施設齋，皆自法性之所建立，又未嘗不是功德，功德不功德，只在覺不覺，覺則一切處儘是功德，以有無兩不著也，迷則雖具一切功行，仍非功德，以偏執有相而未達究竟也。執有相之最堅固者曰有我，有我則將驕於人矣，我人四相既立，又安名功德哉。故最後結論曰：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佈施供養之所求也，然亦非離佈施供養而可成也，福德與功德，名別而體不異，在我識不識耳。

【三】 功德意義，六祖已詳明之矣，茲再補充之曰：不著空是功，以能立善巧諸法也，經云修一切善法者，此意也。不著有是德，以德性原本空寂，了無可得，是其本相，所謂福德性者，非福德相可與比也。造寺度僧等事業，正福德相耳，倘外不廢一切度生事業，內不立度生之見，兩皆不著，則功德莊嚴矣。正不必執理以奪事，亦不必執事以忘本來耳。又德非功不顯，功非德不全，無德者，功而非功，如今之作外功者，不由自性般若中起用，往往為德不卒，故嗔念不斷，善惡之見太深，平等性智，莫由啓發，重果而不重因，事終不能徹底，或竟始善而終惡，欲求出世，豈不難哉。

師又曰：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，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；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；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；不離自性是功，應用無染是德。若覓功德法身，但依此作，是真功德。若修功德之人，心即不輕，常行普敬，心常輕人，吾我不斷，即自無功，自性虛妄不實，即自無德，為吾我自大，常輕一切故。善知識，念念無間是功，心行平直是德；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。[四]善知

識，功德須自性內見，不是佈施供養之所求也，是以福德與功德別，武帝不識真理，非我祖師有過。

刺史又問曰：弟子常見僧俗，念阿彌陀佛，願生西方，^[五]請和尚說，得生彼否，願為破疑。師言：使君善聽，惠能與說，世尊在舍衛城中，說西方引化經文，分明去此不遠。若論相說，里數有十萬八千。^[六]即身中十惡八邪，便是說遠，說遠為其下根，說近為其上智。人有兩種，法無兩般，迷悟有殊，見有遲疾，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淨其心。所以佛言，隨其心淨，即佛土淨。

【四】 自修性是功，自修身是德二句內，性與身二字，應調換方合，以功施於外而德在內也，修身為對人，而修性則律己也。

【五】 世尊說西方十萬億佛土，本是方便，並無實定數量，謂六祖不明教相，遂若有誤，其實不二。以言兩地相距，自有十萬億，而心則剎那無遠近也。又十萬億佛土者，不僅指一方言也，對十萬無不如是圓遍普照，由一門攝普門，不可再執事相矣。身中十惡八邪，應改身為心字，方合。

【六】 迷人念佛求生於彼，悟人自淨其心，此二語，智者見之，自無問題，愚人定起紛爭，或多驚怖，或厭惡禪宗，反造謗法之罪，甚無謂也。今不得已再伸論之，淨土法者，佛法方便中之一法也，人到娑婆苦極之時，絕無可戀，必使有一安心歸納之處，如韋提希者，一也。

在末法時，學人根既不利，於般若性亦不近，勢難人人入於禪定，則不如導歸西方，有得果位之望，二也。

為最上乘者，說十方淨土之義，入成就門，開妙觀察智，法法平等，同證毗盧性海，三也。

佛法雖以方便為究竟，但斷無特開此迷人法門之理，可知淨土自淨土，迷人自迷人，迷人學禪，未必不迷，悟人修淨，豈有淨見，讀者切莫把祖意看錯，只因迷人不肯念佛，但知求佛，性存依賴，不知淨心，枉自顛倒，全失淨土宗旨，若悟人自淨其心，斯是真正淨土矣。

今之修淨土者，非不知此義，惟太偏重持名，以為十念即可往生，適為懶性貪省事者開方便門，甚可惜也。故宜竭力提倡三密之法，用資

補救，蓮池大師於禪觀夢寐之際，念念不離彌陀，斯正禪淨不分者也，又何疑乎。又說般若法者，義無不圓，法無不周，使六祖果以生西為迷人事業，則又何必更說移西方如剎那，目前便見乎。余昔傳示往生西方之法，先令其人自觀有相之身在何處，曰坐在椅內，其小焉尚不出椅子之外，此惟有相，小納於大，不足論矣。

今再令觀，我念一動，此現前道場，即在我之念中，為大納於小。再推之，一念間，天津之大，亦包羅入念矣，再推而廣之，所謂中國也，世界也，日月星辰也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，亦無不一一包羅在我性海之中，如是無量數之三千世界，我亦一一容納之，皆不離我之性海，於是西方極樂世界，亦在我念中，正如太倉之一粟耳。然則我與西方，不是相對而為互攝，我中有彼，彼中有我，又如何而可言相對也。若言相對，則是二物，有彼此，有來去，有遠近，有往生不往生矣。今此說既不能成立，則知往生者，乃一時之權宜與假名，若我一念動，西方既現，關係頓生，是名往生，故生西正剎那間事。

普賢行願品中已言之，惟此願王耳，始知心行為主，念之至切，油然

而口誦矣。持名者，心持之果也，心有影像而生關係，則不生而自生，不往而自往矣。但有時因人事念切而中斷，或全放棄，故非念念不可，念茲在茲，久久打成一片，如魚之於水，未嘗須臾離也，此為緣熟，緣熟必至果熟，不必再作觀而永永如是矣。但此法之先，必加以坐香念佛法，具於彌陀經分段正義一書後。以心中心密法第四印，同此導歸極樂，無有彼此，而般若宗更無分庭之劣見，是以經內小注，即予刪除，以免紛諍也。

使君，東方人，但心淨即無罪；雖西方人，心不淨亦有愆，東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，西方人造罪，^[七]念佛求生何國？凡愚不了自性，不識身中淨土，^[八]願東願西，悟人在處一般。所以佛言，隨所住處恆安樂，使君，心地但無不善，西方去此不遙；若懷不善之心，念佛往生難到，今勸善知識，先除十惡，即行十萬，後除八邪，乃過八千，念念見性，常行平直，到如彈指，便睹彌陀。使君，但行十善，何須更願往生，不斷十惡之心，何佛即來迎請，若悟無生頓法，見西方只在剎那；^[九]不悟念佛，求生路遙，如何得達。惠能與諸人移西方，如剎那間，目前便

見，各願見否。眾皆頂禮云：若此處見，何須更願往生，[一〇]願和尚慈悲，便現西方，普令得見。

【七】 西方人造罪上，應加設或二字，因西方乃成就地，永不退轉，何得有惡。六祖以理為喻，不是死說，因世人每執著必先生淨土而後本性可淨，一若自性之穢淨，賴佛土而轉，不知心淨為因，往生為果，只此一錯，因果顛倒，遂不可道理計矣。又云，帶業往生者，則西方人亦未必無愆，只是西方無惡緣，不能成就惡業耳。

【八】 不識身中淨土句，身中二字，應改為自性，外道誤以身中有淨土，遂落邪見，彼一誤於淨土為實有一物，二誤於身中另有此一物，成取相之果，造就地獄種性，可嘆也。

【九】 何須更願往生句，應改為此願即可往生。經云：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，一若字，即理事雙融，六祖之本意在此。

【一〇】 剎那間目前便見西方句，肯深信者，能有幾人，此段實是生西第一妙訣，貴在心行，故信為功德母。

師言：大眾，世人自色身是城，眼耳鼻舌是門，外有五門，內有意門，心是地，性是王，[一一]王居心地上，性在王在，性去王無，性在身心存，性去身心壞，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自性迷，即是眾生，自性覺，即是佛，慈悲即是觀音，喜捨名為勢至，能淨即釋迦，平直即彌陀，人我是須彌，邪心是海水，煩惱是波浪，毒害是惡龍，虛妄是鬼神，塵勞是魚鱉，貪嗔是地獄，愚痴是畜生。善知識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，除人我，須彌倒，去邪心，海水竭，煩惱無，波浪滅，毒害忘，魚龍絕，自心地上，覺性如來，放大光明，外照六門清淨，能破六欲諸天；自性內照，三毒即除，地獄等罪，一時消滅，內外明徹，不異西方，不作此修，如何到彼。大眾聞說，瞭然見性，悉皆禮拜，俱嘆善哉，唱言：普願法界眾生，聞者一時悟解。師言：善知識，若欲修行，在家亦得，不由在寺，[一二]在家能行，如東方人心善；在寺不修，如西方人心惡，但心清淨，即是自性西方。

【一一】心是地，性是王，係記者之誤，因性屬不動地，權以心王為主。心屬生滅，王可易而國土不變易也。身屬工具，心屬法用，工具若壞，本

體仍不變動，只是法用難起，然幻心仍隨本體，惟不可取相以見耳，若取相為實，見生則落常見，死亡則相滅，遂又落於斷見，皆非親見本體實相者也。此等處最易因文字而迷誤，倘再膠執之，更以誤人矣。

【一二】出家者斷煩惱也，豈在形式，斷煩惱已，方具威儀，現比丘相，為方便以度眾也。若執取外相，以出家為勝，在家為劣，忘卻修行，此乃世俗下劣之見，至於清淨煩惱，是二乘分別，入山惟恐其不深者，二見之未除也。六祖以優婆塞而登祖位，十八年養道，並未先具威儀，為道心切，正無暇顧及此細節，至機緣已熟，無可不可。願仁者速注重生死大事，莫把好光陰，空擲於無謂諍論中也。

韋公又問：在家如何修行，願為教授。師言：吾與大眾，作無相頌，但依此修，常與吾同處無別，若不依此修，剃髮出家，於道何益。頌曰：

心平何勞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禪。

恩則孝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憐。

讓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

若能鑽木取火，淤泥定生紅蓮。

苦口的是良藥，逆耳必是忠言。

改過必生智慧，護短心內非賢。

日用常行饒益，成道非由施錢。

菩提只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。

聽說依此修行，天堂只在目前。 [一三]

師復曰：善知識，總須依偈修行，見取自性，直成佛道。法不相待，眾人且散，吾歸曹溪，眾若有疑，卻來相問。時刺史官僚，在會善男信女，各得開悟，信受奉行。

【一三】偈文辭意略為更正，如心平正是持戒，行直何異修禪，非廢戒而不持也，戒者，戒惡業也。以心不均平，遂起紛諍，貪為盜之因，嗔為殺之因，痴為淫之因，皆大妄也。昏迷不異酒醉也。反之，心平即肯捨，捨則不取，不取則無爭，一切惡業不起，即無戒可說矣。直非曲直之直，乃坦白無染義也。倘離分別，即無污染，此名禪定，二而一也，恩義讓忍，全是做人道理，在家修持之不二法，就在日用常行處饒益，不是施錢買來。天堂二字，如改作西方，則與前文呼應。菩提只在心覓句，應改為菩提證於自性，內證功夫，竟要如鑽木取火一樣，則淤泥之惡世，正紅蓮發生之地。

上言但心清淨者，言除此一法無二法也，又此無相頌，妙在平常，卻又難在平常。孝養父母，尊卑和睦等等，全是修行根本，要日用處常行饒益，不從此等處入手，更無辦法。故求出世，必先盡世法，此法門，乃盡世法無上妙訣，亦即出世法之無上捷徑也。況超然出世之大智慧，應何等圓融自在，今僅一東方西方，已紛擾不清，欲求出世，不亦難乎。又云：法不相待，此明告世人不可有待心。待心者，因循之別名也。要此生決定，做到毫無疑義。聽說二字，擬改為決定，以

合直下承當之旨。

定慧品第四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，我此法門，以定慧為本，大眾勿迷，言定慧別。定慧一體，不是二，定是慧體，慧是定用。即慧之時定在慧，即定之時慧在定，若識此義，即是定慧等學。^[-]諸學道人，莫言先定發慧，先慧發定各別，作此見者，法有二相，口說善語，心中不善，空有定慧，定慧不等，若心口俱善，內外一種，定慧即等。自悟修行，不在於諍，^[二]若諍先後，即同迷人，不斷勝負，卻增我法，不離四相。善知識，定慧猶如何等，猶如燈光，有燈即光，無燈即暗，燈是光之體，光是燈之用，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，此定慧法，亦復如是。

- 【一】 定慧一體至定慧等學，此分簡明透徹，世人每分定慧為二，遂有多少之分，此諍之所由起也，但真見性人，說一說二，均無不可。六祖以燈與光為喻，曰名雖有二，體本同一，其意可知。
- 【二】 定慧二義一體不二者，如能力，能為表於事，其可見者也，力含於能之內，不可見者也，能為慧，力為定，是一非二，我人修法時，先證

三摩地得定也，而足以養慧，下座時施於人事，起三摩鉢提，開慧也，而足以練定，是名定慧交資，故知是一。又心不惑曰定，知一切是幻而能不惑曰慧，可知定中有慧，慧即有定，故知非二。今言慧多定少，或曰定過於慧，皆方便說，非究竟義也。祖云：定慧等學，乃證後語，非初學者所知，況諍由疑而起，疑由未證而來，是以一切法貴在自悟，不由悟心入手，難以解決耳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，一行三昧者^[三]，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《淨名經》云：‘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’。莫心行諂曲，口但說直，口說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於一切法，勿有執著，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，直言坐不動，妄不起心，即是一行三昧，作此解者，即同無情，卻是障道因緣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，道須通流，^[四]何以卻滯，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心若住法，名為自縛。若言坐不動是，只如舍利弗，宴坐林中，卻被維摩詰訶。善知識，又有人教坐，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從此置功。迷人不曾，便執成顛，如此者眾，如是相教，故知大錯。

【三】 一行三昧者，定慧等持之功也，非可言說，可言說者，即非三昧矣。昔某誤以不辨穢淨為無分別智者，此與無情木石何異，故迷執即可成顛。一行者，言一切處無不如是也。隨處定慧交資，打成一片，即是一行三昧。

【四】 心不住法，道即通流，此二句，望諸仁終身服膺，然莫被服膺二字又法縛了也。試於不輕不重間護念之，此便是道，便是通流。又論本體，實無能住者，以自性中本無一法可得，一切善惡好醜，境與心，都屬幻影，雖是習氣，畢竟污染不得，繫縛不得，是以惡人無有變不好，發大心人，無不成佛者。又看心觀靜，不動不起，可執成顛，此名作病，以心住於法也。凡不明心要，欲於坐禪中死求定相，最易中病，越用功，心越呆，不知所化，轉失般若靈機妙用。

昔有馬祖坐禪求定，冀可成佛，南嶽大師磨磚成鏡以喻之，患其執取事相，不啓大機大用也。是以下手先令息妄，親見寂滅真如之實相，心本不有，何心可看，原本清淨，觀即不淨，以此為功，便立人我，不動不起，何異壓制。故皆不取，倘直下見性，頓得圓成，習氣業障，

剎那間都無影響，就此念念勿失，打成一片，必如水之流通，或方或圓，或動或靜，隨器而轉，水之本性，終無變易，故云無滯，無滯則無一處不如是，故曰一行，雖處一切境而終無所受，故曰正受，此言三昧，總之法是借用，故無定法，是活用，故無不變，其主在我，此即流通之相也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，本來正教，無有頓漸，人性自有利鈍，^[五]迷人漸契，悟人頓修，自識本心，自見本性，即無差別，所以立頓漸之假名。善知識，我此法門，從上以來，先立無念為宗，無相為體，無住為本，^[六]無相者，於相而離相，無念者，於念而無念，無住者，人之本性。^[七]於世間善惡好醜，乃至冤之與親，言語觸刺，欺爭之時，並將為空，不思酬害，念念之中，不思前境，若前念今念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繫縛，於諸法上，念念不住，即無縛也，此是以無住為本。

【五】 人性自有利鈍句，應云人有利鈍，不必指性，以性無善惡，本不污染，何來利鈍。利鈍者，習氣解脫之不同耳。如心習於文字而疏於農事，則讀書為利，耕種為鈍矣。九法界自菩薩至地獄，佛性平等不二，以

因緣不同，遂有賢愚利鈍之別，執取此說者，必自以為無佛性，永無成佛之希望，豈不殆哉。

【六】 無念無相無住者，三而一也，以有念即立相，無相即不住，第對初學人，只可分晰言之。在未會通之前，要必指示其辦法。雖然，此在自悟，豈可教授哉。法性根本不能污染，故曰清淨法體，此貴在眼正，認得清，識得透，縱使一時迷惘，畢竟污染不得，非必以不起念不見相，為無住而名清淨也。識得本來，如人之一時迷醉，醒來即復，無增損也。

不識本來，如凡夫雖不顛倒，終究是糊塗也。璞玉未雕，敢云非玉，只不能用耳。故以大覺為貴，自悟為尊，覺則對境自然解脫，心無繫縛，法見頓空，無念無相無住之妙用，一體完成矣。且法見雖空，而法性常存，念念明覺，不入斷滅，此自在解脫之大聖人也，故曰善能分別，於第一義而不動，第一義者，寂然不動之本體也。雖入比量，仍歸現量耳。

【七】 心不染曰無念，言不染者，非無色無影之謂也。如色染紙，不能再去，

是名曰染。若色染於水晶玻璃上，染時原非無，洗之則不有，但心又不同，非紙與水晶玻璃可比也。合境成影，此影畢竟是幻，‘以智慧解之，本來不染，故念而無念，有即不有，此名無念，倘作有無解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，則地獄有分，其慎之哉。人之本性四字，夾在中間，上下文氣反不順，或可刪去。但又可云：無住者，人之本性也。言無住即是本性之相也，下再言無住之法，較為明白。

善知識，外離一切相，名為無相，能離於相，則法體清淨，此是以無相為體。善知識，於諸境上，心不染曰無念，於自念上，常離諸境，不於境上生心，若只百物不思，念盡除卻，一念絕即死，^[八]別處受生，是為大錯，學道者思之，若不識法意，自錯猶可，更勸他人，自迷不見，又謗佛經，所以立無念為宗。^[九]善知識，云何立無念為宗，只緣口說見性，迷人於境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見，一切塵勞妄想，從此而生，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^[一〇]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，故此法門，立無念為宗。

【八】 世事煩惱，盡由取實，果知一切本空，心不對酬矣，心既不起，法依

何立。外相者，外魔也，心法者，內魔也，論者罪及於外相，以為外物不誘，心不動搖，遂以摒絕外緣為究竟，此二乘之劣見也。外相本來如是，形形總總，何礙於我，乃我自心攀緣，妄起分別，於物何尤。聖凡之別，中間只欠一主人公耳。一念絕即死，別處受生二句可刪，或改為入於斷滅句，因文既不順，義亦未顯，倘遇誤解，便以為死即斷滅矣，去之於文亦無礙耳。

【九】此節自迷不見又謗佛經下，意似未盡，讀者自己領會可也。

【一〇】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本下可加一空字，言本空故無一法可得。

善知識，無者無何事，念者念何物，無者無二相，無諸塵勞之心，念者念真如本性，【一一】真如即是念之體，念即是真如之用，真如自性起念，非眼耳鼻舌能念，真如有性，所以起念，真如若無，眼耳鼻舌當時即壞。善知識，真如自性起念，六根雖有見聞覺知，不染萬境，而真性常自在。【一二】故經云：能善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

【一一】念者念真如本性，可加三字，云念者，念念不離真如本性，方合宗旨，

以念真如本性，是念為能念，真如為所念，能所相對，若分為二，非清淨本體矣。要念念而不著念念，即是真如實相，常常不離也，是為體，而念為用矣，與下文方合。

【一二】不染萬境者，言雖接萬境而起見聞，終不污染也，以性本無雜無壞，常不動故，此所以名真性也，真者不生不滅，不同於幻境幻心之有生滅而虛妄也。故曰實相，又曰真如，又曰第一義諦。

妙行品第五

師示眾云：此門坐禪，元不著心，亦不著淨，亦不是不動。若言著心，心原是妄，知心如幻，^{〔一〕}故無所著也。若言著淨，人性本淨，由妄念故，蓋覆真如，但無妄想，性自清淨，起心著淨，卻生淨妄，^{〔二〕}妄無處所，著者是妄，淨無形相，卻立淨相，言是工夫，作此見者，障自本性，卻被淨縛。善知識，若修不動者，但見一切人時，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。善知識，迷人身雖不動，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，與道違背。^{〔三〕}若著心著淨，即障道也。

【一】 行而曰妙，其圓可知，圓者，圓於心也，心能通達，行自無滯，體用同圓，斯即名妙，眾生與佛，一切相同，而獨不妙者，則自障之也。但既云自障，應可自通，障為眾生，通即成佛，只一間耳。未修人不知有障，已修人知而執取，執取者，非同世人之貪取也，乃厭惡之也，厭惡亦執取也，以厭惡故存一喜淨之心，此淨即成為妄。

淨妄二字甚奇，初修人安得不驚怖而疑之，要知此乃極究竟處，非明

本來，斷不能圓通其義也。心不可得，性若虛空，此中不著妄亦不著淨。如珠鑑照，漢來漢現，胡來胡現，然只一現耳，終不留影而礙及珠體也。人事紛紜，行行無礙，善惡是非，不是不知，應付隨緣，心無罣礙，此名不見，亦名不動。當下謂之坐，寂然名為禪，此品以妙行為名，乃一相三昧體中，起一行三昧之用耳。此二三昧，下再詳釋之。

【二】 第一品言但用此心，此品正釋用心之妙，當參一妙字，云何名妙，云何方妙，悟解妙義，即屬妙行，妙者圓通也，惟通斯圓，惟圓斯妙，苟有半點著，即屬礙而不通，此品妙在淨妄淨縛等字，劣慧卻要生疑，不知妄無處所，淨亦安有處所，妄無形相，淨亦安有形相，著者是妄，即著淨亦妄也，此四字斬金截鐵，痛快淋漓，蓋著則不管是淨是妄，都屬於妄。初用功人，原不可不帶幾分專心，而專心與執著不同，如舟人行舟引牽，不是不著，不是不動，到即放下。舟到盡頭，雖欲不放下，亦不可得矣。

故知在在處處，皆屬妙行，可以悟道，知心如幻下，若再加此知亦幻

四字，其義較圓，以本淨是妙體，不著是妙用，體用兩不著，淨妄都不立，亦不是不動，不動者不廢一切而無住也。不即不離，乃名曰妙，又云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即是自性不動，此一段應改云：雖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，卻不立是非善惡過患等見，自性仍是不動，較為清晰，以不見二字，世人每誤作為不見不聞解，易落斷滅，是以見仍是見，惟見而心不執取我見耳，過影不留，不是無影，隨見隨空，法自圓淨，斯名正見妙行。

【三】 道者，非道理之謂也，本也，體也，性也，凡未見道者，觀其多諍，即知之矣，應自凜覺矣。所謂不立文字者，以一切皆屬分外事，徒障道眼，故不取也，今正論道時，當如醫家論病配藥，用過即捨，斯與道合，會麼。

師示眾云：善知識，何名坐禪？此法門中，無障無礙，外於一切善惡境界，心念不起，名為坐，內見自性不動，名為禪。^[四]善知識，何名禪定？外離相為禪，內不亂為定，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，外若離相，心即不亂，本性自淨自定，只為見境思境即亂，若見諸境心不亂者，是真

定也。善知識，外離相即禪，內不亂即定，外禪內定，是為禪定。菩薩戒經云：我本性元自清淨。善知識，於念念中，自見本性清淨，自修自行，自成佛道。^[五]

【四】 心念不起名為坐，內證自性不動名為禪，見境而動，與見境而不起，同一邊見，此不起云者，動靜不二，都無所染之謂也。坐者，言即如是也，切不可再加言說分別，稍著則坐又變為如何而起矣。內見之見字，最難形容，謂眼見耶，慧見耶，說見已是動矣。謂不見耶，或無所見耶，說不見則又已動矣。此見字如改為證字，較為活泛，然有可言說，已非第一義諦，是在自證有力，真到無著無住之境，於念念中自見清淨自性，自成佛道。

【五】 著力在四個自字，可知求佛無益也。

懺悔品第六 [一]

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，駢集山中聽法，於是升座告眾曰：來，諸善知識，此事須從自性中起，[二]於一切時，念念自淨其心，自修其行，見自己法身，見自心佛，自度自戒始得，不假到此。既從遠來，一會於此，皆共有緣。今可各各胡跪，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，次授無相懺悔。

【一】 懺悔之義，聖凡一體，只是當下淨了，無二法也，故非甲之懺悔，有異於乙，而丙丁又不同也。惟因緣不同，法遂有別，有不能當時淨者，有懺而不悔者，蓋習氣深厚，故有此病。眾生懺悔，每一次一念，轉眼即忘，菩薩念念懺悔，而念念中，非定取有罪可懺可悔，惟自淨其意如虛空，不知何者是罪，何者懺悔，能所兩忘，超然物外耳，是真廣大圓融之懺悔法也。

眾生亦只要如此，便與佛不二。奈劣根人，自信不過，一曝百寒，其效太微，必當有以範之，定作日課，方有把持，此六祖所以定懺悔法也。懺者，懺過去罪惡，知其性空，一覺可以頓了，而其患在後念復

起，故必悔。悔者，止未來之惡，使勿再起也，倘不常悔，則一時之懺何用乎。日日不悔，勢必日日懺，等同其具文矣，此見性後之保持法，若初學人之懺悔，至屬苦事，如居於煙焰中，以扇扇之，稍一停扇，又迷其目，故必見性後，得真懺之法，常自見其過患，而悔始有辦法也。所言過患者，非定指有何種罪惡也，即心未空也，心未空者，為一切罪惡之緣起，如星星之火不滅，隨時可以燎原也。況懺悔乃用功法門，入正修行路，未見性者，尚談不到真懺悔，只學懺悔之事相，轉眼頓忘，最可憐憫耳。茲將懺悔業障之法，附示於後。夫除塵垢者，必先見塵垢，始可以言掃除，然則不見業障，又將何以懺悔乎。

何謂業，又何謂障，不可不先明也，業者，心數數起之法也。此法不論善與惡，或為無記，凡足以障我成佛之路者，概名業障。此全是性分上所起之幻影，故曰幻心，幻心即是業，能不住於相，照見為空，歸於寂滅之本相，即不成障，否則流入於惡，為無明，為煩惱，為罪惡矣，而善業之不究竟者，亦終必入惡而成障，是以心地未明以前，舉心動念，無不是惡，無不是障，明心而後，則知一切是幻心所化。心既無有體相，則諸業亦無體相，一覺頓空，此便是至淨至捷之懺悔

法也。

懺指過去，過去如夢，一覺便醒，並無別法，此對於果地言也。悔指未來，言未來諸惡，皆能預覺，苟一不慎，必致後悔不已，故曰悔，此對於因地言也。愚人於罪惡認為實有，以為雖經懺悔而轉念又至，即數數懺悔，亦難清除，不知舊時之業，因數數而成，成之於習，今亦必數數而化，化除其習，由大而小，由小而空，使之無力，但用一悔字足矣。彼以見理未徹，遂有此病，當明根本不可得，我此數數之幻習，既無形而幻生，亦必無形而化除之，倘能於一念未起前薦起，則頓見空寂，是名真懺悔，觀普賢行願品中，於悔法則特示辦法，曰後不復造，獨於懺法則不提一字，僅云惡業而有體相者，十方虛空，不能容受云云，可見懺法，全在覺知，不認其為實有，此便是無上懺法也，全在我之一覺。此理至淺，人每忽之，由於平日用功不痛切，未追求其究竟耳。

【二】 此事須從自性中起，此事者，何事乎，即一大事因緣也，除此一事，更無別事，求了生死之法，在念念自淨其心，而淨心之法，不外斷卻

前念，前念者，一切情見分別也，眾生情見未除，念念相續，總不離三毒，如一轉念，前念頓斷，然而習氣所染，根深蒂固，業力太強，剎那間如何放得下，自問亦放心不下，以為罪業根深，何可頓除，故未見本性者，此關不破，淨心實不容易，不得不以持戒為始。下根人，先教以懺悔，謂一懺則前罪都消，一句彌陀，可以頓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先使其放心，然後再說悔法，悔其後過，則前罪已滅，後罪不起，其心自淨，所謂須從自性中起者是也。於上根人，則為之決定，曰罪福性空，無罪可懺，以性本清淨故，幻心何時滅，幻罪即何時空，而性本空寂，仍須從自性中下手。

人無利鈍，懺悔則一，法門無量，歸元則一，五分法身香者，開示以放心之路也，此香非木非火非煙，亦戒亦定亦慧，香果何屬，則行者自性耳，於佛何關，於祖何干。五種香最後歸到知見，此般若知見也，非般若不能證菩提，而得解脫。內熏者，除其久習也，所言無相懺悔者，非懺悔之無相也，原本罪即無相，懺前悔後，畢竟不可得，惟此不放心，便成罪惡，愚人迷為實有，心隨口自道，由大師介紹保證，然後放心承認，是以發心承當為第一要事，亦第一難事。

眾胡跪，師曰：

一戒香，即自心中，無非無惡，無嫉妒，無貪嗔，無劫害，名戒香。

二定香，即睹諸善惡境相，自心不亂，名定香。

三慧香，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造諸惡，雖修眾善，心不執著，敬上念下，矜恤孤貧，名慧香。

四解脫香，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自在無礙，^{〔三〕}名解脫香。

五解脫知見香，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不可沉空守寂，即須廣學多聞，識自本心，達諸佛理，^{〔四〕}和光接物，無我無人，直至菩提，真性不易，^{〔五〕}名解脫知見香。

【三】 自在無礙下，加體自清淨句，以醒眼目。

【四】 佛理二字，改為妙用。

【五】 直至菩提真性不易二句，改並為直印菩提真性一句，方合解脫知見之義，以真性本來不變易也。此五分香，先言戒香，戒者，禁止，止其惡也，初學者，先止其粗分之惡，如殺盜淫妄四罪，定為厲禁，又恐酒為之媒，亦並戒除，而酒非本惡也，此救於果者多，是為戒相。至大乘法則更嚴密，不戒於形，而戒於心，心以淨為主，心不淨者，即名失戒，此貴乎自決自省，不必以形相為則而能自範者也，此救於因地，真修行人，處處不離乎戒，前為救已燃之火，勿使其復燃，此為防未來之火，勿使下種而肇焚如，當隨自己地位而審察之，自問見財色而貪念仍熾，或聞名而色喜心動者，已涉險道惡地，烏可不戒，故無定法也。次言定香，定之義廣矣，世人往往誤以木石不動之為定，不見不聞之為定，能壓制勿動之為定，長坐守竅不食不臥之為定，奸者用此法以惑眾，愚者因此法以成顛，不知殺害多少慧命，其罪尚可問哉。

須知眾生苦惱，都緣心惑，惑則不能自覺，意隨物轉而不定矣。所謂定者，心不惑不動之謂也，富貴能不淫，貧賤能不移，威武能不屈，此定也，心空無染，隨境不移，內空我見，外離諸相，法法平等，妙

用自在，此正定也。此定本人人可以做到，只是太短，剎那即又動搖，是有定之體，而未啓定之用者也，故終日是佛而不佛者，眾生也；見境制止，守定勿移，厭煩取靜者，二乘也；能自覺者，菩薩也；境來隨應，體自不動，無亂無定，活潑自如者，佛也。定眾心，不從相，定無動靜，不變者為定，如水，濕是水之體，為茶，為湯，為酒，為藥，變化萬千，濕性終不變易，此為定，是靜時定，亂時亦定也，以體勿失也，斯為大定。

人苦不自知耳，知定義之正者，時時勿忘此本位，不因境而易，斯可以大定矣。再次言慧者，慧者，幻化心之妙者也，與平常心無異，佛亦只平常心耳。眾生離本來既久，遂視平常為非常，如父之言慈，子之言孝，有何足怪，能通達一切，自在應付，體不動搖者為大慧，世有八萬四千種習性，我有八萬四千種之應付，其權度在我，應付咸宜，心不住相，此為慧，故能守此勿失者，為定中之慧，動用時不離本位者，為慧中之定，慧非定則用不起，定非慧則用不顯，定以養慧，慧以資定，定慧相因，體用如如，此為般若。

如心執取而入於生死海者，以無慧力化之也，若心超然而得定慧者，出三界矣，不待死後，已生於極樂國土，徑登佛位也，最上乘人，頓超覺地，頓得解脫，當下心空，是為解脫香，是其體也，由體起用，開佛知見，而得解脫，名解脫知見香者，是其用也。能解於空，自得解脫，所言空者，空非有無相對之空，乃本來空也，非以無為空，即有亦空也，空非虛空之空，乃緣生緣滅，無性體之為空。世上一切一切，無非緣會，知其若夢可矣，夢中非無，夢醒了不可得，不必夢後空，即正夢時，又何一非空乎。世人執有空相，則隨立一不空相，二相既對，安得名空，且因求空而厭有，因厭有而取空，正是有上加有。

如求定者，因求而轉不得定，得同不得空也，須知空本無相，心無繫縛即空，於境而離境，於法而離法，於佛而離佛，於空而離空，斯真大空之旨，總是不取不捨，不執不染，受而不受，心亦非心，意若虛空，而無虛空之量，方可以言空矣。此是入佛第一步，必證入菩提，方見此空相耳。菩提者，空性也，於一念未起時，見聞了了，不落顛倒，心無比量，不入斷滅，大則遍十方，收則一微塵，一切無不攝受，無不是我，無不是空，外不著境，內不著心，更不著空，斯為大空。

既空矣，更有何境可取，何事可惑，此為定。

既空矣，則包羅萬有，無所不照，此為慧。能定慧者，即是戒，五分香無不全備，世人以未見空相故，遂立空有二見，多所諍論，法見堅固，離佛益遙，如是執有者，競起功利之見，狂逆無所不至，偏空者，斷滅之論以起，乃多自殺，歐西人生而顛狂，死落斷滅，皆此病也。

又世人籠統以佛為空，甚至廢除一切，拔無因果，視善惡都無所謂，以狂放為自在，持戒為法執，輾轉誤入，此皆地獄種子也。復有一班死執教相者，索性因噎廢食，寧守小法，不入上乘，此皆下手時未明空義，此五分香，若方便說，乃分次第，依究竟說，當從解脫香入手，偏於解脫香而不起知見香者，又為二乘種性，惟菩薩為能不偏，明體達用，識自本心者，解脫香也，達諸妙用，知機接物者，解脫知見香也，此即真懺悔法也。六祖隨機而施，於初學人不得不分論之，會通之者，惟在自己。

善知識，此香各自內熏，莫向外覓。今與汝等，授無相懺悔，^[六]滅三世罪，令得三業清淨。善知識，各隨我語一時道：

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愚迷染，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

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驕狂染，從前所有惡業驕狂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

弟子等，從前念今念及後念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，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，悉皆懺悔，願一時消滅，永不復起。

善知識，以上是為無相懺悔，云何名懺，云何名悔，懺者懺其前愆，從前所有惡業，愚迷驕狂嫉妒等罪，悉皆盡懺，永不復起，是名為懺，悔者悔其後過，從今以後，所有惡業，愚迷驕狂嫉妒等罪，今已覺悟，悉皆永斷，更不復作，是名為悔，故稱懺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懺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後過，以不悔故，前罪不滅，後過又生，前罪即不滅，後過復又生，何名懺悔。

善知識，即懺悔已，與善知識，發四弘誓願，^[七]各須用心正聽：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，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，自心法門無盡誓願學，自心

無上佛道誓願成。[八]

- 【六】 無相懺悔，即第一條之菩薩懺悔法，當知罪惡只在心念未淨，未淨由於未見本來清淨相貌，念未必即是罪，念念執著繫縛斯是罪，觀於罪人之囚繫，不得自由，亦可以悟矣。故罪由念起，亦由念懺，心念本來無相，假立為相，知幻即離，罪即隨念而空寂。相本虛妄，立相又增病而煩惱，無相懺悔法，以先明本來為主，文內注重一念字，可以知矣。從來學人，無不惡業障而求懺悔，卻又不明業障之義，是以不得懺悔之法，六祖故憫而告之。
- 【七】 既懺悔已，發四宏誓願一段，懺悔而後，人心感覺空寂無事，稍懈則習氣復至，故必以事抵之使勤於事，移心於未來誓願上，以堅其心，以固其地，六祖故教以誓願之法，再使之放心也。
- 【八】 此段重在自字，可見處處不離本心地，心地二字，即心與性合言之也，宗下言心即是性，每每不分，以明心即見性，體用不可分為二。下文自皈依佛三句，此自字，不可作從字解，要作自己解，方為切實，且會三寶於一體，明自性三寶也。

善知識，大家豈不道‘眾生無邊誓願度’？恁麼道，且不是惠能度。善知識，心中眾生，所謂邪迷心，狂妄心，不善心，嫉妒心，惡毒心，如是等心，儘是眾生，各須自心自度，是名真度。何名自心自度，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痴，眾生將正見度，既有正見，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，眾生各各自度，邪來正度，迷來悟度，愚來智度，惡來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為真度。又煩惱無邊誓願斷，將自性般若智，除卻虛妄思想心是也。又法門無盡誓願學，須見自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真學。又無上佛道誓願成，即常能下心，行於真正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，常念修行，是願力法。

善知識，今發四弘願了，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皈依戒。^[九]善知識，皈依覺，兩足尊，皈依正，離欲尊，皈依淨，眾中尊。從今日去，稱覺為師，更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以自性三寶，常自證明，勸善知識，皈依自性三寶，佛者覺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淨也，自心皈依覺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離財色，名兩足尊，自心皈依正，念念無邪見，以無邪見故，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，名離欲尊。

【九】 授無相三皈依戒一段，即誓願已，但恐人自信不堅，以為夙世罪孽深重，豈就此即可永斷乎。且如子而離母，即無依據，惑亂頓起，故令其皈依三寶，然三寶自是三寶，與己何關，必會自性三寶而融合之，以增其力量，故曰自皈依佛，為之明白決定，更使其完全放心也。

自心歸依淨，一切塵勞愛慾境界，自性皆不染著，名眾中尊。若修此行，是自皈依，凡夫不會，從日至夜，受三皈依，若然皈依佛，佛在何處，若不見佛，憑何所皈，言卻成妄。善知識，各自觀察，莫錯用心，經文分明言自皈依佛，不言皈依他佛，自佛不皈，無所依處，今既自悟，各須皈依自心三寶，內調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皈依也。

善知識，既皈依自三寶竟，各各志心，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。[一] 〇令汝等見三身，瞭然自悟自性，總隨我道：於自色身皈依清淨法身佛，於自色身皈依千百億化身佛，於自色身皈依圓滿報身佛。善知識，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皈，向者三身佛，在自性中，世人總有，為自心迷，不見內性，外覓三身如來，不見自性中有三身佛，[一一]汝等聽說，令汝等於自身中，見自性有三身佛。[一二]此三身佛，從自性生，不從外得。

何名清淨法身佛。世人性本清淨，萬法從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惡事，即生惡行，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為浮雲蓋覆，上明下暗，忽遇風吹雲散，上下俱明，萬象皆現，世人心常浮游，如彼天雲。善知識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，於外著境，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，不得明朗，若遇善知識，聞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內外明徹，於自性中，萬法皆現，見性之人，亦復如是，此名清淨法身佛。

【一〇】各各志心，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一段，上來皈依三寶，是尚有所恃，此則完全歸入自性。言對面之佛，竟是毫不相干，必瞭然自悟自性，歸到清淨法身，非成佛而何。三身圓滿時，更有何罪可懺，何業可悔耶。自何名清淨法身佛以下，皆反覆開示，無非使其放心，而自皈依之法，明知性空，不尚空談，但由理證事，必得實做。曰除卻自性中不善心等等，此是悟後正修，痛除習氣之法也。

此諸不善心，非修不見，如開門後，若不搬家，不能見一切諸穢之自出也。所云化為等等，即言一轉之妙，方可以入不二。曰善惡雖殊，

本性無二，實性之本體既立，變化之妙用斯起，總歸到自悟自修，即自性功，是真皈依，此即是真懺悔。前後四大段，逐漸引入，脫卸於不知不覺，祖之慈悲，詎可量哉。世人每誤執禪宗為偏空，不如淨土之切實穩妥，試問此等法門，如此周密切當，更有何可出其右，可與比擬，況修淨土亦畢竟逃不出此法，即其他各宗，亦都不能離此一法，所謂一路涅槃門是也。今之分宗立派者，曷速懺悔而自省也。

又此品，六祖為初明心地人指示一開門辦法，義若淺顯，後說到離迷離覺，除妄除真，即見佛性等語，轉入甚深般若，所謂離覺除真，修行人那一個肯，又那一個敢，倘悟此旨，即言下頓成佛道，即此便是自皈依三寶，真妄不立，迷覺雙空，即此便是無相三皈依戒。此一大篇文章，言修法只是平常戒除惡心等等，而歸納處，卻在明三身不二，入大乘見性法門上，深入淺出，可以使人頓悟，可以使人回頭，欲出有相之假修行路，還從世法上除惡心下手，得自受用身，又豈可認為淺顯，若老生常談而忽之哉。下云努力自見莫悠悠，世人從悠悠二字中，不覺匆匆老去，彈指間臘月三十到來，深悔不及，而一世休矣，今人所求富貴事業，自以為得計，果衣食住一切如願者，到了究有何

用？慧目人試一參尋，當知所反，故不到痛哭流涕時，不是真懺悔也。

【一一】不見自身中有三身佛，擬改為不見自性即三身佛。

【一二】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，擬改為去五字，為令汝等見自性三身佛。

善知識，自心皈依自性，是皈依真佛，自皈依者，除卻自性中，不善心，嫉妒心，諂曲心，吾我心，誑妄心，輕人心，慢他心，邪見心，貢高心，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，常見自己過，[-三]不說他人好惡，是自皈依，常須下心，普行恭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滯礙，是自皈依。

何名千百億化身，若不思萬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為變化，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，思量善事，化為天堂，毒害化為龍蛇，慈悲化為菩薩，智慧化為上界，愚痴化為下方，自性變化甚多，迷人不能省覺，念念起惡，常行惡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

何名圓滿報身，譬如一燈能除千年暗，一智能滅萬年愚，莫思向前，已過不可得，常思於後，[-四]念念圓明，自見本性，善惡雖殊，本性無

二，無二之性，名為實性，於實性中，不染善惡，此名圓滿報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惡，滅萬劫善因，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恆沙惡盡，直至無上菩提，念念自見，不失本念，名為報身。

善知識，從法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，念念自性自見，即是報身佛，自悟自修，自性功德，是真皈依，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皈依也，但悟自性三身，即識自性佛，吾有一無相頌，若能誦持，言下令汝積劫迷罪，一時消滅。頌曰：

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

佈施供養福無邊，心中三惡元來造。 [一五]

擬將修福欲滅罪，後世得福罪還在。

但向心中除罪緣，各自性中真懺悔。

忽悟大乘真懺悔，除邪行正即無罪。

學道常於自性觀，即與諸佛同一類。

吾祖唯傳此頓法，普願見性同一體。

若欲當來覓法身，離諸法相心中洗。

努力自見莫悠悠，後念忽絕一世休。〔一六〕

若悟大乘得見性，虔恭合掌至心求。

師言：善知識，總須誦取，依此修行，言下見性，雖去吾千里，如常在吾邊，於此言下不悟，即對面千里。〔一七〕何勤遠來，珍重好去，一眾聞法，靡不開悟，歡喜奉行。

【一三】常見自己過下，再加不執自己善一句，以圓其義。

【一四】一智能滅萬年愚，下三句十三字，義既未顯，易生誤解，可刪去。且下有念念圓明句，足以盡之矣。

【一五】偈文心中三惡原來造，原來二字，擬改卻又二字，言一面養福一面卻又造惡也。彼擬修福抵罪，不知後世得福，而罪仍在也。

【一六】偈文後念忽絕一世休句，擬改為無常迅速一旦休。

【一七】未懺悔前，宜瞭解其義理，懺悔時，宜熟讀其偈文，凡百力量，都從一熟字上得來，以熟能生巧也。開首迷人修福不修道句，可謂一語破的，蓋修福是外求，修道須內省，有咫尺千里之別，故曰對面千里，且問對面者誰，昔初祖對梁武帝云：不識。是真不識耶，是識而不可說耶，抑無面目之可識耶？參。

機緣品第七 [一]

(此段太長，且極重要，故逐段分別)

師自黃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無知者，時有儒士劉志略，禮遇甚厚。志略有姑為尼，[二]名無盡藏，常誦大涅槃經，師暫聽，即知妙義，遂為解說，尼乃執卷問字，師曰：字即不識，義即請問。尼曰：字尚不識，曷能會義。師曰：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。

尼驚異之，遍告裡中耆德云：此是有道之士，宜請供養。有魏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。時寶林古寺，自隋末兵火已廢，遂於故基重建梵宇，延師居之，俄成寶坊，師住九月餘日，又為惡黨尋逐，[三]師乃遁於前山，被其縱火焚草木，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，石今有師跌坐膝痕，及衣布之紋，因名避難石，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，遂行隱於二邑焉。

【一】 讀機緣品，當從機緣著眼，正對其機，一點即開，真不可思議品也。如尼無盡藏之執病，在取文字，祖以不識字破之，直告以諸佛妙理，

非關文字，尼卻驚而信受，此即機緣也。法海未了心佛不二之義，誤在未解即字義，乃就定慧等持中，告示慧由定出，不得名二，定慧非二，心佛即一，法海從此徹悟，此又一機緣也。法達自恃功行非淺，法華三千，非他可及，起有驕慢，祖遂折其慢幢，曰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，言不到心地，枉作功夫也，然後點明其病，在空誦循聲，不達無言之旨，口頌蓮經，未識開華之妙，宗旨未明，即是瞎修，夫因緣出世者，本一大事而來，人生惟此一事為最大，如打刀以得鐵為根本，煮飯以得米為根本，成佛以明心見性為根本也，佛見非世見，世見乃情見，情為我愛，見屬我執，欲除此病，應先見性，若不得根本，雖滿無量阿僧祇劫，終屬無益，只是被經所轉，愈轉愈深，此又一機緣也。

今世學佛者，難遇善知識，為審定根器，彼不論其人之根器如何，入得門來，總認為凡夫下劣，只有一味法，不知隨機而化，如其人當機於淨土者，反令之參禪，當機於禪密者，反令習名相之學，此中埋沒人不知凡幾，尚自以為末世走穩步，固應如是。何異庸醫誤人，任其因循而死，乃曰末世人本來短命，我未敢下此重劑，咎不在我。又若

其人中途感悟，改就他醫，另闢途徑，則又阻之，以不入險道為慈悲也，其不方便已如此，遑論其機緣哉。

【二】 妙義與口說，皆文字也，雖不離性，要皆分外事，以都屬於法，至法淨心空，方顯佛性本來，涅槃本相矣。尼無盡藏病在執取妙理，但已感覺徒誦無益，六祖引之歸入心地，正合其機緣，故一點即破也。

【三】 惡魔尋逐，乃至縱火，此亦一機緣也，好事多磨，非磨不光，安足為賢者累乎。

僧法海，韶州曲江人也。初參祖師，問曰：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。師曰：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，^[-]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，吾若具說，窮劫不盡，聽吾偈曰：

即心名慧，即佛乃定。

定慧等持，意中清淨。

悟此法門，由汝習性。^[-]

用本無生，雙修是正。

法海言下大悟，以偈贊曰：

即心元是佛，[三]不悟而自屈。

我知定慧因，雙修離諸物。

【一】 前念不生，後念不滅二句，義實未顯，若強解之，必多誤會，其意即謂佛是心之體，心乃佛之用，前念不生即寂滅時，是佛也而體未嘗離用，體中含用，即是心，故曰即心，後念不滅即妙用時，是心也而未嘗離體，用中有體，即是佛，故曰即佛，合之即體即用，心佛不二，故曰即心即佛，凡未明體用者，最易籠統解，或誤為我心好即是佛，不必再修，自可成佛，真成為口頭禪矣。又起諸法用曰心，歸於寂滅曰佛，即心之時佛在心，即佛之時心在佛，念念為心，念念本空為佛，成相即心，離心即佛，莫強分為二，亦莫定執為一，心為無量，佛體則一，以心為慧，以佛為定，定慧等持，即心即佛，心本無生，無生為佛，一切心處，佛體常存，不生是本來空相，不滅是妙用無盡，即

心即佛者，體用一如之義也。總之為初機人說法，文字最要明白簡暢，切莫繞彎盤遠，引之入玄，致誤其直下承當之力，故不如下二句，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，為直捷痛快也。下又云，我若具說，窮劫不盡，豈此四句所可徹了，又豈區區之意所能闡明，是在行者自悟本來，勿受文字所縛可耳。

【二】 由汝習性句，習字擬改為自字。

【三】 即心元是佛，妙在元字，非證入本來者，不能道也，離諸物者，離一切相也。

僧法達，洪州人。七歲出家，常誦法華經。來禮祖師，頭不至地，祖呵曰：禮不投地，何如不禮，汝心中必有一物，蘊習何事耶。曰：念法華經，已及三千部。祖曰：汝若念至萬部，得其經意，不以為勝。則與吾偕行，[-]汝今負此事業，都不知過，聽吾偈曰：

禮本折慢幢，頭奚不至地。

有我罪即生，[-]忘功福無比。

師又曰：汝名什麼，曰：名法達。師曰：汝名法達，何曾達法。復說偈曰：

汝今名法達，勤誦未休歇。

空誦但循聲，明心號菩薩。

汝今有緣故，吾今為汝說。

但信佛無言，蓮花從口發。

達聞偈，悔謝曰：而今而後，當謙恭一切，弟子誦法華經，未解經義，能常有疑，和尚智慧廣大，願略說經中義理。師曰：法達，法即甚達，汝心不達，經本無疑，汝心自疑，汝念此經，以何為宗？達曰：學人根性暗鈍，從來但依文誦念，豈知宗趣。師曰：吾不識文字，汝試取經誦之一遍，吾當為汝解說。法達即高聲念經，至譬喻品，師曰：止，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，縱說多種譬喻，亦無越於此，何者因緣？經云：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緣，故出現於世。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見也，
[三]世人外迷著相，內迷著空，若能於相離相，於空離空，即是內外不迷。

若悟此法，一念心開，是為開佛知見。

- 【一】 僧法達，不以為勝句，不字下加一自字，其義較顯，凡來問法，開口即心中有物執持，此即生死也。
- 【二】 有我之罪，指有法華三千也，如對面立人相，對經即立法相矣，此所以勤誦不歇，自以為勝也。
- 【三】 開佛知見，非開佛之知見，乃開自己之佛覺知見也，故曰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，然如何開法，則轉眾生知見耳，以眾生情見之足以障道也，此經以因緣出世為宗，與涅槃經以佛性為宗，同一義理，解義即是誦經，非是二事，達領旨後，仍不輟誦經，故徹也。

佛猶覺也，分為四門，[四]開覺知見，示覺知見，悟覺知見，入覺知見。若聞開示，便能悟入，即覺知見，本來真性，而得出現，汝慎勿錯解經意，見他道開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見，我輩無分，若作此解，乃是謗經毀佛也。彼既是佛，已具知見，何用更開，汝今當信佛知見者，只汝自心，更無別佛，蓋為一切眾生，自蔽光明，貪愛塵境，外緣內擾，

甘受驅馳，便勞他世尊，從三昧起，種種苦口，勸令寢息，莫向外求，與佛無二，故云開佛知見。

吾亦勸一切人，於自心中，常開佛之知見，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惡，貪嗔嫉妒，諂佞我慢，侵人害物，自開眾生知見，若能正心，
[五]常生智慧，觀照自心，止惡行善，是自開佛之知見。汝須念念開佛知見，勿開眾生知見。開佛知見，即是出世，開眾生知見，即是世間。汝若但勞勞執念，以為功課者，何異聲牛愛尾。達曰：若然者，但得解義，不勞誦經耶。師曰：經又何過，豈障汝念，只為迷悟在人，損益由己，口誦心行，即是轉經，口誦心不行，即是被經轉，聽吾偈曰：

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。[六]

誦經久不明，與義作仇家。

無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

有無俱不計，長御白牛車。

達聞偈，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，^[七]而告師曰：法達從昔已來，實未曾轉法華，乃被法華轉。再啟曰：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，皆盡思共度量，^[八]不能測佛智，今令凡夫，但悟自心，便名佛之知見，自非上根，未免疑謗，又經說三車，羊鹿之車，與白牛之車，如何區別，願和尚再垂開示。師曰：經意分明，汝自迷背，諸三乘人，不能測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饒伊盡思共推，轉加懸遠，佛本為凡夫說，不為佛說，此理若不肯信者，從他退席，殊不知坐卻白牛車，更於門外覓三車，況經文明向汝道，唯一佛乘無有餘乘，若二若三，乃至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，譬喻言詞，是法皆為一佛乘故，汝何不省，三車是假，為昔時故，一乘是實，為今時故，只教汝去假歸實，歸實之後，實亦無名。^[九]應知所有珍財，盡屬於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父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無用想，是名持法華經，從劫至劫，手不釋卷，從晝至夜，^[一〇]無不念時也。達蒙啟發，踴躍歡喜，以偈贊曰：

經誦三千部，曹溪一句亡。

未明出世旨，寧歇累生狂。

羊鹿牛權設，初中後善揚。

誰知火宅內，元是法中王。

師曰：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。達從此領玄旨，亦不輟誦經。

【四】 開示悟入四門，都屬自己事。開者，雲開日出似也，可見本來有日，雲開即見，人人有分，非佛獨有。示者，有所見而不識，因以指示之也，人人是佛而自己不知，賴善知識之指示，若自己漫不關心，指示又有何用，悟者，反省而感覺也，省見何者是吾心，其相貌又何如，與佛有何分別。入者，如蕩子回家，入門見母，頓悟往日之非矣。但此四門，首重一信字。祖云，汝今當信只汝自心，莫向外求，即是此意。余嘗云，儒佛兩家，與其他宗教不同，只是自求多福一語，故知高於一切。

【五】 正心二字，即是淨心，作惡即邪，善乃正之謂也，正心即是三昧，由三昧起諸妙用，即是出世，勞勞執念，便是入世。

【六】 轉經經轉，主客之義分明矣，關鍵只在悟不悟，而法達此時之機緣，

正在此一轉，亦出世因緣也。

【七】 不覺悲泣，言下大悟二句，應顛倒之，蓋必大悟後而歡喜之至，不覺悲泣也。

【八】 皆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者，病在度量也，以度量一事，不用我見，即失依據，若用我見，即非空寂，越度量越懸遠矣。又云，非參究不能深入，此參究亦度量也，但若告以參究，則彼又盡情度量矣，告以盡情度量都屬無用，則又枯守呆坐，入於偏空斷滅矣，不知參究量度，自不可少，而參究者果為何事乎，要參我未起念前之實相也，此相非空非有，言有則無形相可得，而非頑空死寂，言空則妙用恆沙而又寂然湛然，然後悟到一切顛倒惑亂，都由幻心所起，只要一切放下，莫隨境轉，見聞仍了了，分別而無著，所謂但悟自心，便名佛見，佛見者，覺見也，以覺在前，主權在我，不被搖惑，是名轉物，但又不可死執此見以成法縛，有無俱不計，好壞不關心，此即一乘究竟之實。三車者，為凡夫權設耳。

【九】 實亦無名，法淨心空矣，可知歸實一語，仍不廢乎法也。兩邊不立，

中道不取，不作父想，不作子想，縱橫自在，便是珍寶，由汝受用。

【一〇】從劫至劫，從晝至夜，無不念時，即在在處處不離見性，無時無刻不是用功，不必定取誦經為用功耳，以無一時非念，能無一時之非覺乎，能無一時不空乎。

僧智通，壽州安豐人，初看楞伽經，約千餘遍，而不會三身四智，
[一]禮師求解其義，師曰：三身者，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，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，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，若悟三身，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，聽吾偈曰：

自性具三身，發明成四智。

不離見聞緣，超然登佛地。

吾今為汝說，諦信永無迷。

莫學馳求者，終日說菩提。

通再啟曰：四智之義，可得聞乎。師曰：既會三身，便明四智，[二]

何更問耶，若離三身，別談四智，此名有智無身，即此有智，還成無智。
復說偈曰：

大圓鏡智性清淨，平等性智心無病。

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成所作智同圓鏡。

五八六七果因轉，但用名言無實性。

若今轉處不留情，繁興永處那伽定。

如上轉識為智也，教中云：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，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，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，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，雖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轉，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。通頓悟性智，遂呈偈曰：

三身元我體，四智本心明。

身智融無礙，應物任隨形。

起修皆妄動，守住匪真精。

妙旨因師曉，終忘染污名。

【一】 三身四智之義，豈讀經可得而明哉，六祖所示，亦只言其理耳，雖與之言，終未明悟也，何也，以彼更問四智也。茲再補充其義曰，三身者，清淨法身，汝之體也，圓滿報身，汝之相也，千百億化身，汝之用也。體相用，三名而一體，無有自性，了此者，即名四智菩提，此由內證，不尚空談。

【二】 大圓鏡智性清淨，此性本來清靜，屬於東方發心門，為根本智，又名無分別智，即八識阿賴耶識，禪密二宗，由此入手，所謂先破無明者，即由此也，行者證此智廣大無邊，擬如圓鏡，凡一切妙覺，無明，無不由此幻化而出，故屬同體，正妙覺時，智鏡亦不因之而增而生，正無明時，智鏡亦不因之而減而滅，故曰本來清淨，平等不動，發心門者，修行以此為起點也。平等性智心無病，此即七識末那時，分別為病，屬於南方修行門，正對除習氣時，為已明心地後之功用，此為後得智，由分別而轉入平等無分別，由有病而轉入無病是也。

妙觀察智見非功，此第六意識，為西方成就門，亦後得智也，由妙觀

而入不二，漸入無功用之功用，故曰見非功也。成所作智同圓鏡，以前五識，乃北方涅槃門，與八識同體，故曰同圓鏡，蓋六識審而不恆，五識非恆非審，八識恆而非審，七識亦恆亦審，五八相似，同入無分別智也。五八六七果因轉，此言禪密二宗，根本由八識下手，合前五識之成所作智，為由果尋因，而他宗先除枝葉，從六七識下手，由因尋果。一則大乘了義，由下轉上，先破根本無明，後除習氣，名果上轉，五八是也；一則方便初學，由上轉下，先除浮面習氣，後破無明，名因中轉，六七是也。用法不同，隨眾生之機而轉，立論遂異，非有所勝劣之見存乎其間，只一假名，非實有體性之可說也，故曰但用名言無實性，行者知其意可耳。若今轉處不留情者，言當精進勿自姑息，亦勿於轉處著意，執取於法，自增情見，則自定矣。繁興永處那伽定，此定者，即自在禪定，恆久如是，且處處是識，表面與凡夫不二，但識識是智，根本和佛為一，楞伽以佛性為宗，即此旨也，密宗更有五智，為中央第九識，即庵摩羅識，又名白淨識。四智匯歸一體，即毗盧遮那位，入於三昧定，由中央一門，攝受普門，然皆名言也。轉其用不轉其體，起於法身，而賴三身以全其德，此非密禪合修，

不易證入，至西方成就門，則淨土亦包在內矣，又何分乎。

僧智常，信州貴溪人。髫年出家，志求見性。一日參禮，師問曰：汝從何來，欲求何事。曰：學人近往洪州白峰山，禮大通和尚，蒙示見性成佛之義，未決狐疑，遠來投禮，伏望和尚指示。師曰：彼有何言句，汝試舉看。曰：智常到彼，凡經三月，未蒙示誨。為法切故，一夕獨入丈室，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，大通乃曰：汝見虛空否。^[一]對曰：見。彼曰：汝見虛空有相貌否。對曰：虛空無形，有何相貌。彼曰：汝之本性猶如虛空，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，無一物可知，是名真知，無有青黃長短，但見本源清淨，覺體圓明，即名見性成佛，亦名如來知見。學人雖聞此說，猶未決了，乞和尚開示。師曰：彼師所說，猶存見知，故令汝未了，吾今示汝一偈：

不見一法存無見，大似浮雲遮日面。

不知一法守空知，還如太虛生閃電。

此之知見瞥然興，錯認何會解方便。

汝當一念自知非，自己靈光常顯現。 [二]

常聞偈已，心意豁然，乃述偈曰：

無端起知見，著相求菩提。

情存一念悟，寧越昔時迷。

自性覺源體，隨照枉遷流。

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。

智常一日問師曰：佛說三乘法，又言最上乘，弟子未解，願為教授。師曰：汝觀自本心，莫著外法相，法無四乘，人心自有等差，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，萬法盡通，萬法俱備，一切不染，離諸法相，一無所得，名最上乘。 [三] 乘是行義，不在口爭，汝須自修，莫問吾也，一切時中，自性自如。常禮謝執侍，終師之世。

【一】大通和尚開示智常，以虛空相貌喻本性，又謂了無一物可見，是名正見，其病有二：一者其說未圓，只說一半，以本性原如虛空，常起靈光妙用，菩提原不可著相取，但亦不可離相見，今但說體，而未明用，則所說不圓；二者執此成見，立守空之法見，便成為病，故祖曰：猶存見知，以立見知，靈光即不能顯現，著相而求，非菩提矣。

【二】大通是沉空守寂一流，但見佛體，未明佛用，且執以為是，而不覺存知見矣。不知佛性廣大無著，原同虛空，但妙用恆沙，處處是相，以不立相，故名無相，處處接物，以不立見，故名無物。盡山河大地形形色色，無一處不是佛用，無一處能離佛體，在汝徹了不徹了，執著不執著耳，倘未徹了，縱一時不偏執，終屬無用，不名清淨圓明，此理未達，不名見性，中間只隔一細微法見之浮雲耳。從來修行人，枉受法縛，難起大機大用，由於下手未徹，雖至百尺竿頭，終未直上，此虛空未翻身者也。

故必虛空中翻得身，還得爛泥中翻得身，入污泥而不污，登清淨而不染，上下翻騰，靈光不昧，全在自己覺知，不得半點假借。莫怕力量

不夠，力量是練出來的，不是守出來的，要明悟得透，自有膽力去承當，則日練有功，否則動輒得咎，不曾練得，反已陷入坑中。古人心細處，十二分細密，膽大處，非世人可測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不入生死，安了生死，此事本驚天動地，有一毫因循顧忌之心，即入不得生死，存一毫粗心浮氣，見理未徹，即出不得生死，我為最上乘者說，世必有疑我言者，但參初祖偈語可耳。偈曰：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。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，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

【三】 所論四乘，最為懇切，然亦假名，行者自己冷暖自知，居第幾乘，當自問知，故曰莫問我也。

僧志道，廣州南海人也。請益曰：學人自出家，覽涅槃經，十載有餘，未明大意，願和尚垂誨。師曰：汝何處未明。曰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，於此疑惑。師曰：汝作麼生疑。曰：一切眾生當有二身，謂色身法身也，色身無常，有生有滅，法身有常，無知無覺。經云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者，不審何身寂滅，何身受樂，若色身

者，色身滅時，四大分散，全然是苦，苦不可言樂，若法身寂滅，即同草木瓦石，誰當受樂，又法性是生滅之體，五蘊是生滅之用，一體五用，生滅是常，生則從體起用，滅則攝用歸體。若聽更生，即有情之類，不斷不滅，若不聽更生，則永歸寂滅，同於無情之物，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，尚不得生，何樂之有。[一]師曰：汝是釋子，何習外道斷常邪見，而議最上乘法。據汝所說，即色身外別有法身，離生滅求於寂滅，又推涅槃常樂。言有身受用，斯乃執吝生死。耽著世樂，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，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，分別一切法，為外塵相，好生惡死，念念遷流，不知夢幻虛假，枉受輪迴，以常樂涅槃，翻為苦相，終日馳求。佛愍此故，乃示涅槃真樂，剎那無有生相，剎那無有滅相，更無生滅可滅，是則寂滅現前，當現前時，亦無現前之量，乃謂常樂，此樂無有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豈有一體五用之名，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謗佛毀法。聽吾偈曰：[二]

無上大涅槃，圓明常寂照。

凡愚謂之死，外道執為斷。

諸求二乘人，目以為無作。
盡屬情所計，六十二見本。
妄立虛假名，何為真實義。
惟有過量人，通達無取捨。
以知五蘊法，及以蘊中我。
外現眾色像，一一音聲相。
平等如夢幻，不起凡聖見。
不作涅槃解，二邊三際斷。
常應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。
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想。
劫火燒海底，風鼓山相擊。

真常寂滅樂，涅槃相如是。

吾今強言說，令汝捨邪見。

汝勿隨言解，許汝知少分。

志道聞偈大悟，踴躍作禮而退。

【一】 所問太幼稚，彼強分法身色身為二，自以為生滅是色身之生滅，此生滅若滅，則法身之寂滅為樂矣，但法身無知無覺，又誰知為樂而受之乎。如此謬妄，故所論一切皆顛倒矣。此病在初學佛人，往往有之，然已不易，以不用心參究，並此理亦不可得，而終身迷悶也。當知一切以心為主，法身色身，非一非二，即此色身，亦此幻心之所招感，而苦樂之感覺，念念生滅。仍屬幻心所化，幻心若滅，自得自在寂滅之樂，況心即是幻。生滅自亦是幻，以幻故，根本不可得，而幻又非無，雖有亦幻，知幻即滅。而覺性不滅，執斷執常，皆屬邪見。

再進而知生滅固幻，寂滅亦屬於幻，然寂滅非無，無實無虛，乃臻圓妙，佛為迷人分晰，說法身色身生滅寂滅諸法，是初步方便，再引之

匯歸一體，謂本來無生滅相，即寂滅現前矣，而寂滅亦非相。經云，實相者即是非相，故無現前之量，雖屬幻相，乃不廢於幻，此樂無受者，亦無不受者，慧眼人了知之可矣，了知其為假名為夢幻可矣。不必定取，亦不必定捨，是為過量大人，觀偈語有不起凡聖見，至涅槃相如是等句，可以悟矣。

【二】 凡作此等見解者，都緣未入不二，心與法相對，心上計心，立六十二見而幻成諸苦，且認苦樂為實有，乃執取名相之誤也。至云誰當受樂，即是明立能所，有能受之我與所受之苦樂也。前後顛倒，誤在一計字，一計斷常，二計苦樂，三計我與我所，四計有情無情，五計三身五蘊，六計生滅寂滅，七計涅槃，如是輾轉立對，法見更固，寂滅本相，如何得見。此人必注重名相，下手已入錯路，雖蒙祖示，聞偈大悟，未敢遽信也。

行思禪師^{〔一〕}生吉州安城劉氏。聞曹溪法席盛化，徑來參禮。遂問曰：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。師曰：汝曾作什麼來。^{〔二〕}曰：聖諦亦不為，師曰：落何階級。曰：聖諦尚不為。^{〔三〕}何階級之有。師深器之，令思首眾。

一日師謂曰：汝當分化一方，無令斷絕。思既得法，遂回吉州青原山，弘法紹化，謚號弘濟禪師。

- 【一】 見過於師，故堪承為祖，且問何處是見過於師，曰：在已知無所務，本來不立階級，乃用以反問六祖，是見其力量處。
- 【二】 六祖曰，落何階級，乃對其聖諦亦不為句而摘出其病，意謂本無可說，即此一念，又已立階級了也，思禪師答云，聖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，再加一掃蕩，撇得乾乾淨淨，當時實無第二人也。
- 【三】 聖諦與俗諦何別乎，聖諦可不為，俗諦則何如，不了俗諦，安達聖諦，惟為而不為，了無聖俗之見，如彌勒云，非有為非離，諸如來涅槃，斯聖諦矣。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。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扣，讓至禮拜，師曰：甚處來。曰：嵩山。師曰：什麼物，怎麼來。曰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師曰：還可修證否。〔一〕曰：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〔二〕師曰：即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，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讓豁然契會，

遂執侍左右，一十五載，日臻玄奧。後往南嶺，大闡禪宗，敕謚大慧禪師。

【一】 祖意恐其見到而未實在，以云無物可似，莫又偏空了，故問曰還可修證否，用以考之。彼若曰可以修證，則知偏執於有矣，是未證到本來空者也，若言無可修證，則或偏空矣。乃答曰修證不無，污染不得，不無者，不偏於空也；不得者，不著於有也，此即真實相貌，妙在不污染，而不廢於修證，世人有但知不污染之義者，往往偏於廢修，執理而廢事矣。又有不知本來不污染，復偏執於修證者，以為必有所得，皆盲修瞎練之流。祖見其已證入本來，的的是過來人，與未證者，截然不同，又恐其滑去而不敢承當，更著於修證，轉以搖動根本，故即擒住不放，曰：即此不污染，與佛同量。即與佛心相印，當下決定，謂諸佛之所護念，彼此同如是，莫再猶豫進退可也。此等處，切莫放鬆滑過。

【二】 修證即不無，修行人知之矣，若污染即不得，彼必不敢遽信也。且云既不污染，又何必言修證耶？此無他，未明體用，而不達究竟者也。

即此不污染一語，非徹悟人不能道，故六祖即予印可，然尚侍左右一十五載。問何所務，曰：善自護念耳。更問如何善自護念，曰：如是護念。

永嘉玄覺禪師，溫州戴氏子。少習經論。精天台止觀法門，因看維摩經，發明心地。偶師弟子玄策相訪，與其劇談，出言暗合諸祖。策云：仁者得法師誰。〔一〕曰：我聽方等經論，各有師承。後於維摩經，悟佛心宗，未有證明者。〔二〕策云：威音王已前即得，威音王已後，無師自悟，儘是天然外道。云：願仁者為我證據。策云：我言輕，〔三〕曹溪有六祖大師，四方雲集，並是受法者，若去，則與偕行。覺遂同策來參，繞師三匝，振錫而立。師曰：夫沙門者，具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大德自何方而來，生大我慢。〔四〕覺曰：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。師曰：何不體取無生，了無速乎？曰：體即無生，了本無速。師曰：如是如是。玄覺方具威儀禮拜。〔五〕須臾告辭，師曰：返太速乎？曰：本自非動，豈有速耶？師曰：誰知非動？曰：仁者自生分別。師曰：汝甚得無生之意。曰：無生豈有意耶？師曰：無意誰當分別？曰：分別亦非意。師曰：善哉，少留一宿。

[六]時謂一宿覺。後著證道歌，盛行於世。謚曰無相大師，稱為真覺焉。

【一】 策問仁者得法師誰，代答曰師自己。

【二】 必欲求師印證者，以自己雖已見到，終有客氣餘習，承當力小，或竟不敢承當，有誤進修，蓋悟見是一事，除習氣又是一事，中間無人決定，自己又不承當，則必中途止步勿進，輾轉生疑而自外，所關非細，在威音王以前，是無辦法，既有佛出世，則必須印證，不可自誤也。

【三】 我言輕，可見師之與弟，信緣為最重要。策與永嘉為友，雖所說，或過於六祖，而對方先有成見，終不能得力也，故為人說法，不可過於討好，當察對方機與對我之信緣而應之。如不合機，莫勉強勸之也，不教之教，有過於教者矣。

【四】 祖云生大我慢，此實非折其慢幢，與法達不同，蓋已識其機矣。觀其威儀，正如太華壁立，已識其為非常人矣，特作此語以引之。師直云生死事大，無常迅速，可見了生死才是大事。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尚屬分外事。祖故接云：然則何不體取耶？師答云：體即無生，了本

無速。是表大事已了，又何必再著意於事相也。祖故印可之曰：如是如是。是深許之也。

【五】 方具威儀禮拜者，以印可後，應得禮謝，且表雖非本分上事，正不可廢耳。

【六】 須臾告辭，不是空文，正要引出下面許多妙論。祖遂乘其機而再勘之，共分四層，第一破其時間相，第二破分別相，第三破無生之法見，第四表一切無礙。而祖云善哉，稍留一宿，此又進一層矣，言既一切無礙，則留亦何妨，可知南嶽禪師留十五年，與留一宿，其妙用正等，想見當時法筵之盛，此等處，實實好看，可知東山一會，至今儼然未散也。

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庵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[一]師弟子玄策，遊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庵問云：汝在此作什麼？隍曰：入定。[二]策云：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，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，應合得定，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，亦應得定。隍曰：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策云：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

定，何有出入，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隍無對。^{〔三〕}

良久問曰：師嗣誰耶？策云：我師曹溪六祖。隍云：六祖以何為禪定？策云：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，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，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，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^{〔四〕}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，師問云：仁者何來？隍具述前緣，師云：誠如所言。師愍其遠來，遂垂開決，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，都無影響。其夜河北士庶，聞空中有聲云：隍禪師今日得道。^{〔五〕}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

【一】 長坐二十年，與守屍鬼有何異乎？總之性上大事，非坐不見，而坐法亦必隨緣，不是死坐可得，要息下狂心，用息字功夫，不得不借資於法。至於定中起慧，慧中練定，使之圓融老熟，尤非隨境練心不可，斷非死坐可以守得出來。南嶽對馬祖之磨磚，用意可知。今二十年功夫，都用在守上，靈機既窒，大用即難起矣。彼開口即曰入定，直見其有能入之我，與所入之定矣。四相宛立，安名見性，使不遇善知識以開啓之，其終身也已，可懼哉。又二十年所得心，都無影響，自此

方有入手處矣，蓋必徹悟後，始入正修行路也。

【二】 入定二字，通身都是毛病。智隍用功垂二十年，執取此法，牢不可破，一病也；有法即有取捨，出入是非相對，妄上加妄，二病也；既云正入定，復云不見有有無之心，自己尚在徘徊進退中，則其自己不能信入可知，安云大定，三病也；大定無相，然亦非無定相，乃無定無亂，本來無住圓妙湛寂之相耳，說有定者，已非定矣，以有所得心也，則能得者誰乎，曰智隍，此四病也。故眼中著不得一點屑，致滿盤皆錯。

【三】 智隍聞玄策語，實已開悟，未敢自決耳，此即從前自謂已得正受之病也。惟因其言輕，尚不敢深信，觀於良久二字，可知之矣，後得祖印可，曰：誠如所言，方始通體脫落，此剎那解脫，即名得道。

【四】 出入定亂，因分別而有，尚屬有心。在可思議之中，必入不可思議之境，乃真解脫，乃為大定。性本無住，莫以為住於禪定寂滅，即以為是，當遠離此劣見，以此為顛倒法也，性本無生，莫以為有禪定可生而作此想，當遠離此劣見，以此亦顛倒法也。當心如虛空，亦莫著虛空之見，乃自然本寂之大定。今死執有出入，有大定可得，便是有心，

安得名定。若不如是，則又含糊籠統，或落斷見，豈是佛之旨哉。

【五】 空中有聲報隍禪師得道，讀者必歎為神異，往往於此等處著意，至前段緊要關頭，往往略過，殊堪浩嘆，不知此乃預植河北士庶將來入道因緣也。故智隍歸後，得開化四眾，乃護法神之慈悲也，又何疑乎？

有一童子，名神會，襄陽高氏子。年十三，自玉泉來參禮，師曰：知識遠來艱辛，還將得本來否？若有本則合識主，試說看。會曰：以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。^[-]師曰：這沙彌爭合取次語。會乃問曰：和尚坐禪，還見不見？師以拄杖打三下，云：吾打汝是痛不痛。對曰：亦痛亦不痛。^[二]師曰：吾亦見亦不見。神會問：如何是亦見亦不見？

師云：吾之所見，常見自心過愆，不見他人是非好惡，是以亦見亦不見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？汝如不痛，同其木石，若痛則同凡夫，即起恚恨，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，痛不痛是生滅，汝自性且不見，敢爾弄人？神會禮拜悔謝。師又曰：汝若心迷不見，問善知識覓路，汝若心悟，即自見性，依法修行，汝自迷不見自心，卻來問吾見與不見，吾見自知，

豈待汝迷！汝若自見，亦不待吾迷，何不自知自見，乃問吾見與不見。神會再禮百餘拜，求謝過愆，服勤給侍，不離左右。

一日師告眾曰：吾有一物，無頭無尾，無名無字，無背無面，諸人還識否？^{〔三〕}神會出曰：是諸佛之本源，神會之佛性。師曰：向汝道無名無字，汝便喚作本源佛性，汝向去有把茆蓋頭，也只成個知解宗徒。祖師滅後，會入京洛，大弘曹溪頓教，著顯宗記，盛行於世，是謂荷澤禪師。^{〔四〕}

【一】 無住為本，見即是主，此人人會說，未可據以為真實見性也，祖故特意不許，且引出其請問語而更正之。

【二】 神會此時，正似是而非，左右無著落之時，宗下所謂無把鼻是也。故渾身都是見，初以無住為本，此即住於無住矣，以有住遂立見，彼以為見即是主，則不見時，主在何處乎。彼偏執於見，即以為主，故落兩頭，曰亦痛亦不痛。祖云我亦見亦不見者，正戲之耳。下再開釋曰：汝亦痛亦不痛，是落兩邊，不痛是木石，痛即凡夫，究何所屬，如徹悟非空非有，無實無虛之義，則非痛非不痛，自然兩邊不著矣。祖故

呵之曰：汝心迷不見，不自己打注意，卻來問我如何。神會再禮再拜者，開悟後歡喜感激之至也。

【三】此物本無名字，而假名不廢，神會呼曰本源佛性者，非不可也，特此時之神會，卻不許其如此說，以其見未淨也。祖引此語，特地要人上當，不許開口，亦不許不開口，不開口則無所表，開口則落言詮，一落言詮，頓成知解，成口頭禪，非內證也。如真見性人，定不如此表，或逕呼為本源佛性，有何不可。六祖呵之，不是呵其多口，立本源佛性也，正呵其有此知見，即可證知其不識本源佛性耳，以此事不關名字言說，乃在先自證悟，若得證悟，則無名可名，縱立知解亦無礙矣。以明本來不污染，即不受法縛也，不受法縛也者，識得本來而自能解脫化除者也。

【四】曹溪宗旨，與佛祖心傳正統，賴荷澤而定，以此時南北二宗，競立門戶，初學人以耳為目，受惑不小，自顯宗記出而宗派始定，功德巍巍，不可思議。茲將敦煌本南宗定是非論，及神會語錄第三卷摘要如下：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，神會在滑台大雪寺演說，建立宗門正統，

謂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，授與惠可，惠可傳僧璨，僧璨傳道信，道信傳弘忍，弘忍傳惠能，六代相承，連綿不絕。又云神會今設無遮大會，兼莊嚴道場，不為功德，為天下學者定宗旨，為天下學道者定是非。

又云秀禪師在日，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，口不自稱為第六代。今普寂自稱第七代，妄立秀師為第六代，所以不許。案神會攻擊北宗，分為二層，一則攻擊北宗之法統，同時建立南宗之法統，一則攻擊北宗之漸修方法，同時建立頓悟法門，於是曹溪了義，乃大播於洛陽，至天寶十二年，北宗運動御史盧奕劾奏神會，乃敕黜弋陽郡，又移武當郡，至十三年，量移襄州，至七月又敕移荊州開元寺，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，是時神會已八十五六歲矣。天寶十四年，安祿山反，神會籌餉有功，迨事平，肅宗詔迎神會入內府供養，於是六祖之宗風大振，北宗之門庭寂寞矣。

至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滅度，壽九十三歲。歿後越三十六年，德宗詔立神會為第七祖。考神會一生事實，與敦煌本壇經六祖涅槃時之懸記

頗相符，後人不解六祖滅度後，南北兩宗互相攻擊之情形，又不知神會實為中興南宗之第七祖云。

一僧問師云：黃梅意旨，什麼人得？【一】師云：會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還得否？師云：我不會佛法。

【一】 此豈僧一人之問哉，幾人人有此疑也。宗門學問，異乎世間一切所學，是學問，而又非可問學者，是功夫，而又非功夫可做者。法不外乎觀淨空心，而又不許觀淨空心，非法而又非非法，所以者何？眾生百六十心，猿心為主，幻變不測，非善惡之可限，非涅槃生死之可縛。有時千聖所不識，而匹夫匹婦能之，不修不得，越修越不得，靈幻萬千，非可教授，只有隨機而引，得時而啓。善根非一世，因緣非硬湊，福德出乎自然，要大根器人，善惡甘苦已備嘗，而心量闊大圓通，能忍諸苦辱，不以為意，享受種種世福，而無貪戀愛取，成敗得失，了無所拘，又得通達世情，無可不可，此為善根福德之全者，而因緣則難言之矣，以因緣中，更有因緣也。

如入佛，一因緣也；入佛而得入正法，二因緣也；入正法而我之根器

是否足與相符，三也；我有此根器而無其師，不足以啓發，四也；足以啓我，而我又為人事情見信緣所誤，五也；一切雖具足，而我壽命等不齊，六也；入佛法而不能解脫，七也。此七因緣中，末後為最難，所謂禪病是也，人之機緣既各不同，欲開引之，自無定法。古時惟兩相湊合，看伊機近，一步逼進，勿使逃避，見即當下見，了即一齊了。

自宋而後，始借用話頭，乃不得已之法，已落下乘矣。蓋一句話頭，無異教理，有所遵循，即是呆法，法尚不可取，況呆法乎！然非法之咎，乃人之呆也。今死參一句者，要借此打殺一切念也，此有二，一是否真能打殺，所謂大死，二是否死後活得轉來，所謂大生。但真大死者，無不大生，第恐不死不生，非驢非馬，不以為有所得，即死於無所有，或以為巧妙定可傳授，誰得誰是第七祖，以如是驚天動地事業，乃作人情禮物往來，豈不罪過！我人今日所修之中心心密，乃引法之一耳，由是而可剋期證入三摩地，及三摩地成就，下座練機，起三摩鉢提之用，亦引法也。果引至如何程度，及進功諸法，完全與宗門不異，待到極究竟處，一切不可得。

六祖云毋觀淨空心，此心本淨本空，無可取捨，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，如是而已，豈特有妙訣與名言偉論可示哉？此云我不會佛法，正是從若愚二字上用功。又云會佛法人得，伊何人，正大智人也，此意旨，又豈黃梅所獨有。此僧開口來問，已見其心。其見已鄙，其意已錯，直誤盡天下人也。愚意宗下教下，總不離心，即不離法，教下為有法，宗下為無心心，在未歸宗以前，均是法也，既歸於宗，即無法可言，不是宗下不用法也，只不執取法耳。教外別傳，傳即是法，宗下不教人執取於法者，以一取法，即不見元來清淨覺相，不名歸元，不名歸宗。

會的人，一切教法，都可安運在宗門頭上而得其用，正以一切不取，故會而不會，一切不捨，故不會而會。靜默動定，無一不如，說得亦可，說不得亦可，得不得都可，總在明悟之後耳。今日者，為欲維持門庭起見，不得不降格以求，稍稍偏重於法，而又不欲擔此名義，論事實又不得不擔，可憐曲高和寡。使大學問家，在初小教授，亦只可隨課本而施，非先生功夫不高，乃學生程度太低也。照現在情形，卻亦只可如此，行者當明其環境與立場，不必苛求也，至於第一義更上

一層，佛法無半點人情用事，按規矩而論，寧缺毋濫，越遷就，越遙遠，以遷就故，多半改而念佛，正是無可奈何之極，不知宗下以念佛為輔則可，棄之而偏就，則不可以，何也，以宗旨不可變易也。生西與見性，若不得其機，其難均也。惟一門深入，必有成就，見異思遷，學人通病，是在自決。

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，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郁茂，瑞氣盤旋，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有蜀僧方辯謁師，師曰：上人攻何事業？曰：善塑。師正色，曰：汝試塑看。^{【一】}辯罔措。過數日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師笑曰：汝善塑性，不解佛性。即為摩頂授記，永與人天為福田，仍以衣酬之。辯取衣分為三，一披塑像，一自留，一用棕裹瘞地中，誓曰：後得此衣，乃吾出世，住持於此，重建殿宇。宋嘉祐八年，有僧惟先，修殿掘地，得衣如新。像在高泉寺，祈禱輒應。

【一】 祖正色而言曰，汝試塑看，彼竟茫然，是不可再進於此矣。祖曰，汝善塑性，此性字應改為相字，惜其不解佛性耳。此等人，只可留作人

天福田，故以有相物酬之。又此性字，疑為惟字在下句，意為汝善塑，惟不解佛性，其義或較順也。

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：

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。

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^{【一】}

師聞之曰：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因示一偈曰：

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。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^{【二】}

【一】 有僧舉臥輪偈語，前偈第一句著有，第二句著能所，第三句死守於法，漸入斷滅，百病叢生矣。至於菩提本無增損，若言有長，則為生滅矣。

【二】 後偈為對治而設，第一句破能所，第二句表幻用不廢，不落斷滅，第三句表見性後，心即數起，亦無礙也。以此僧正神秀一流人物，祖所說者，乃深入無礙不二之境，為最上乘者說，不會的人，轉是繫上加繫，縛上添縛，不可不知，近世人不明佛法，把禪宗當作毒物害人，

不知用法如用藥，救人殺人，藥不負責，誰叫你誤用方藥。我但聞庸醫殺人，不聞庸藥殺人也。

頓漸品第八

時祖師居曹溪寶林，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，於時兩宗盛化，人皆稱南能北秀，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。【一】而學者莫知宗趣，師謂眾曰：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種，見有遲疾，何名頓漸？法無頓漸，人有利鈍，故名頓漸。然秀之徒眾，往往譏南宗祖師，不識一字，有何所長。秀曰：他得無師之智，深悟上乘，吾不如也。且吾師五祖，親傳衣法，豈徒然哉！吾恨不能遠去親近，虛受國恩，汝等諸人毋滯於此，可往曹溪參決。一日命門人志誠曰：汝聰明多智，可為吾到曹溪聽法，若有所聞，盡心記取，還為吾說。【二】

【一】 宗下直指心元，當體空寂，心且不得，何有於法？頓漸者，心上所起之幻分別也。為對治故，因人之利鈍而方便耳。分南北，別頓漸，識字與不識字，比較短長，在宗下看來，此等事，盡屬可鄙可恥，我當憫之不暇，何疾惡之也？秀大師在北，不能不維持道場，然從不自承為祖，後其徒自稱為七祖，乃以六祖推之，其門下不識大體，反以累秀大師之清德，然不足為賢者累也。觀其囑咐志誠等，可以知其心矣。

從來真學道人，必虛懷若谷，凡立勝負人我之見者，非真學道也。北宗人自是與六祖無緣，何可相強？秀師獨遣志誠者，以其機已成熟也。我人不必定分南北二宗為有優劣，如一學校，中學自是中學，大學自是大學，顯有分別，何勞再起煩惱耶？然近又有人大起紛諍，以為佛法之所以倖存而未墮者，全靠北宗之實行修持，不似南宗之惟尚空談，與其畫虎不成，不如專一門，修戒修淨云云。

嗚呼，是何言歟！荷澤禪師為天下人學道者定宗旨，正是非，豈尚未明白乎？夫佛法為不二之法，為最究竟者，天經地義，不能動搖，不明此義，安云入佛？各宗之所以取法者，皆為入門之前方便，畢竟以到家為歸止，今如回家者，或車或馬，或步或舟，都屬因緣方便，而歸家之目的不二也。今於路上，先起諍論，分別快慢，撿擇舟車，忘卻所為何事，是以有善惡之見，優劣之分，不知與佛法全不相干，縱使守法精嚴，為善真切，不過比較入佛近一點而已，論到根本，尚是千山萬水。北之所以不得承宗接祖者，正是此點，何也？離法與守法而已。

經云離一切諸相，即名諸佛，何等明白乾淨！況祖位相承，目的豈為個人？黃梅何必獨厚於六祖，夜半傳衣，豈為人情？六祖又何敢私受而逃？正以此事關係天下學道人定宗旨，正是非，所見者大。秀師門下，彼烏知之，且衣鉢而可以力爭者，又何事不可爭乎？況他宗亦未必肯老實真修，徒興空論而已。至於宗門今日之衰落，實另有其故。

一者環境惡劣，真修道人，無以為資，經懺營業，未可苛求；二者坐香門庭太少，與世相隔益遠；三者師資日缺，非老即隱；四者初學者習氣可厭，令人難近，如一班禪客，自命已了生死，滿面禪氣，瘋顛怪狀，其實討厭，無怪世人垢病。但佛法何曾半點動搖！譬如一工廠，人多事雜，不肖者在所不免，我只問其出貨之精良，不必問其用人何如也，何得因噎廢食乎？此事關係正法前途，功德不必談，造業則何苦，莫趁一時之快意，造此謗法之愆，世世永沉地獄也。

【二】 此非口傳舌示可得而明也，然亦可作緣助，倘知無心可以記取，豈能如事之可以傳說？道由自悟，一切法皆引因耳。

志誠稟命至曹溪，隨眾參請，不言來處，時祖師告眾曰：今有盜法

之人，潛在此會。^{〔三〕}志誠即出禮拜，具陳其事，師曰：汝從玉泉來，應是細作。對曰：不是。師曰：何得不是？對曰：未說即是，說了不是。師曰：汝師若為示眾？對曰：常指誨大眾，住心觀淨，長坐不臥。師曰：住心觀淨，是病非禪，長坐拘身，於理何益？聽吾偈曰：

生來坐不臥，死去臥不坐。

元是臭骨頭，何為立功課？^{〔四〕}

【三】 六祖此語，豈不自知似小見耶？然識者知其正是慈悲處，特欲引而啓發之，亦直心是道場之意也。

【四】 心本無住而言住者，以其人尚未見無住本相，不得已而借取於法也。倘已明無住之住，則如是住可矣，何必再言住心以重增病苦耶？淨者，本來之體相也，以其人尚未見到本淨，乃不得已而作觀，倘已明其究竟，則本來如是，何必再言觀淨以重增病苦耶？無住清淨乃佛體，觀住與坐為法用，不依法用，何由入佛？用過即捨，若貪執於法，靈光反難顯現，則病而非禪矣。

故作止任滅，初尚非病，久取不捨，乃成為病耳。今言長坐不臥，試問坐到幾時方休，拘其身者，心為之也，心既未空，法障仍在，不獨圓明湛寂之佛體不得而見，即廣大無礙之佛用，亦拘縛不起矣，如何得了生死哉！且長坐立久暫之見，拘身有功過之分，如是忐忑，即住心觀淨之死法，亦難辦到，況究竟乎。六祖為究竟者說，如狂心未息，顛倒悖亂之人，不得不用法治，治亂國用重典，立場不同，用法亦異，豈有定法耶？

志誠再拜曰：弟子在秀大師處，學道九年，不得契悟，今聞和尚一說，便契本心，弟子生死事大，和尚大慈，更為教示。師曰，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，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？與吾說看。誠曰：秀大師說，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。彼說如此，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？

師曰：吾若言有法與人，即為誑汝。但且隨方解縛，假名三昧。^[五]如汝師所說戒定慧，實不可思議，吾所見戒定慧又別。志誠曰：戒定慧只合一種，如何更別？^[六]師曰：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，吾戒定慧接最上

乘人。悟解不同，見有遲疾。汝聽吾說，與彼同否？吾所說法，不離自性，離體說法，名為相說，^[七]自性常迷。須知一切萬法，皆從自性起用，是真戒定慧法。聽吾偈曰：

心地無非自性戒，
心地無痴自性慧，
心地無亂自性定，
不增不減自金剛，
身去身來本三昧。^[八]

誠聞偈悔謝，乃呈一偈：

五蘊幻身，幻何究竟？

回趣真如，法還不淨。

師然之，復語誠曰：汝師戒定慧，勸小根智人，吾戒定慧，勸大根

智人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脫知見，無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萬法，若解此意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脫知見。見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來自由，無滯無礙，應用隨作，應語隨答，普見化身，不離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，遊戲三昧，是名見性。^[九]

【五】 戒有禁止之意，惟對於惡，善則不言戒也。戒果上之惡，為立戒條戒相等，而戒因上之惡，則定慧是其戒矣，人能於因上得定開慧，因果洞明，即無入惡戒惡之過程也。密宗以定慧為大戒，乃真學戒，而得戒體者，非徒習戒相者所可比也。三德本同一體，初學方便，與直證戒體者不同，豈有定法？今彼分為三截，且偏重於事相，語亦未圓，不知三法非可分修，得一即三，全三即一，未有定而不慧不戒，亦未有戒而不定不慧者也。於慧亦然，況三法本是名言假用，果能證得本來，三法便成餘事。

六祖開口即破其法縛，謂本來無法，以本來淨故，何得妄言有法與人，反使其顛倒耶？惟既已枉受業縛，今且隨方便而解釋，以幻制幻，不廢於假名耳。此等處，最見力量，於根本上，亦可探得消息，其旨微

矣。

- 【六】 戒定慧，論名原只一種，豈知人有八萬四千，法門亦隨之無量，豈可執一耶？
- 【七】 戒定慧，本由心建，心無過患，即不須戒矣。戒於果者，著相以求也，故曰相說。對下根人說，不得不就相歸性，對上根人則逕由性上下手，先歸到空寂，則一切解決，最簡淨，最快當，亦最究竟，一了百了。可知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，原為鈍根人設，但不可廢也，是名方便。
- 【八】 此五句偈，重在心中無非無痴無亂，而出發點，還在自性。見到不增不減之自性金剛，則得三昧正受，雖有去來，無不自在矣。乃不戒之戒，由內證戒體而外全戒相者也，此為由果尋因，根本上著手，隨人而轉，非有定法，多諍何益哉？
- 【九】 由若悟自性句起，至是名見性止，此一大段開示，六祖儘量發揮，明白指示，夫復何疑？此段要讀熟，然後隨時體會，隨時不忘，但必認明此亦還是相說，不可執取，重增法病，斯即不立義也。

志誠再啟師曰：如何是不立義？^[-○]師曰：自性無非、無痴、無亂，念念般若觀照，常離法相，自由自在，縱橫盡得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頓悟頓修，亦無漸次，^[-一]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諸法寂滅，^[-二]有何次第？志誠禮拜，願為執侍，朝夕不懈（誠吉州太和人也。）

【一○】如何是不立義？欲明不立義，先明本來義，以本來不污染故，更說什麼生死涅槃，動定解脫諸法？法既不立，更從何處再分階級漸次，與不立義乎？但不立是本來，立不立是方便，如能於立不立兩無所住，便是不立義。會麼？

【一一】見到如是是頓悟，決定如是是頓修，悟即修也。時時不忘，即時時修也，悟即悟，無次第多寡之分，是以認識後，就要決定承當，此即是修。凡諸生熟老嫩，忘不忘，都屬悟後功夫上問題，不是本來上對不對的問題，此卻猶豫不得。所以下手先要認識得透，此原是無量大人的事業，是名大勇。大智者，認識透徹也，大仁者，通達無餘也，大勇者，決定勿疑也。若自承為小根人，無向上之志氣者，則亦勿進可耳，慎毋多疑生謗，以阻他人之路，重添自己之罪障可也。

【一二】諸法寂滅，有何次第？此重言以決定之，勿使再疑也，何等乾淨！諸法下擬加一本字，愈增力量，以見本來無次第也，徒自生分別耳。

僧志澈，江西人。本姓張，名行昌，少任俠。自南北分化，二宗主雖亡彼我，而徒侶競起愛憎。時北宗門人，自立秀師為第六祖，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，乃囑行昌來刺師。師心通，預知其事，即置金十兩於座間。時夜暮，行昌入祖室，將欲加害，師舒頸就之，行昌揮刃者三，悉無所損。師曰：正劍不邪，邪劍不正，只負汝金，不負汝命。行昌驚僕，久而方蘇，求哀悔過，[-三]即願出家。

師遂與金，言：汝且去，恐徒眾翻害於汝，汝可他日易形而來，吾當攝受。行昌稟旨宵遁，後投僧出家，具戒精進。一日，憶師之言，遠來禮覲，師曰：吾久念汝，汝來何晚？曰：昨蒙和尚捨罪，今雖出家苦行，終難報德，其惟傳法度生乎！弟子常覽涅槃經，未曉常無常義，[-四]乞和尚慈悲，略為解說。師曰：無常者，即佛性也，有常者，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。曰：和尚所說，大違經文。師曰：吾傳佛心印，安敢違於佛經！曰：經說佛性是常，和尚卻言無常，善惡諸法，乃至菩提

心，皆是無常，和尚卻言是常，此即相違，令學人轉加疑惑。師曰：涅槃經，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，便為講說，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，乃至為汝，終無二說。曰：學人識量淺昧，願和尚委曲開示。

師曰，汝知否，佛性若常，更說什麼善惡諸法，乃至窮劫，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，故吾說無常，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。又，一切諸法，若無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，故吾說常者，正是佛說真無常義。佛比為凡夫外道，執於邪常，諸二乘人，於常計無常，共成八倒，故於涅槃了義教中，破彼偏見，而顯說真常真樂我真真淨。〔一五〕

【一三】世間一切眼前事，無不是果，果必有因，絕不無因而得果也。既有其因，果何可逃？惟有再轉一因果，將現果轉為未來之因，化除一切，彼以逆來，我以慈攝。行昌與六祖本有夙緣，十金之外，兼有冤怨，惟不欠命耳。一經順受慈攝，道破因緣，頓然解釋，非六祖故示神通，而此即神通也。六祖此時，豈有絲毫恩怨存於其間哉！惟應如何便如何耳，其求哀悔過，正行昌自己之機緣成熟，故引之也。

【一四】佛度眾生，只是度其執見，度菩薩，只是度其法見。常無常者，心中幻起之法也，執以為定是如是，便成為見矣，若知非斷非常，即不受法縛。經者法也，經是佛說，世人便以為不可動搖，不知對病施藥，安有定義？對方執常，我以無常正之，對方執於無常，我說常義以破之，歸到非常非無常，斯合涅槃宗旨，所謂圓觀是也。常無常者，分釋之為對立，合之即圓義也，若明此義，方可隨緣不變，不變是體，隨緣是用，說用則常亦得，無常亦得，說常正是無常，說無常又正是常也。說體即不可得，此不可得者，便是佛性真常之本來也。

【一五】常樂我淨四字，下手處，須得先明我，見我之本相，原來清淨，原無是非善惡生滅苦樂等見。法體空寂，本來原如是，現在亦如是，將來還如是，即今所有一切心，畢竟不可得，生滅既滅，寂滅之樂，自亦常恆不變矣。我者，非執假我之我，乃本我之我也，今假我之我，與本我之我，非一非二，會通之則性相不二，不必定立為一，亦不必定分為二也。未見性人，誤解我義，便立我人四相，法見隨起，惱亂又生，不可不正之也。

汝今依言背義，以斷滅無常，及確定死常，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，縱覽千遍，有何所益？行昌忽然大悟，說偈曰：

因守無常心，佛說有常性。

不知方便者，猶春池拾礫。

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。^{〔一六〕}

非師相授與，我亦無所得。

師曰：汝今徹也，宜名志徹。徹禮謝而退。

師見諸宗難問，咸起惡心。^{〔一七〕}多集座下，愍而謂曰：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，應當盡除。^{〔一八〕}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，無二之性，是名實性，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，言下便須自見。諸人聞說，總皆作禮，請事為師。

【一六】志徹真見性處，在我今不施功，佛性而現前兩句，祖故曰，汝今徹也。

【一七】難問惡心，都由堅執假我中來，此等人最堪憐憫，何況多年座下之修心者乎！此等都是福薄，苦惱自賤生死之相，即不堪承受大法，自喪其法器者也。尤奇者，此等病每發於將次入門之時，以係惡習種子，不到入門時，不會發出也。在未修人名為緣生，此惡習者，隨事遇緣而生，無足怪也，在入門人名為翻種。此惡習者，為內伏種子，因修而出，如病伏於內，由藥力引之使出也。世人每疑之，是在行人自己覺得，急速調伏而化之，總在克己上下功夫，最忌自生疑障，怨天尤人。且謗於法，罪惡愈增，愈難解脫。

平日之佈施忍辱吃苦，皆所以養福也，調化之也，否則轉入益深，拔除益難。此為修行人必經之過程，往往一誤再誤，不可收拾，身病其小焉者耳。是以見道在因緣，養道賴福德，凡不肯認錯，不肯吃苦，不肯上當，不肯反省者，皆福薄人，非大器也。諸惡種性中，利心固難破，名心習氣更難破，此一點小面子，與生死大事，兩相比較，正如黃金萬鎰與糞土耳，彼樂取糞土而棄黃金，非福薄自賤者乎？

自救之法，在打破情見，辨別重輕，不怕上當，要忍得下。翻種子非

是壞事，如洞有毒蛇，難得引出，出而不除，其禍更甚，懺悔是方便，歸空斯究竟矣。但切莫認此習氣亦為空而任之，再起便流浪而不空矣，又莫誤認此習氣為不過一時之幻作，終不礙於性體，誤解不污染之義，則佛立懺悔法，又作何用？此即文過飾非之流，罪同自殺。總之識得根本為第一，真見性人，自無此病，雖一時有病，不久即自化除矣。

【一八】學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惡念，應常盡除。無名可名，名於自性，此數語，我人須時時刻刻內省，方名精進，而內省之法，先把一空字放在前面，因空即無得失，無得失即無計較，無計較則不罣礙，隨念隨轉，隨轉隨空，善念惡念，影過不留，非不見聞，但見聞而不染，非不相接，只相接而不著，如代人遞送物品，不是無事，而實無事，不是無關，而實無關，心無繫染，當體解脫。不起得失計較之因，安來問難惡心之果乎？眾人侍六祖若干年，豈不明根本而尚如是哉？則知明心為一事，明心後除習氣又為一事也。

而除習氣之法，即常自內省，以般若起諸妙觀，督飭而掃蕩之，懂得轉法，便得空淨，然不明心地，決不懂轉法也。此份分南頓北漸，為

天下人點清眼目，明眼人一見便知。然不明者，仍以為同是一法，不過南宗是頓入，北宗是漸入，時間早晚問題，何必定要頓入，又何必硬分南北乎？此說甚似，而不知其非也，以斜正之分，在初不過毫釐之末，而果地有千里之差，故應如是，必如是，絕無半點人情，可以通融。

照北宗修法，畢竟勞而無功，抑且誤人慧命。與其走錯路，勿如不走。但有因緣不同者，不走錯路，其心不死，日後回入正路，其心不堅，亦無可奈何也。亦只可任其因緣而轉，不能相強，古人一言一行，皆為天下後世法，不願一時方便，以貽後患。故南北二宗，根本不能並立，非可含糊者也。

護法品第九

神龍元年上元日，則天、中宗詔云：朕請安秀二師，宮中供養，萬機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師推讓云：南方有能禪師，密授忍大師衣法，傳佛心印，可請彼問。今遣內侍薛簡，馳詔迎請，願師慈念，速赴上京。師上表辭疾，願終林麓。〔一〕

薛簡曰：京城禪德皆云，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，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，未之有也。〔二〕未審師所說法如何？師曰：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？經云：若言如來若坐若臥，是行邪道。

【一】 二師推讓，可見虛心謙退，然亦自信不如也。在六祖當仁固不必讓，而仍以疾辭者，因緣未契，去亦無用也，且二宗門下，正鬥爭堅固之時，若與上相契，徒增疑忌，不契則於正法有損，知機其神，此即神通也。

【二】 禪德謂欲得會道，必須坐禪習定，祖謂道由心悟，豈在坐也。二說相對，贊成禪德者，必十居八九，何也？以理由似較充足，無以難之也。

今當分晰言之，蓋雙方立場不同，禪德為初學入手時，無辦法之辦法，六祖為入門時，直指究竟地之決定，一便於初學人，一利於直證者，不可同年而語矣。

坐之一字，以言趺腿閉目守心拘身，此不過易散亂歸於安定，乃普通習靜之坐，非禪定之坐也。所言坐禪之坐，乃當下之意，直指之謂。坐有頓見之妙，禪者體用一如，無可言表之意境也。論體本寂，論用則圓，以本是無生滅，即究竟無證，心空法寂，是為清淨，無以名之，名之曰禪。故當下一止，頓悟此境者為坐禪，若死守坐相，執取定相，以為此中必可得個消息，則能所心，得失心，成敗心，慕定心，厭亂心，制伏心，追求心，紛紜而起，如何能定？不獨坐不得穩，抑且難見清淨本相，是求解脫而反被禪縛者也。然則禪定之法，果可廢乎？凡初學人，非將狂心息下，不能見本來而啟般若大慧，坐固未可廢也，惟正坐時，先當瞭解坐之本意，原屬暫時借用，用以攝心歸一，未可即為究竟，及至得定開慧，然後參悟本來，直證清淨本體，此名一相三昧，一相即屬無相，乃定中證得，經云圓照清淨覺相者是也。

既證於體，於是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無一時不見，無一時或忘，先得道體，今啓道用，豈必坐時方見，不坐時即忘失退轉耶？此名一行三昧。彼初學人，執取坐法，不知變化，或已見實相，習氣深厚，誤以為所證非是，乃復死守禪定，冀其增長氣力，不知轉受法縛，難啓機用，至多成個知解宗徒而已。故此事如行軍制敵，入手決無定法，有時非逐步漸進不可，有時必臨機應變而成，坐禪心悟，兩不偏廢，至百尺竿頭直上時，不獨以坐為累，即悟亦多事矣。

何也？以本來如是，一經決定，不勞再起法見，以自障也。然小見人安足以語此！彼執法見者，每分別於法，此宗勝，彼宗劣，忘卻平等本際之義，不知歸元不二，歸元後一切掃蕩淨盡，有何可取，有何可戀？京中禪德但知死守成法，不了究竟，誤卻多少利根人，冤枉直無處可伸，即如現在學人，積習難返，同此一病，甚至公然以正論為魔說，能不受搖惑者，有幾人哉！

何故？無所從來，亦無所去，無生無滅，是如來清淨禪，諸法空寂，是如來清淨坐，究竟無證，豈況坐耶！簡曰：弟子回京，主上必問。願

師慈悲，指示心要，傳奏兩宮，及京城學道者。譬如一燈，然百千燈，冥者皆明，明明無盡。師云：道無明暗，明暗是代謝之義。明明無盡，亦是有盡，相待立名。故淨名經云：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。^{〔三〕}

簡曰：明喻智慧，暗喻煩惱，修道之人，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，無始生死，憑何出離？^{〔四〕}師曰：煩惱即是菩提，無二無別，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，此是二乘見解，羊鹿等機。上智大根，悉不如是。簡曰：如何是大乘見解？師曰：明與無明，凡夫見二，智者了達，其性無二，無二之性，即是實性，實性者，處凡愚而不減，在賢聖而不增，住煩惱而不亂，居禪定而不寂。不斷不常，不來不去，不在中間，及其內外，不生不滅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遷，名之曰道。

【三】 法無有比，無相待故，余嘗疑此言。蓋法即有比，無比又安得名法？法者，心所計也，心有所計，則自然分別比量，落於對待矣。後知性體空寂，無所不遍，故是現量，一切法雖係比量分別而有，然終不離此第一義諦，仍歸到現量，故曰法無有比，非法之無有比也，無有對也，以比而畢竟不可得，仍為無比無待耳。依文字而死執之，豈不成

病？然非文字之誤我，乃我見之謬執也，讀經者不可不知。

【四】云以智慧照破煩惱，一以字，其病狀已顯露，幾不復可救矣。生死者，心有所執取而不捨也，彼認煩惱為一事，智慧又是一事，用以照破，更是一事，三法相對，轉成迷惘，都從一以字上建立。彼不知三法不離一體，所謂煩惱智慧，與夫照見之用，同是心用，由菩提自性中所啓發，明亦是他，無明亦是他，二乘落於色空相對，大乘即色即空，轉亦多事，因了達其性不二，但轉名言而已。是以化煩惱為智慧，智慧變煩惱，雖有種種幻相，但菩提性體，曾無絲毫變易，此了變易生死之法，最簡妙而究竟者也。大乘從本來上下手，以先證得實性，由內所發，永無退轉，二乘不堪直受，只可從事相上下手，以係外人，但能小得功效，難達究竟。

何也？以一時之制伏，比較往昔未修時為勝，然終必退轉，仍當回向大乘，方得徹了耳。兩番手腳實屬費事，加以先入為主，自甘劣小，不敢承信，則又根器限之也。佛要人發大心，練活潑，正是預防後來之病，恐其自限也。發大心，由佈施做起，將一切我見法執，亦盡佈

施；練活潑，由無住做起，心無所住，則法見不固，易得自在，入於大乘而不自覺。以能無可不可，擬曰如如，以不復退轉，名曰不遷，要知本來如是，非故作而如是。大乘人見得透，回覆容易，二乘人膽小，所見未徹，不覺猶豫，及至回頭，悟入究竟，更無大小之分，利鈍之別矣。

簡曰：師說不生不滅，何異外道？師曰：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，將滅止生，以生顯滅，滅猶不滅，生說不生，我說不生不滅者，本自無生，今亦不滅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^[五]但一切善惡，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淨心體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恆沙。^[六]

簡蒙指教，豁然大悟，禮辭歸闕，表奏師語。其年九月三日，有詔獎諭師曰：師辭老疾，為朕修道，國之福田。師若淨名，託疾毗耶，闡揚大乘，傳諸佛心，談不二法。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，朕積善餘慶，宿種善根，值師出世，頓悟上乘。感荷師恩，頂戴無已。並奉磨衲袈裟，及水晶鉢，敕韶州刺史，修飾寺宇，賜師舊居為國恩寺焉。

【五】 第四條所論即是心要，為心地法門之最要者，切宜注意。

【六】 既云湛然常寂，又曰妙用恆沙，此二句寫盡如如之妙。京中禪德所言，非不是道，只苦不如耳，以偏守於法也。但彼豈不知體即有用乎，惟所見未徹，將煩惱智慧等，硬分為二，立有能所，則用不得妙，性相不如，難入清淨也。經六祖一開示，通體靈活。心要下之但字，即金剛經但應如所教住之但字，同一決定，言捨此無二法，莫再猶豫也。簡蒙指教，是真豁然大悟矣。簡誠不虛此一行哉

付囑品第十 [一]

師一日喚門人法海，志誠，法達，神會，智常，智通，志徹，志道，法珍，法如等曰：汝等不同餘人，吾滅度後，各為一方師，吾今教汝說法，不失本宗。 [二]

【一】 此品首言法用，非為利他，兼以利己，凡能起用者，即是得體之證，大乘佛法，在大機大用，所以用於世法，無不圓通也。世間一切苦悶煩惱，不外人事往來相對。

一曰硬碰，彼此相逆而不讓，即與自己，亦固執不退，故不能化除，此以退讓為解除；二曰塞窒，以各執一見，無通融餘地，兩皆窒礙，此以解化為用，如人叢中擠塞不開，勢難直行，般若妙用，在順之而曲，絕不與逆，則自然而通矣；

三曰拘守，彼以我見堅固，拘守不變，執有定法，此以無住為宗，我不拘守，彼自無力，彼之定法，自然為我所變矣，故隨機而應，所以化之也。般若者，化世法以出世也，苦惱為入世，出世則無苦矣。但

無苦則無以轉樂，總以不離自性，故能如如。

【二】傳法灌頂者，師資之教授法也，在其已證實相，能知自己之習性，而以衡他人之習性者，方可以為師。證實相為得根本智，通達他人習性，由妙觀起用為後得智，此即他心通也。凡能察見對方為何種根器者為慧眼，用何法以引度之者為法眼，總名漏盡智，天眼其次也，為人師者必具此二眼，方可傳授度人之法。六祖以諸人不同餘人，各堪為一方師，故以法教之，蓋必自己受用，始可以利他耳，否則彼此誤失宗旨，為害非淺矣。

先須舉三科法門，動用三十六對，出沒即離兩邊。說一切法，莫離自性。忽有人問汝法，出語盡雙，皆取對法，來去相因，究竟二法盡除，更無去處。[三]三科法門者，陰界入也。陰是五陰，色受想行識是也；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塵，色聲香味觸法，內六門，眼耳鼻舌身意是也；界是十八界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。自性能含萬法，名含藏識，若起思量即是轉識，生六識，出六門，見六塵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從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，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惡用即眾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

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對法。[四]

【三】 佛為一大事因緣，非僅自了已也，蓋利他正以自利，所資以習練也，惟既欲度他，不得不用法，用法正所以破彼法見，歸於空寂。取對法者，對中之對也，以來者必抱有一見，如問如何是西來意，即其意中抱有此見而極堅固，今以庭前有柏樹憑空指之，先使其茫然，撇開此西來意，松其意境，由堅固而活潑，化除執見，入於圓觀，其機能契合者，則自會相應矣。倘復膠執於樹，則病不可為矣，不必徒勞口舌也。此是以對為破，以破為引，祖師之用心亦良苦矣。

來去相因者，言一則借用三科法門，而又盡掃除之也。更無去處一語，何等靈妙，可知諸法空相，仍歸到本來不可得之性田。此即宗旨也。開示之法，如救人須徹，斷無中道而廢，為德不卒也。授之以法，實不得已，總要謹防其死執成病，不問其能領受不領受，必盡我說以杜後弊，萬不可不示其究竟也。切莫輕其初學，視為高深而秘之，愛之適以誤之也，蓋開示與許可不同，許可原不應早，不應輕率，但於究竟處，不妨再三開示，使勿忘本來，此即教法也。

【四】 自性中有何對法乎？自性中本來空寂，畢竟無法可對，第業由幻心所建，仍當借幻法以對治之，一切起於空，一切仍歸於空耳。於空性中，暫起對法，隨境而立，過後成空，知此則用法時，方不被法縛而為妙用矣。

外境無情五對。天與地對，日與月對，明與暗對，陰與陽對，水與火對，此是五對也。法相語言十二對。語與法對，有與無對，有色與無色對，有相與無相對，有漏與無漏對，色與空對，動與靜對，清與濁對，凡與聖對，僧與俗對，老與少對，大與小對，此是十二對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對。長與短對，邪與正對，痴與慧對，愚與智對，亂與定對，慈與毒對，戒與非對，直與曲對，實與虛對，險與平對，煩煩與菩提對，常與無常對，悲與害對，喜與嗔對，捨與慳對，進與退對，生與滅對，法身與色身對，化身與報身對，此是十九對也。師言，此三十六對法，若解用，即道貫一切經法，出入即離兩邊。自性動用，共人言語，外於相離相，內於空離空。若全著相，即長邪見；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。[五]

執空之人有謗經，直言不用文字。既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語言，

只此語言，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兩字，亦是文字。^[六]見人所說，便即謗他言著文字。汝等須知自迷猶可，又謗佛經，不要謗經，罪障無數。若著相於外，而作法求真，或廣立道場，說有無之過患，如是之人，累劫不可見性，但聽依法修行，又莫百物不思，而於道性窒礙。^[七]

【五】 此段妙在解用則貫通一切，於法而離法，如醫家用藥，純乎有主，動用自如，若全著相，即長邪見，若全執空，即長無明，此四句，真盡般若之妙用矣。總之對人用法，切勿先有成見，於性空中，自得無量智慧，他心智實由此而起，否則失卻方便，即非師資。此法雖以度人，實能自度，度盡眾生方成佛者，了達一切眾生之習性也，亦即掃除自己之習性也。此見性後用功之法也，行者當時時體念此意，心行純熟，妙用斯具，且可悟入相對緣空之理，自無所取執，而用不離體矣。

【六】 不立文字語言者，非廢之也，文字乃紙上之語言，語言乃口上之文字，凡有可思議而欲表揚之者，不賴文字，即藉語言，至不可思議處，非文字可表，非語言可到，則文字語言，又將何所施也！所謂言語道斷

者，以心行處滅也，心有所行，即有法可以思議，然後語言不斷矣。今人禪習深厚，動輒好高驚遠，特要表示禪宗之高妙，豈知高妙處，就在尋常，凡動靜語默，無一處不是語言文字。大聲隆隆，如雷灌耳，不會的終是茫然，五千退席者，佛亦無可奈何耳。

【七】 道性二字，宜分晰解之，性則周遍法界，無一處不是性，即無一處不是道。此由性體中起諸道用，何等活潑圓融！若守於百物不思，以為空寂，不知守即有事，著於空寂者，著即不空，以用不流通，道即窒礙，此豈真如實相耶！

若聽說不修，令人反生邪念，但依法修行，無住相法施。汝等若悟，依此說，依此用，依此行，依此作，即不失本宗。 [八]

若有人問汝義，問有將無對，問無將有對，問凡以聖對，問聖以凡對，二道相因，生中道義。如一問一對，余問一依此作，即不失理也。設有人問何名為暗，答云，明是因，暗是緣，明沒則暗，以明顯暗，以暗顯明，來去相因，成中道義。余問悉皆如此。汝等於後傳法，依此轉相教授，勿失宗旨。 [九]

師於太極元年壬子，延和七月，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，仍令促工，次年夏末落成。七月一日，集徒眾曰：吾至八月，欲離世間。汝等有疑，早須相問，為汝破疑，令汝迷盡。吾若去後，無人教汝。法海等聞，悉皆涕泣，惟有神會，神情不動，亦無涕泣。 [一〇]

【八】 經云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即依此所說之妙用而行之也。又經云不生法相，即不離於無住之性體，妄立法見也，此即不失宗旨。

【九】 成中道義，此又方便說也，須知兩邊既捨，中道亦無可立也，中道亦相因而成，正幻法之一來去耳，此篇是破對方執法見，即除法病之總訣，以來者必先有一見，此見即是其病，前云開示悟入，此是開法，開其我見之門，而示以正路。開示二字，有賴於師，悟入二字，全在自己矣。

【一〇】 愛根是生死之本，愛根即屬於痴，痴屬於無慧，無慧由於根本未明，明根本者，明無生義也，了達無生，即知人本來無生，安得有死？所言生死者，乃幻軀之幻生幻滅幻來幻去而已，知一切是幻而非幻之法性，本無生滅去來，則今日有此幻身時，不可執以為生，而他年幻身

變滅時，又何必執以為死也，既無生死，我又安得而起憎愛也，數年山中修道，本修個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，今聞祖欲離世而皆涕泣，事為悲祖，意實愛己，仍未忘我，以拂我意而使我不安也。

祖言若知我去處，即不合悲泣，此言若知法性本無生滅來去，即不當有此情見也。何也？以一切無有真耳。又神會神情不動，亦無涕泣，是否即可據以為見性耶？未可必也。蓋見性非外表可測，神會以眾人涕泣，故特以對治之，至真見性者，泣亦得，不泣亦得，泣者，動而不動也，不泣者，亦動而不動也，動而不動者，遇境不惑，足以轉化之也。未見性人，見境而動，動即無法轉化，或硬壓不動，是不動而動也，故非外表可定，若據此而定，則門下見性者，只神會一人，有此理乎。當知六祖為未斷愛根及後來人說法，故如此云云耳，不可不知。

師云：神會小師，卻得善不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，餘者不得。數年山中，竟修何道？汝今悲泣，為憂阿誰？若憂吾不知去處，吾自知去處，吾若不知去處，終不預報於汝。汝等悲泣，蓋為不知吾去處，若

知吾去處，即不合悲泣。法性本無生滅去來，汝等盡坐，吾與汝說一偈，名曰真假動靜偈。汝等誦取此偈，與吾意同，依此修行，不失宗旨。眾僧作禮，請師作偈。偈曰：[一一]

一切無有真，不以見於真。

若見於真者，是見盡非真。

若能自有真，離假即心真。

自心不離假，無真何處真。

有情即解動，無情即不動。

若修不動行，同無情不動。

若覓真不動，動上有不動。

不動是不動，無情無佛種。

能善分別相，第一義不動。

但作如此見，即是真如用。

報諸學道人，努力須用意。

莫於大乘門，卻執生死智。

若言下相應，即共論佛義。

若實不相應，合掌令歡喜。

此宗本無諍，諍即失道意。

執逆諍法門，自性入生死。

時，徒眾聞說偈已，普皆作禮，並體師意，各各攝心，依法修行，更不敢諍。 [一-二]

【一一】 偈意一切無有真者，言一切盡幻，無有真實，不可執取於真而成見，若立有真見，是見即又非真矣。當知汝自己本自有真，只要離假即是真，以幻去則真自顯也。倘自心不能離於假，又從何處得見汝之真耶？

故有情者，即能了達動義，善為解釋，凡無情之物，即不能動，更不解動，今修不動行者，非如無情之不動，而覓真不動者，當從動上見不動，動為用，不動為體，用不離體，動亦仍歸於不動耳，以本不污染也，畢竟清淨也。不動是不動者，言不動原是不動之物，以原來無情無佛種也。能善分別相者，是言見性人用中動也。彼能於性體第一義中，無住無著，動而不動也。能作如是圓通無住之見，斯即真如妙用矣。

報諸學道人，須努力以明道，意在大乘門中，莫執取於智，要知無智無得，方合真如不動之義，以取智亦生死也，故同參修道，心相印者，即可與共論，不相印者，諍又何益？合掌令歡喜可矣。因彼未必能會，徒增煩惱耳。此宗以畢竟空淨為旨，空則無事可諍，有諍即未空，失卻道意，且有諍則執，執則逆自性，枉立生死，殊無謂也。此一篇偈，言簡意淨，主意在止諍，祖亦明知末世多諍，反多自誤，且以誤人，故云於法見有不合處當正之，若機未契，切莫與逆，且悲憫之，勿與諍可也。

【一二】攝心依法而修，正自己大事，莫再管他人閒事而自誤，斯真所以報六祖之恩矣。

乃知大師不久住世，法海上座，再拜問曰：和尚入滅之後，衣法當付何人？師曰，吾於大梵寺說法，以至於今，抄錄流行，目曰法寶壇經。汝等守護，遞相傳授，度諸群生，但依此說，是名正法。[-三]今為汝等說法，不付其衣，蓋為汝等信根淳熟，決定無疑，堪任大事，然據先祖達摩大師，付授偈意，衣不合傳。偈曰：

吾本來茲土，傳法救迷情。

一華開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[-四]

師復曰：諸善知識，汝等各各淨心，聽吾說法。若欲成就種智，須達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[-五]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，於彼相中不生憎愛，亦無取捨，不念利益成壞等事，安閒恬靜，虛融澹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於一切處，行住坐臥，純一直心，不動道場，真成淨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種，含藏長養，成熟其實，一相一行，亦復

如是。我今說法，猶如時雨，普潤大地，汝等佛性，譬諸種子，遇茲沾洽，悉皆發生，承吾旨者，決獲菩提，依吾行者，定證妙果。〔一六〕聽吾偈曰：

心地含諸種，普雨悉皆萌。

頓悟華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〔一七〕

【一三】六祖特意點明是名正法，可見正法像法末法，非盡關於時間，不必定指最初五百年為正法而今則為末法也，正法以心地為主，像法以名相為務，末法則並相亦廢棄之矣。佛法通三世，今之學佛者，至少已在一佛二佛所種諸善根，非指去惡向善而言，根即五根，非心地而何，下言信根純熟，即是信心成就，堪任大事者，全是心地正法也。

【一四】東土緣熟，是機緣已到也，六祖而後，正法大盛，由華而成果矣。達摩初祖為華，下五位祖師是葉，華葉而後，必有其果，是暗切以後之正宗。上二句言因，第三句言緣，第四句言果，到此則衣鉢無所用矣。故天下無論何事，都有時節因緣，徒勞何益？況此驚天動地之大事乎！

此意用於事上，足以幫助定力不少，蓋隨緣而施，但慎於因，莫計於果，轉一切定業者，只此空力耳，故曰無筋空力大無比也。

【一五】一相三昧者得其體也，一行三昧者起其用也，一相即是無相，一心即是無心，於一切處，常見空寂之體，自無憎愛取捨成壞諸法見，虛靈澹泊，此一相三昧成就，已不變而可隨緣者也，一行者，一直如是不變易也，於一切處，不問動靜語默，行住坐臥時，常不離此空寂之體，雖起憎愛取捨成壞諸法見，為應一時故，終不執取於法，所謂直心純一，虛靈活潑，此一行三昧成就，能隨緣而畢竟不變者也。此二三昧不可分也，故曰其法無二，心即如是，一既本來清淨，一切亦即清淨矣。斯名為道，更何必執取淨觀，求空其心乎？

此觀與空，稍稍著意，即有法見，枉立取捨，轉成法縛，是未證一相而未圓一行者也。於此反省，此即我未見實相之據，不曰明道，以體既不得，用亦不起也。彼苦行數十年，終不得究竟者，即是下手錯誤，不由一相三昧上證入，徒欲法一行三昧之假自在，其顛倒悖逆可知，成就種智，不亦難乎？又祖云，具三昧者，真成淨土，今之修淨土者

眾矣，是否由此證入，此即阿鞞跋致之境也，生西之資量也，奈何可分家也，佛之旨，豈有二義哉？

【一六】此品全神貫注，最為精要，由第一品中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，一直貫通，真是細演直了之法，婆心苦口，慈悲之至矣。此四句可稱最後咐囑，為天下人決定宗旨，增長無數道力與膽量，若此而再有疑者，真罪孽深重者矣。我人得聞勝法，遇此勝緣，不知幾生修到也。

【一七】四句偈為六祖普傳衣鉢之偈，四十三人中，無論何人，悟之者，即可承其法統，意為一切有情皆是佛種，遇緣即發，然必頓悟，心華開已，決定成佛，此全經之旨也。

師說偈已，曰：其法無二，其心亦然，其道清淨，亦無諸相，汝等慎勿觀靜，及空其心，此心本淨，無可取捨，各自努力，隨緣好去。〔一八〕爾時徒眾。作禮而退。

大師七月八日，忽謂門人曰：吾欲歸新州，汝等速理舟楫。大眾哀

留甚堅，師曰：諸佛出現，猶示涅槃，有來必去，理亦常然，吾此形骸，歸必有所。眾曰：師從此去，早晚可回？師曰：葉落歸根，來時無口。又問曰：正法眼藏，傳付何人？

師曰：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。〔一九〕曰：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，傳授幾代？願垂開示。師云：古佛應世，已無數量，不可計也。今以七佛為始，過去莊嚴劫：毗婆尸佛，尸棄佛，毗舍浮佛；今賢劫：拘留孫佛，拘那含牟尼佛，迦葉佛，釋迦文佛，是為七佛。釋迦文佛首傳摩訶迦葉尊者，第二阿難尊者，第三商那和修尊者，第四優婆毘多尊者，第五提多迦尊者，第六彌遮迦尊者，第七婆須蜜多尊者，第八佛馱難提尊者，第九伏馱蜜多尊者，第十脅尊者，十一富那夜奢尊者，十二馬鳴大士，十三迦毗摩羅尊者，十四龍樹大士，十五迦那提婆尊者，十六羅睺羅多尊者，十七僧迦難提尊者，十八迦耶舍多尊者，十九鳩摩羅多尊者，二十者闍耶多尊者，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，二十二摩拏羅尊者，二十三鶴勒那尊者，二十四師子尊者，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，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，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，二十八菩提達摩尊者，二十九慧可大師，三

十僧璨大師，三十一道信大師，三十二弘忍大師，惠能是為三十三祖。從上諸祖，各有稟承。汝等向後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。[二〇]

【一八】此段十句，前四句說個本來清淨之體，中四句說非功用之功用，所謂道在心悟，不在坐也，末二句說悟後保任之法，妙在努力不著意，此事本重輕不得，呆板不得，悶苦不得，放鬆不得，非有大福量人，不足以當之也。

【一九】有道者得，無心者通，須知有道者，未必即得也，以有有道之心，有可得之念，法意宛立，未入無心之境，不得會通之耳。六祖此語，第一句所以順破眾人有道之見，第二句所以逆破眾人有心之病，順破者順其見而解之也。意謂正法眼藏，非可付授，道若可傳，不名正法，有道者，須深明此義之人，由於自證，方可得之，非爾等所云之道也。

逆破者，逆其意而開之也，彼既執取此見，即為有心，一相三昧之未成就，正由此病之所迷覆，意謂此義即不應問，問即失道意矣。爾只無心去，即通乎道，前此衣鉢之爭，門戶之見，其病在未空其心，而從上佛祖，傳至於今，無不合於心空一道，無心之妙，佛佛道同，遞

代流傳，不容乖誤，亦無有越此法門者也。

【二〇】此六祖特地表明正法祖位，世系流傳，即正名定法之意，為後世人定宗旨，正法眼，爭又何用哉！故曰遞代流傳，毋令乖誤，此是正咐囑，豈為老人自己？正為我輩，如是慈恩，將何以報耶？各有稟承下，擬加道體同一四字，以補充其義，言雖各有稟承，而道則一也，恐取文字者，誤以為各有秘密矣。如子貢之於孔子，曰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焉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焉，不知夫子言性與天道，已備具於文章中，獨子貢所不測耳。且性與天道，原非文章可表，然非文章，又將何以表之耶？

又問：此後無有難否，師曰：吾滅後五六年，當有一人，欲取吾首，聽吾偈曰：

頭上養親，口裡須餐，

遇滿之難，楊柳為官。

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，八月初三日，（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）於國

恩寺齋罷，謂諸徒眾曰：汝等各依位坐，吾與汝別。法海白言：和尚留何教法，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？師言：汝等諦聽。後代迷人，若識眾生，即是佛性，若不識眾生，萬劫覓佛難逢。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，見自心佛性。欲求見佛，但識眾生；只為眾生迷佛，非是佛迷眾生。自性若悟，眾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眾生。自性平等，眾生是佛；自性邪險，佛是眾生。汝等心若險曲，即佛在眾生中；一念平直，即是眾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；自若無佛心，何處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。

故經云：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吾今留一偈，與汝等別，名自性真佛偈。後代之人，識此偈意，自見本心，自成佛道。偈曰：[二]

一]

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見三毒是魔王。

邪迷之時魔在舍，正見之時佛在堂。

性中邪見三毒生，即是魔王來住舍。

正見自除三毒心，魔變成佛真無假。
法身報身及化身，三身本來是一身。
若向性中能自見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
本從化身生淨性，淨性常在化身中。
性使化身行正道，當來圓滿真無窮。
淫性本是淨性因，除淫即是淨性身。
性中各自離五欲，見性剎那即是真。
今生若遇頓教門，忽悟自性見世尊。
若欲修行覓作佛，不知何處擬求真？
若能心中自見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
不見自性外覓佛，起心總是大痴人。

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救度世人須自修。

報汝當來學道者，不作此見大悠悠。 [二二]

【二一】汝等諦聽下一段文字，義實未顯，茲解釋之。意謂後代迷人，都緣不識自性是佛，故爾暴棄，若識眾生即具佛性，豈但我能成佛，即一切萬惡眾生，皆可成佛無疑，若此不識，則永與佛道相背，萬劫不能見佛矣。吾今教汝等識自心即是佛性，欲求見佛，但問自己，識得自己心性實相，即是成佛，以與佛不二也，是下手第一方法，最為切要。近代迷人，都是自限，乃屬眾生自迷，非佛迷眾生也。自性若悟，雖身居眾生位，即已成佛，自性若迷，則此身本來是佛，枉入塵勞，而為眾生，故能入平等性智者，眾生而佛也。邪迷險惡者，佛而眾生也，以心若險曲，佛即隱於眾生中，念念平直，當下即成佛道，只苦不熟，常易忘失，在未打成一片之時，似有往來進退耳，但終勿退失也。須知我心自是佛，此乃真佛，若汝自己不當作佛，又將從何處覓真佛耶？

祖再切實告誡曰：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一切萬法，皆從自性建立，更不少缺。於是再留自性真佛偈，復言後代之人，識此偈意，自

見本心，自成佛道，正以後代眾生修持多年，不得見性者，都是此病，自己不敢承當，以為謙退，不知當仁不讓之義，若見他人有遵佛旨而努力或承當者，彼反以狂妄目之。此焦芽敗種，殺人慧命之徒，不足與論第一義諦，然受其害者，亦由自己夙世法障深重，曾亦誤人，故今生遇此惡因緣也。知此義者，其速懺悔哉。至於懺悔此等罪惡之法，只有自己發大心，發大願，見性後，決定承當勿疑，方屬有用，否則悠悠一世矣，哀哉。

【二二】頓教法門今已留，此言佛法永永無盡，得之者如獲無上至寶也。故四句偈頓可成佛，不在多也。倘復自棄，一生悠悠，豈不可惜。

師說偈已，告曰，汝等好住，吾滅度後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，受人弔問，身著孝服，非吾弟子，亦非正法。但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無動無靜，無生無滅，無去無來，無是無非，無住無往。恐汝等心迷，不會吾意，今再囑汝，令汝見性。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若違吾教，縱吾在世，亦無有益。 [二三]

復說偈曰：

兀兀不修善，騰騰不造惡。

寂寂斷見聞，蕩蕩心無著。〔二四〕

師說偈已，端坐至三更，忽謂門人曰：吾行矣。奄然遷化，於時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，林木變白，禽獸哀鳴。十一月，廣韶新三郡官僚，洎門人緇白，爭迎真身，莫決所之。乃焚香禱曰：香菸指處，師所歸焉。時香菸直貫曹溪。十一月十三日，遷神龕，並所傳衣鉢而回。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，弟子方辯，以香泥上之。門人憶念取首之記，遂先以鐵葉漆布，固護師頸入塔。忽於塔內，白光出現，直上衝天，三日始散。韶州奏聞，奉敕立碑，紀師道行。師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，說法利生，三十七載，得旨嗣法者，四十三人，悟道超凡者，莫知其數。達摩所傳信衣，〔二五〕中宗賜磨衲寶鉢，及方辯塑師真相，並道具等，主塔侍者屍之，永鎮寶林道場，流傳壇經，以顯宗旨。此皆興隆三寶，普利群生者。

【二三】但識自本心下一段，正教人練無住之妙用，能無住者，必不落於二見，入不二門，方臻平等，天下從此太平矣。最後又言如我在日，則在世不在世，正復不二，一知成佛當仗自力，二破生死之見，三明佛法永永無盡，靈山一會，固儼然未散也。

【二四】此四句偈，至為精妙簡捷，熟讀之，可以隨處練功，上二句空善惡二見也。倘能蕩然無著，即無此二句，其妙用亦已盡之矣。惟第三句斷字不妥，恐人誤入於斷滅見也。以見聞萬無可斷之理，後世之修死定者，即誤解此義，至為危險。昔大愚師曾改為見聞常寂則圓矣。嗣有人改斷字為而字，意亦可用。總為避免斷滅之病耳。茲擬改為兮字，改心為而字，索性全用虛字以合虛靈之意，且四句本是說心，極言心不可得，故去心字可也，行者讀至此處，亦不必著意可耳，豈但此也，即此拙著，即此壇經，乃至三藏十二部，亦如是無取無著可也，此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之旨也。

【二五】信衣者，取以為信，如官有印信也。衣系西域屈洵布也。前付方辯者，恐非此衣耳。

附錄

（一）六祖大師事略

大師名惠能，父盧氏，諱行瑒，母李氏，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，母先夢庭前白花競發，白鶴雙飛，覺而有娠，遂潔誠齋戒，懷妊六年，師乃生焉。誕時毫光騰空，香氣芬馥，黎明有二僧造謁，謂師之父曰：“夜來生兒，專為安名，可上惠下能也。”父曰：“何名惠能？”僧曰：“惠者，以法惠濟眾生。能者，能作佛事。”言畢而出，不知所之。

師不飲母乳，遇夜神人灌以甘露。三歲父喪，葬於宅畔，母守志鞠養。既長，鬻薪供母。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有省，往黃梅參禮，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，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南歸隱遁，至儀鳳元年，丙子正月八日，會印宗法師，詰論玄奧，印宗悟契師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會四眾。為師薙發。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，授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師，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，為羯磨，荊州通應律師，為教授，中夫耆多羅律師，為說戒，西國蜜多三藏，為證戒。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。立碑曰：

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。

又梁天臨元年，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，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。亦預志曰：後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，度無量眾，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師至是祝髮受戒，及與四眾，開示單傳之旨，一如昔識。次年春，師辭眾歸寶林，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，直至曹溪。時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，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，觀堂宇湫隘，不足容眾，欲廣之。

遂謁裡人陳亞仙曰：“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，得不？”仙曰：“和尚坐具幾許闊？”祖出坐具示之，亞仙唯然。祖以坐具一展，盡罩曹溪四境，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。今寺境有天王嶺，因茲而名。仙曰：“知和尚法力廣大，但吾高祖墳墓，並坐此地，他日造塔，幸望存留，余願盡捨，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，只可平天，不可平地。”寺後營建，一依其言。師游境內山水勝處，輒憩止，遂成蘭若一十三所，今日花果院，隸籍寺門。其寶林道場，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，自南海經曹溪口，掬水而飲，香美異之。謂其徒曰：“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，溪源上必有勝地，堪

為蘭若。”隨流至源上，四顧山水迴環，峰巒奇秀，嘆曰：“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”

乃謂曹溪村居民曰：“可於此山建一梵剎，一百七十年後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宜號寶林。”時韶州牧侯敬中，以其言具表聞奏，上可其請，賜額寶林，遂成梵宮，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。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撓林木，一日現形甚巨，波浪洶湧，雲霧陰翳，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：“你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。若為神龍，當能變化，以小現大，以大現小也。”其龍忽沒。

俄頃，復現小身，躍出潭面。師展鉢試之曰：“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。”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鉢舀之。龍不能動，師持鉢歸堂，與龍說法，龍遂蛻骨而去，其骨長可七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，今殿前左側，有鐵塔鎮處是也。

師入塔後，至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，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。眾僧驚起，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。尋見師頸有傷，具以賊事聞於州縣。縣令

楊侃、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，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，送韶州鞠問。云姓張，名淨滿，汝州梁縣人，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，令取六祖大師首，歸海東供養。

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，乃躬至曹溪，問師上足令韜曰：“如何處斷？”韜曰：“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。但以佛教慈悲，冤親平等，況彼求欲供養，罪可恕矣。”柳守加嘆曰：“始知佛門廣大。”遂赦之。

上元元年，肅宗遣使，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。七日敕刺史楊絨云：“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，卻歸曹溪，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，頂戴而送，朕謂之國寶，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，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。”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，如是者數四。憲宗謚大鑑禪師，塔曰元和靈照。其餘事蹟，係載唐尚書王維、刺史柳宗元、刺史劉禹錫等碑。

守塔沙門令韜錄

師墜腰石，鑄龍朔元年盧居士志八字。此石向存黃梅東禪。明嘉靖間，粵中宦者於彼請歸曹溪，今尚存。又唐王維右丞為神會大師作祖師記云：師混勞侶積十六載，會印宗講經，因為削髮。又柳宗元刺史作祖師謚號碑云：師受信具，遁隱南海上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溪為人師。

又張商英丞相作五祖記云：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。蓋其便於將母。龍朔元年，以衣法付六祖，已散眾入東山結庵。有居民馮茂，以山施師為道場焉。以此考之，則師至黃梅，傳受五祖衣法，實龍朔元年辛酉歲，至儀鳳丙子，得十六年，師方至法性祝髮。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，恐非。

宋太祖開國之初，王師平南海，劉氏殘兵作梗，師之塔廟，鞠為煨燼，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，一無所損。尋有制興修，功未竟，會宋太宗即位，留心禪門，詔新師塔七層，加謚大鑑真空禪師。太平興國之塔，宋仁宗大聖十年，具列輿迎師真身，及大內供養，加謚大鑑真空普覺禪師，宋神宗加謚大鑑真空普覺圓明禪師。本州復興梵刹。事蹟元獻公晏殊所作碑記具載。肉身迄今猶存。以後宋又加謚廣照二字。元至正己卯，寺罹兵火，龍

骨因失。

法嗣有西印度崛多三藏，韶陽法海祇陀，廬陵志誠，匾擔山曉了，河北智隍，鐘陵法達，壽州智通，江西志徹，信州智常，廣州智道、印宗、吳頭陀、道英、智本，青原行思，南嶽懷讓堅固梵行，溫州玄覺，司空山本淨，婺州玄策，曹溪令韜，西京慧忠咸空，荷澤神會，撫州淨安，嵩山尋禪師，羅浮定真，制空山道進善快，韶山緣素宗一，秦望山善現，並州自在，硤山泰神，光州法淨，清涼山辯才，清涼法真、玄楷曇瓘，韶州刺史韋璩，義興孫菩薩等四十三人。

（二）

初祖菩提達摩大師在西天為二十八祖，於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到中國，傳佛心印自此始。祖與梁武帝語對不契，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洛陽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九年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。曾示偈曰：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。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

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。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

魏文帝大統二年丙辰十月五日端居而化，實未嘗逝。魏宋云奉使西域，回遇祖於蔥嶺，見手攜只履，後門人啓壙，唯空棺，一隻革履存焉。諾那大師謂白教中，有初祖至西域傳密教，則知佛無定法，惟在當機。傳心印於東，傳密印於西，因緣非偶然也。

（三）回機一念

回機者，一念之轉也。圭峰大師所謂向上向下轉，均一念回機也。達摩初祖云：一念回機，便同本得。此是見性無上妙訣。世人念念隨境遷流，造諸苦業，所謂流連忘返，若猛然覺悟，即是回機。回者，反觀也。本來眼下即是，反省即見，奈因平日執見堅固，機已呆鈍，於心於事，都成僵局，此自造作之苦耳。但既可造苦，亦可造樂，既能入迷，亦可成覺，妙用即備於一念回機之中。況見性成佛，為何等廣大圓靈之事乎。固呆板不得，亦浮滑不得，心不空靈，應機不捷。茲就五燈會元、指月錄諸書中撮取公案數十則，並附一言於後，名曰回機一念，用備同仁參究，藉以磨練，

非可由此開悟也，以悟在行者自己，試參古人由何處下手，何處得機。若我身歷其境，又將如何排布。所謂舉其一隅，借其巧勁而已。凡喜參壇經者，其機益見靈敏，聊為見性者之一助耳。故附印於後。

民國三十二年 癸未 五月十八日 仁知居士 王驤陸志

世尊示隨色摩尼珠，問五方天王，此珠所作何色？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。世尊藏珠，復抬空手曰：此珠作何色？天王曰：佛手中無珠。何處有色？世尊曰：汝何迷倒之甚！吾將世珠示之，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，吾將真珠示之，便總不知。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。

佛手中無珠，乃問何色。世人久為色相所迷，見摩尼珠，早已隨之而轉，豈知佛意不在珠。五方天王，一念回機，悉自悟道。但是半悟，不是徹悟。如何是徹悟？今如世尊亦示隨色摩尼珠，問你珠作何色，你如何答法。

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觀梧桐花，佛召仙人放下著，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。佛又召仙人放下著，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，佛又召仙人放下著。梵志曰：吾今兩手俱空，更教放下個什麼。佛曰：吾非教汝放捨其花，汝當放捨外六塵，內六根，中六識，一時捨卻，無可捨處，是汝放身命處。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。

此時梵志，正合其機，佛故如是引之，非人人皆可如是也。否則佛雖慈悲苦口，彼仍惘然。若遇宗下大德，便不開口，逕呵之出門矣。從

來宗下祖師極少開示，但無一處不是開示，無非引入心地，如云送茶來我接，送飯來我吃，何一處不指示佛法。若上堂開示，雖寥寥數語，已盡一藏經之精髓，是在聽者自己領悟耳。至於直指一事，祖師往往不肯輕啓，恐學人聞法太易，有誤苦參，以從外入者，不是家珍也。惟有佛與大祖師能應機而施，使之當下信入。慈悲方法，各有不同耳。

世尊因七賢女游屍陀林，一女指屍曰：屍在這裡，人向甚處去？一女曰：作麼作麼。諸姊諦觀，各各契悟，感帝釋散花，曰：惟願聖姊，有何所須，我當終身供給。女曰：我家四事七珍，悉皆具足，唯要三般物，一要無根樹子一株，二要無陰陽地一片，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。帝釋曰：一切所須，我悉有之。若三般物，我實無得。女曰：汝若無此，爭解濟人？帝釋罔措，遂同往白佛。佛言憍尸迦，我諸弟子阿羅漢，不解此義，唯有諸大菩薩，乃解此義。

各人有各人的因緣和見地，此三件物，莫作三件觀，是人人有分。帝釋先被此三件物矇住，所以惘然不見，問佛，佛亦不好說得也。要知佛法在極平常處，一落玄虛，即又遙遠。倘離境回觀，便得其機。

須菩提尊者一日說法次，帝釋雨花，者乃問：此花從天得耶？從地得耶？從人得耶？釋曰：弗也。者曰：從何得耶？釋乃舉手。者曰：如是如是。

舉手是表什麼？花又是表何物？宗下常說麻三斤，庭前柏樹子，都是不相干。後來人硬學那一套。實屬可笑。

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，預約曰：我義若墮，當斬首以謝。世尊曰：汝義以何為宗？志曰：我以一切不受為宗。世尊曰：是見受否？志拂袖而去。行至中路，有省，乃嘆曰：我義兩處負墮，是見若受，負門處粗，是見不受，負門處細。一切人天二乘，不知我義墮處，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。回至世尊前曰：我義兩處負墮，故當斬首以謝。世尊曰：我法中無如是事，汝當回心向道。於是同五百徒眾，一時投佛出家，證阿羅漢。

且問中途而省，省個什麼，及見世尊謝罪，終未說明如何負墮，仁者還見麼？世尊云：汝當回心向道，可見妙處只在一回。使神秀而悟此，第二次作偈，便入了門也。六祖亦只就其前偈一回心耳，省卻多少事。

即如世間法，凡多事的，即是天下至愚笨的人。如無事生事，事上添事，又不能了事者，只緣有心，轉輾多事，你且放下著。

期城太守楊銜之參達摩初祖，問西天五印，師承為祖，其道如何？祖曰：明佛心宗，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又問：此外如何？祖曰：須明他心，知其今古，不厭其有無，於法無取，不賢不愚，無迷無悟。若能是解，故稱為祖。偈曰：亦不睹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，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悟。達大道兮過量，通佛心兮出度，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

道自道，祖自祖，兩不相干。因不是祖的道也，惟具有道，方可度生，遂尊為祖。祖與佛不二，同一鼻孔出氣也。此偈乃極究竟處，只表心無所住之境，原為已悟的人說。未悟者，執取法相，轉輾迷遠，但不是祖害人，是人自誤。譬如刀劍，不是童孩所弄，自喪其生，不能咎刀劍也。世有見此偈而疑者，必是執取善惡智愚迷悟等見，倘從四個亦不上會，斯是過量出度，凡百苦惱顛倒，都緣自量自度所縛，出世關鍵，唯此一點。

庵提遮女問文殊曰：明知生是不生之理，為何卻被生死之所流轉？
文殊曰：其力未充。

此是極微細疑處，妙在明知二字。因開悟是一事，習氣未淨，又是一事，人人有此通病，到此一疑即退，不復再究，便是自誤。古德有云，貴子眼正，恐知之不明不正耳。學人於此，正是進力之時，最忌中途自棄。且道明知之後，還能再被生死所流轉麼？

四祖入牛頭山，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？曰：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？祖曰：阿那個是道人？僧無對。別僧曰：此去山中十里許，有一懶融，見人不起，亦不合掌，莫是道人麼？祖遂入山，見師端坐自若，曾無所顧。祖問曰：在此作什麼？師曰：觀心。祖曰：觀是何人？心是何物？師無對。

便起作禮曰：大德高棲何所？祖曰：貧道不決所止，或東或西。師曰：還識道信禪師否？祖曰：何以問他？師曰：向德滋久，冀一禮謁。祖曰：道信禪師，貧道是也。師曰：因何降此？祖曰：特來相訪，莫更

有宴息之處否？師指後面曰：別有小庵。遂引祖至庵所，繞庵惟見虎狼之類，祖乃舉兩手作怖勢。師曰：猶有這個在。祖曰：這個是什麼？師無語。少祖卻於師宴坐石上，書一佛字，師睹之竦然。祖曰：猶有這個在。師未曉，乃稽首請說真要。

祖曰：夫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，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，一切戒門定門慧門，神通變化，悉自具足，不離汝心，一切煩惱業障，本來空寂，一切因果，皆如夢幻。無三界可出，無菩提可求，人與非人，性相平等。大道虛曠，絕思絕慮，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，更無闕少，與佛何殊？更無別法。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觀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貪嗔，莫懷愁慮，蕩蕩無礙，任意縱橫，不作諸善，不作諸惡，行住坐臥，觸目遇緣，總是佛之妙用，快樂無憂，故名為佛。

師曰：心既具足，何者是佛？何者是心？祖曰：非心不問佛，問佛非不心。師曰：既不許作觀行，於境起時，心如何對治？祖曰：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，心若不強名，妄情從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遍知。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異。

這個那個，不易識得，佛菩薩苦口婆心，只是要你識得這個，不是騙人裝門面的事，千七百章公案，盡在這一案中包括無餘。

西域崛多三藏者，天竺人也，於六祖言下契悟，後游五台，見一僧結庵靜坐。師問曰：孤坐奚為？曰：觀靜。師曰：觀者何人？靜者何物？其僧作禮問曰：此理何如？師曰：汝何不自觀自淨？彼僧茫然。師曰：汝出誰門耶？曰：秀禪師。師曰：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，不墮此見。兀然空坐，於道何益？其僧卻問：師所師者何人？師曰：我師六祖，汝何不速往曹溪，決其真要。其僧即往參六祖。六祖垂誨，與師符合，僧即悟入，師後不知所終。

只此一誤，不知誤了多少人。你看江西馬大師，尚不免此病，甚矣其難也。

南嶽禪師居般若開元寺，中有沙門道一，即馬祖，在衡岳山，常習坐禪。師知是法器，往問曰：大德坐禪，圖什麼？一曰：圖作佛。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。一曰：磨作什麼？師曰：磨作鏡。一曰：磨磚豈得成鏡耶？師曰：磨磚既不成鏡，坐禪豈得作佛？一曰：如何即

是？師曰：如牛駕車，車若不行，打車即是？打牛即是？一無對。師又曰：汝學坐禪？為學坐佛？若學坐禪，禪非坐臥。若學坐佛，佛非定相。於無住法，不應取捨。汝若坐佛，即是殺佛，若執坐相，非達其理。一聞示誨，如飲醍醐，禮拜問曰：如何用心？即合無相三昧。師曰：汝學心地法門，如下種子。我說法要，譬彼天澤。汝緣合故，當見其道。又問：道非色相，如何能見？師曰：心地法眼，能見乎道，無相三昧，亦復然矣。一曰：有成壞否？師曰：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，非見道也。聽吾偈曰：心地含諸種，遇澤悉皆萌。三昧華無相，何壞復何成？

前云北秀是禪，南能是宗，以執取於禪，故難歸宗。既直下歸宗，斯名頓法，禪定自在其中矣。馬祖自此不取坐相，卻又無時不在禪定中也。種子人人有，其奈不肯下種何？

排印至此，尚餘十頁，忽值防空緊張，市上又無此紙料，而經費不足，不能久待，遂乃截止，俟來日補印專冊，以供同好。且此事為一時方便，向上一關，全沒交涉。何況狗尾之續，轉迷眼目，正是仁知的罪

過，讀者諒之。

仁知居士又志